

史學叢書

漢書注校補

第三冊

食貨志第四上

食貨志

壽昌案食貨志分上下卷上卷專言食下卷專言貨也

煠木爲末

宋祁曰煠木當爲揉煠玉篇曰而尤切以煠木而案易作揉張照云案揉者必以火熨則其字从火亦未爲非古字不傳於今者甚多他書引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爲經文古今異同之考不得據今經而駁古史也壽昌案宋引易云煠當作揉又引玉篇煠字音訓且案易作揉固知揉與煠通並未據今經駁古史也案說文煠屈申木也廣韻人又切煠木使曲也集韻如又切並音煠火揉木也大抵與揉互通詳見各書向非古字之不傳於今者

地著爲本

壽昌案地著劉宋時謂之士著孝武帝大明初公卿博議有云土著之人習斷日久通考田賦二云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南齊時亦稱土斷皆地著二字變文也

農氏曰人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曰口受田如此

何焯曰周禮職師注中引此作農氏戶一人已受田若脫一字則文義不可曉壽昌案此一字宜照補

還廬樹桑注

師古曰還繞也壽昌案還音環左襄十年還鄆而南釋文還本作環注還繞也史記楚世家還射爾之東木書司馬相如傳旋還乎後宮注俱訓繞也

其詩曰四之日舉止

毛詩注作趾顏注云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顏注引毛傳太平御覽八百一十三引韓詩義同止卽趾儀禮士昏禮注古文止作趾釋名舉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本書刑法志斬左右止不作趾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注師古曰怨刺之詩也

壽昌案詩譜云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志亦同此義春秋公羊宣十四年傳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饒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此師古注意所本也第考傷不但訓怨爾雅悠傷憂思也詩卷耳惟以不永傷傳又澤陂傷如之何箋傷思也此云各言其傷蓋各述其憂勞之思所謂歌也有思也田家作苦歌詠寫懷雖不得所亦未必皆怨刺也况輶軒美刺并錄似亦不容過泥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法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四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也師古曰瓚說見也壽昌案注皆非也八歲小童甫入小學而能讀五方之異書祕書外國書乎且亦何必然也此皆禮記內則之言也禮九年教之數日鄭注謂望

與六甲也猶言學數于支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鄭注方名東西即所云五方也以東西該南北中也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即書計也書文字計籌算也六書九數皆古小學之所有事也

百采詩頌注采取怨刺之詩也

壽昌案春秋公羊宣十四年傳何休注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所若是或漢時猶存此制頌注悉不古義也

是時李悝

案史記作魏用李克魏文志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儒家有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此志後云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則作李悝為是

凡米石五千

沈彤云前石五十者周景王大錢也重半兩此石五十者按錢也視李悝時米價已十六七倍壽昌案志明云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此是接秦之傲惑尚用秦錢未鑄錢也又案通典注云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又云高后所鑄五分錢即披錢也高后紀六年行五分錢三應

請駟

史記作鈞

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史記天子作天下壽昌案自天子自至封君云云則此作天子為合言各取所入以自供不領於天子有經制之費也宋祁謂自天子當作自天下誤也天下何人可言自乎又何以云至封君乎史記索隱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亦不作天下

轉漕關東粟

史記關東作山東

自問耳矣

注如氏曰問於天子之目壽昌案既曰問自自問於耳何煩

贅辭此耳字當是語助猶云既問之矣

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注

顏師古曰疑讀曰擬借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壽昌案擬比也若單詞無謂借義擬下加天子可云擬為借矣本文但云能疑何由知為擬天子乎竊意疑當讀如本音禮檀弓般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疑與畔對舉禮王制析言破律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又云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疑與亂對舉是疑即畔也亂也如王制言於今刑律左道惑眾妖言惑眾矣惑亦疑也文帝紀濟北王卬反上誅謀吏民誅誤亦疑也禮所云執左道假鬼神等語皆舉所能也故謂之能疑也周禮有云造言亂民即能疑之類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難湯禹

劉奉世曰不難湯禹難字未詳壽昌案禮記曲禮左右攬臂

疏辟卽避遠也國語周語無乃實有所辟注避遠也言不遠於湯高也作不遠亦可宋祁謂不讓湯禹避作讓字訓亦近是

有任伯之得注師古曰任謂千錢伯謂百錢也

壽昌案任伯兩字此文屢見似仍依前注南北曰任東西曰伯爲田疇之道訓爲是益言商賈無農夫之苦有農夫之利卽下所云商人兼并農人也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

壽昌案自孝惠入粟賈爵至文景而極至孝武則賈官矣

又白增海租三倍

壽昌案海租當是稅魚曰下云往年加海租魚不出是也卽今之漁課也漢有海丞自主海稅屬少府是故有海租此特增三倍耳王莽初設六筭之令諸采取名山澤眾物者稅之皆增海租推廣也

而故矣曰好農

壽昌案癸邯鄲人以言便宜至宏農太守張文志爲農家有蔡葵一篇

常平倉可罷

壽昌案當平倉創始於漢宣帝五鳳中旋以在位諸儒言而罷後漢明帝永平五年復作常平倉時劉般以爲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後仍復作之至晉武帝主鹽則糴儉則糶

以利百姓之說亦立常平倉歷代皆遵其制迨唐於常平外復立義倉又創和糴之法旋因和糴擾人罷之而常平仍不廢宋初設立折中惠民等倉並有和買便糴諸法遞有舉廢獨常平如故司馬光遂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爲三代良法自王安石青苗法行以常平倉散給小民限時取息而良法盡壞矣由元明灼我朝主國計者通計古今未有如常平法之善者遂至今猶治此名至與民爭利則惟桑宏羊均輸之法當時議者以咎常平則思之未審也

能風與早

壽昌案西域傳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注能音耐卽此能字也禮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耐音能耐兩字互相訓也案淮南子墜形訓食水善游能乘卽此能字

巨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

壽昌案崔實政論曰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故世傳牛犁之法自過始志又云故平都令光敘過曰人輓犁是人犁之法又自光始史旣無傳並其姓亦亾之

教民煮木爲酪法

壽昌案服虔曰煮木實木不皆有實也或曰餌木何能處處有北乎如氏云酪之屬幾與食肉糜熬餒同尤謬說也王莽傳分教民煮草木爲酪多一草字是益猶近世饑歲民屑榆樹以爲粥取穀樹汁以爲羹之類

置養泉官

養泉即養贖也此官新莽時偶置即廢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後殷以前其詳靡記云

壽昌案通考錢幣考云自太皞以來則有錢矣太皞氏高陽

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

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又云神農列國於國以聚貨帛日

中爲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

錢或布或刀或龜貝案馬端臨引述亦未詳所自並不能

析其制與名卽班氏所云其詳靡記也

輕重曰銖

最輕者一銖最重者十二銖

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

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

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圖法自圖法流通於世民實便

之故泉與刀並廢後人不曉其謂也觀古錢其形卽象泉文

也後世以泉字爲泉之文借爲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

體不從水也先儒不知本末因謂流於泉布於布實於金則

於刀此皆治鑿之義也據此語明驗班志壽昌謂志以管鑿

爲調理諸物協似無所爲治鑿也

計本量委則足矣

注李奇曰委積也壽昌案委末也言計本而量末也禮記學
記或原也或委也注本曰原末曰委

不得憂奪吾民矣

豪奪豪強也雖也恃其雄強以奪之猶強斷之禮武斷也上

卷云曰武斷於鄭曲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通攷錢幣攷云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

二分重十一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墾不

足益前此鑄錢有肉好無周郭也

高祖乃令買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呂困辱之

自秦以承設七科譴爲軍除吏有罪以命殺屠三者外買人

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也高祖八

年時認買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纈操兵乘騎馬漢律人

出一算唯買人與奴婢倍算益賤商重農漢承秦法武帝天

漢四年尙發七科譴爲軍以征匈奴未弛買人市籍之禁也

至桑宏羊以洛陽買人子起家侍中仕至御史大夫而舊制

盡廢矣

各隱屏而鑄作

隱避賦也屏及絕人蹤跡也屏音丙壽昌案卽今之藏民

私鑄錢者也

刑戮將甚不詳

壽昌案詳卽書呂刑刑之詳書中凡詳多作詳詳古通

也淮南子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誘注詳善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劉攽謂上萬字誤衍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壽昌謂劉說是也
何焯校本謂宋本亦有萬字壽昌案上條顏注引此語亦有
萬字則此字之誤衍自唐已然不但宋本也

軍功多用超等

超等起於常等之下今尙治此名

廢居居邑

壽昌案即書之機選有無化居也書注王氏曰易居者不得
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此云廢即無居則有也本志又
云官買居邑亦即此義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

壽昌案武帝紀元狩四年請收銀錫鑄白金及皮幣曰兒用

大農頗翼之誅亦在是年見百官公卿表

錢益多而輕注臣瓚曰輕亦賤也

壽昌案輕對重言非賤之謂也錢益多則工省而直薄也

觀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可知

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稱錢皆有差

通曲算緡注云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為算壽昌

案爾雅釋詁緡緡也注緡也江東謂之緡蓋古曰緡漢曰緡

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史記平準書作鑄鍾官赤仄仄作側案隱注鍾官掌鑄亦仄

之錢此云官即鍾官省文也當時赤仄甫行嚴防私鑄直以
官赤仄呼之

是故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
廢

壽昌案張湯之死在元鼎二年赤仄錢之廢當元鼎四五年
顏異誅在元狩四年前於湯死二年又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六年復下改幣之詔此是歲兩字不能蒙異死說通考云元
鼎二年合京師鑄官赤仄錢湯死在冬是歲者是鑄赤仄錢
之歲也又案是時言利者多以桑羊為最而心計刻深尤
莫如湯赤仄害制楊可告緡施毒徧天下皆湯一人之為也
中家百上

中家猶文帝所云中人產也今俗亦稱上戶中戶下戶
益廣開置左右輔

史記平準書開作關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

顏注所姓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
寶鼎石履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
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跡此并一人
也而說者或以為所忠信之人大謬壽昌案春秋隱九年使
宰穀梁傳云所俠也范注云名也所其氏徐遵引尹更始云
所者俠之氏又案後書劉茂傳有云時小吏所輔注所姓也
風俗通曰案大夫埴所車之後傳又云除父奉為郎中是所

輔之父所奉也足徵周至漢皆有所姓其說爲久

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

後世流民就食之法放此

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

壽昌案辨卽辨本字亦卽辨也說文辯治也又辨致力也集韻辨具也史記項羽紀項梁常爲主辦本書項籍傳同三國

魏志鍾會傳當何所能一辨耶一辨卽一辦本書王尊傳後

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正作辯此言河東守不意

天子行至供張不具遂自殺也

行西踰隴卒

注引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壽昌案此五字應作兩句讀

行西踰隴句注孟康曰踰度也卒一字句注倉卒也符宜注

卒音梓庶下從官云云義自明

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

壽昌案百官表治粟內史景帝時改大農令武帝時改大司

農搜粟都尉爲武帝軍官不常置宏羊實領此官見宏羊傳

此治字或誤也

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天漢元年宏羊由大司農貶爲搜粟都

尉其爲大司農是太初元年更大農令爲大司農之始此是

元封元年爲大農令者是張成且都尉是大司農屬官何能

領大農又已更名大司農不得仍稱大農也

元龜爲蔡注

蔡出善進故名大龜爲蔡符之術出驟故呼驟爲術朱提出

銀故呼銀爲朱提也顏引如注蔡國晉大龜臣瓚注蔡是大

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不出蔡國也顏从如說而駁瓚

注壽昌案論語包咸注曰龜出蔡地因以爲名則其說舊矣

蔡立五均官

均輸之說始於桑宏羊均輸之事備於唐劉晏二子雖非知

道然其才自過人蓋以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

置官峻刑也蘇軾謂其初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而置官

屬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雖不明言販賣而既已

許之變易未有不與商賈爭利者馬端臨謂古人之立法惡

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販之獲利而欲分

之壽昌謂此數語洞見癥結噫自均輸變而平準平準變而

五均法愈密而民愈困法愈窮而民愈困而不可支矣

故詩曰無酒酤我

毛詩酤一宿酒也鄭箋云酤買也班志以酤爲買卽鄭所本

也顏注則本之鄭說晏子春秋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情置

表甚長而酒酸不售韓非子作宋人有酤酒者皆以酤爲買

也而論語曰酤酒不食

壽昌案論語原文沽酒市脯不食經旨卽此志所云薄忠不

誠疑而弗食爲其物之出於市與酤也志引以證推酤節去

市脯兩字顏注云孔子齊之時不獨有違經旨亦與此志引書之意不合且古者齋時不飲酒不茹葷葷為草有惡臭者豈脯之類乎將酒非由酤出齋時即可食乎論語本作沽此作酤古今字也

後二年世祖受命敝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壽昌案後書五行志云建武六年明童詣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爵號於蜀時人籍言王莽稱黃連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明遂復也述語誅滅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七

郊祀志第五上
郊祀志

壽昌案此志分上下二卷上卷全本史記封禪書故專敘封禪事下卷則敘封禪書未竟者乃兼敘歷朝祀典至新梓兩

說

禮於六宗注

壽昌案六宗之說言人人殊注所引孟康之說本於鄭康成其曰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安國昌傳也曰天宗三地宗三者賈逵也此外云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也云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即王莽所引歐陽伯和夏侯勝賈侯建之說也晉張鑿云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三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宋大儒亦取其說而王氏樵駁之世代編禮典無徵各款所疑各存其說姑備參考一經詰難無一足據矣若乾坤六子虞舜時疑未必有此言此王莽所引劉歆之說也顏謂其最通窮所未喻

班固

史記班作選

五樂

史記樂作五與尚書同

後十三世

史記作十四

二龍去之

壽昌案先未敘明天賜二龍之故此四字無根非注幾不照

何語矣

其後十三世

史記作三世無十字

伊陟贊巫咸

此句下史記有巫咸之興自此始七字

後十三世

史作十四

其後十四年

史記作十六

從東方來

史記作東南

野雞夜鳴

史記鳴作雉

七十一年

史記作七十八年

作伏祠磔狗邑四門曰御蠱災

史記正義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壽昌案

說文臭築死之鬼亦為蠱左傳昭元年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注蠱盛疾是凡厲氣傳疾者皆可謂之蠱也禮月令季春之

月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說文磔攘祀除厲殃也藝文類聚引

風俗通戶律漢中巴蜀廣漢曰擇伏日

後四年

史記作六年

後十二年

史記作十四

七十二家

壽昌案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

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八百餘處又案志自桓公既霸

至桓公乃止管子封禪篇語史漢皆引之又管子所記自無

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史記注引韓詩云孔

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

萬數也緯書河圖真記作七十二人許慎說文序作七十有

二代

西代

此句下史記有大夏涉流沙五字

設射不來

史記作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集解引徐廣曰狸

一名不來壽昌案从史記作狸首則射不來語方有根

宋太邱社

史記索隱引應劭曰云公淪入地非也案公謂社主也

史記索隱嶧縣之嶧山嶧縣本邪國魯穆公改作鄒

上自泰山陽至嶧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

壽昌案崔寔恩曰自周以前封皆皆封土為壇至秦皇漢武

始用石檢

曰天齊也

齊廣如臍

祠盛山

史記盛作成此志後亦作成盛成古今字也

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注

史記作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後皆燕人索

隱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

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人顧氏案表

秀靈州記云緜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變為武陽人為柏人

合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尚無所見此作元尚充元字近

也漢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最後猶言其

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壽昌案師古注云自宋毋忌至

敬後凡五人疑不然也

嶧衍曰陰陽主運法

壽昌案前云自齊威宣時驕子之徒此引晉灼云燕昭王築

宮師之故作主運之篇燕昭立當齊湣王時築臺師事郭隲

於是樂毅自齊往劇辛自趙往不聞有驕衍也且年代亦不

台

沙邱注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沙邱臺在鄒州平鄉東北三十里此

引臣瓚云在鉅鹿縣東北壽昌案地理志鉅鹿自注紂所作

沙邱臺在東北七十里樂史太平寰宇記河北道邢州平鄉

縣口下云沙邱臺在縣東北二十里皇甫謐帝王世紀紂白

朝歌北築沙邱臺十二州志秦王東巡四死於沙邱鉅鹿縣

下云案漢鉅鹿縣今平鄉郭是也故沙邱臺西漢在鉅鹿唐

在平鄉也然注漢書據地理志為正

公案附

史記寫作賽是也此書下冬賽祠亦正作賽類於賽字音訓

似作塞而不改作賽字益慎之也

巖山

史記作吳岳

嶽山

史記作文山

嶽山

史記增作嶽

諸布

爾雅祭星曰布郭注布散祭於地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

祭布露地故曰布孫炎云既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

諸遠

史記逐作述

於杜亭有五杜主之祠

杜亭史記杜作祠史記誤五杜主史記五作二

周興而自立后樓之祠

史記邑上有邵字

明年黃龍見成紀

注師古曰天水之縣也壽昌案此為文帝十五年天水置郡

為武帝元開三年事師古於文帝紀注云成紀隴西縣此忽

注云天水縣一紀其時一書其實義各有當也

日卻復中

壽昌案日卻復中必無其事當是畫長天壽平賄掌畫泥之

宮壁增漏刻時上方向平左右窺上指而證成之也故本紀

不紀其事但於十五年書得玉杯又云明年改元次書後元

年而已明乎玉杯實有其事無所為日再中也

舍之上林中噉氏館

注如氏曰噉音蹄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石

從廣史記噉作噉館作噉

則厚禮冠祠之內中

內中戶中也說詳後各傳內

少君食好方

壽昌案食好也好好好為方也

安期生食臣東

史記臣作巨

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法

史記集解引徐廣曰鍾音才志反鍾縣黃縣皆在東萊此引

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壽昌案作二人者非也宜从徐廣說

觀下文僅有寬舒無黃鍾其人可證徐樹銘曰棟注黃鍾本

二縣則寬舒為史或黃或鍾定有專屬今渾稱黃鍾宜孟康

疑為人名也壽昌謂徐說是也因考史記始皇本紀並勃海

以東過黃腫本書主父偃傳秦始皇使天下飛錫轆轤起於

黃腫環邪負海之郡皆以黃腫連稱與勃海項邪對舉史臣

隨筆仍之為黃為鍾究未能定疑有一字衍也鍾史記及本

書地志皆作腫

上有所幸李夫人

史記封禪書李作王從史記為是有許案在外戚李夫人傳

游水發根

壽昌案嘗游水人發根也服虔晉灼兩解甚明師古獨謂其

非云游水為姓發根為名殊誤本志中如趙人新垣平黃鍾

史寬舒齊人少翁份陰嬰子公孫游洋等皆兼地與姓名敘

入無但稱姓名者游水在地理志臨淮郡之淮浦

其名曰畫法

史記畫作書

今郊得一角獸曰符云

如氏曰改元符元年壽昌案此因郊獲獸故改元元符非必

因獸之爲符也而漢碑竟有以符代獸字者

大膠東宮人

注服虔曰王家人壽昌案據此男子亦得稱宮人矣

又曰衛長公主妻之

史記索隱案衛子夫之子曰衛后長女故曰長公主非如帝

姊曰長公主之例壽昌案婁敬傳云欲徙長公主是僖元公

主并成傳女爲館陶長公主是文帝女嫫一當高帝時一當

文帝時皆是也

自大主將相已下

大主若後世稱大長公主矣

晏溫

史記作曠

皆嘗賜亭上帝鬼神

顏注曰賜亭一也爾京煮而祀也韓詩曰於以薦之惟錡及

釜壽昌案毛詩賜作湘讀若賜假借字說文蒸煮也卽賜

胡考之休注師古曰何考之美

壽昌案左傳二十二年雖及胡考注胡考元老之稱釋名釋

長幼九十曰駘背或曰胡考咽皮如雞胡也詩載駘胡考之

靈傳胡考也周書諡法彌年壽考曰胡胡訓何胡考之胡不

得訓何也

有黃白雲降蓋若戲爲符注

服虔曰雲若戲在車蓋也別從蓋字斷句顏謂其說非也以

蓋爲戲語壽昌案从蓋字斷句爲是言黃白雲降帝蓋上
若獸形爲符篆勢也風俗通黃帝與蚩尤戰涿鹿常有五色
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正與此類

上雍注師古雍地形高故云上也

壽昌案此言上幸雍也觀下云幸雍西至雍不云上雍可證

似不得如顏訓

冕侯

史記作宛胸補紀作宛侯梁玉繩謂冕當作冕侯句音近壽

昌案宛胸地志屬濟陰郡作宛句師古曰句音勅唐始名宛

句不獨漢書誤冕爲冕胸史記作宛亦恐唐本傳寫之誤至

誤句爲侯或因補紀宛侯而誤此句字音勅不音胸不得謂

與侯音近也又句字不得作胸臨胸一在齊郡一在東萊郡

胸在東海郡皆漢縣史記之胸字亦誤要可證其無胸音也

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史記君作居从史記爲是

迺斷斬非鬼神者

以事鬼神爲非而議之者也壽昌案此是公孫卿恐人議其

非故仿黃帝語惑武帝使之峻刑以禁議者

鹿水中而酒之

史記酒作泊

三星爲泰一鏡旗

史記無旗字

贈曰僂非有求人主者求之

壽昌案樂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乃大甫被誅而公

孫卿復為此語以感上如出一口可見其時方士別無伎倆

而武帝之受誑亦如故後世推帝為雄才大略若此等事才

略亦可知矣

先類祠奉一

法師古曰類祠謂已事類而祭之壽昌案類亦祭名書肆類

於上帝是也爾雅類作類

奉車子侯

載文類聚引漢武帝集曰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

乃自為歌詩壽昌案霍去病子名嬪字子侯諡哀侯以奉車

都尉從駕志不姓名而自且字之亦異

自臨塞決河雷二日湛祠而去

注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員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

沈案爾雅鄭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壽昌案尚書大傳云沈

四海鄭注沈祭名周禮夏官小子凡沈辜侯禴飭其牲鄭司

農云沈謂祭川是祭川並用牲玉或沈浮儀禮觀禮云祭川

沈公羊疏引孫炎云置祭於水中或浮或沈左襄十八年沈

玉以濟昭二十四年王子朝以成珣之寶主湛於河金弼謂

沈玉非祭禮然史記河渠書云舉長焚兮湛美玉封禪書云

河湫漢水加玉各一卽本志前祠江水各神皆有牲及圭幣

是祭河沈玉因漢制也

郊祀志第五下

上往常適

玉篇瘳急也疾也卒也顏注連也亦是此意壽昌案此是忽

促之意公孫卿語意是如此

則作益壽延壽館

史記作益延壽觀凡館字史記皆作觀

題作通天臺

史記作通天臺臺

天子為塞河與通天

史記天下有臺字

題下詔赦天下

影景祜本宋氏廊校南本凌氏評林本毛氏汲古閣本俱同

壽昌謹案 殿本作題下詔甘泉房中生芝尤甚赦天下無

令復作多十二字蓋照北宋佳本校寫云

丁夫人

案此亦如殿國時善為七首者名徐夫人皆男而女名也

封鉅

史記鉅作巨此因前倉巨粟之巨互誤也

是成雍縣無雲如露者三

壽昌案如猶而也左隱七年傳及鄭伯盟歌如忌莊七年經

夜中星隕如雨杜注如而也詩風雨如晦注同荀子儒效篇

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忌注如讀為而

五牀

史記無牀字史記脫也

寶曆之廟宮性李奇曰皆祠名

壽昌案李奇語應注有傳忌至五牀下寶曆上寬舒人名即

善鍾之史寬舒也史記官作官宜從史記

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圓璋寶鼎

劉敞曰四祠隨侯珠一也劍寶即斬蛇劍二也玉寶璧即及

命璧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漢天子世傳者並周康寶鼎為四

周康寶鼎似汾上所獲鼎也壽昌案據劉氏說是宋本漢書

隨侯下有珠字今將珠字脫去則當以劍為隨侯下之寶

玉寶璧又未割是何等玉璧也又案衛宏云傳國璽其玉出

藍田非和氏璧也則劉說亦未確又案後書禮儀志下云以

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大尉是亦隨侯下有珠字之證

阨陝且百里

陝應作陝誤脫去兩畫也阨陝兩字本書中屢見

陛下聖德忽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

壽昌案各家讀德字斷句通字斷句典字斷句何焯讀明字

斷句典字斷句方扶南讀德字斷句通字斷句典覽羣下在

一句云典察也壽昌案無察字訓禮也禮典司六典法言

既為天典命矣注或訓法或訓主則作典覽羣下讀訓王覽

德云總覽也亦通

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

何焯云監本作紫壇宋本同以文義求之作紫為是亦不當

有壇字更考善本亦有壇字壽昌案各本俱作紫壇惟殿

本紫作紫無壇字是也又案紫壇是漢人郊兆上云紫壇八

觚即其制也元帝初以匡衡言而廢未久即復至後漢世祖

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

為重壇三輔黃圖所載元始儀上帝壇八觚與此合五帝

壇外為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即紫壇也推此句文義不合

宜謹遵殿本如何說

本秦矣

案秦列諸侯本伯爵故稱秦伯後僖王故稱秦王無稱秦侯

者此僅見

皆罷

尚有諸明年凡山等祠應皆在所罷中統於之屬兩字也

本草待詔

本草類注謂方藥本草壽昌案樓護傳護誦醫經本草方術

數十萬言是西漢時已有方藥本草一書然魏文志不載恐

非今世傳之神農本草也隋書經籍志有神農本草八卷

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

壽昌案宋相承以繫辭為易大傳見李心傳兩非也繫辭中

無此語惟大戴禮本命篇云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

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

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是易大傳即此語惟少一鬼字一字非

三傳寫亂也

服食不終之類

不終猶言不死也

化色五倉之術者

案此術今世傳黃庭內外景經兩篇篇首之

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次曰獲禳助卻秦師

壽昌案楚懷王生平條略賜子冠軍外僅見此數語

三五之說注

顏注爲二皇五帝非也劉孝世謂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

之時也三世文帝五世武帝也方扶南云三謂三泰一五謂

五方帝

不答不觀

壽昌案不答不觀其誠不塞不瀆其祀也

臣議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學校尉劉歆

太中大夫朱陽博士爲順議國由等

方扶南云漢時連名上議署名不姓用姓始此壽昌案下議

與太師光大司徒官職和歆等仍不署姓矣

說湯

該文志經方家有液湯經法三十二卷殆服食之法壽昌案

神仙術或卽蘇樂所傳也

其後曰母傳子

本生火故云以母傳子也

漢書注校補卷十八

漢書注校補卷十九

長沙周壽昌撰

天文志第六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

壽昌案晉書天文志馬續云天文在圖籍云云後書天文志

云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齊召南謂此志

馬續所撰故晉志引此云直曰馬續云此言信然然晉志此

下續引張衡語最多此志無之則晉志或別采續語也又案

隋書天文志云後漢張衡爲太史令特渾天儀總序經星謂

之靈憲又云衡所鑄之圖遭亂埋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續

在未亂前必尙見衡圖籍今志與史記天文官書有異同者應

是續本之於衡者也。又案列女傳班固著漢書天文志未

及竟而卒和帝詔固女弟昭隨成之又云漢書始出多未能

通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是天文志本固撰而未成其妹昭繼成之馬續則又成昭所

未竟者也

舉通音穴

注引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壽昌案適音責禮

昏義適見於天日爲之食注鄭氏曰適之言壽也左昭三十

一年曰始有論故適亦音論

此書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

壽昌案晉書天文志馬續云張衡言文曜起乎夫其動者有

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行五行之精眾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星錯時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善有五列焉

殿中州

宋均曰殿當也

臨輒四海

史記天官書卷作靈書昌黎斗杓所指西方以定四時故下

云分陰陽建四時也

五曰司祿六曰司災

史記雜作中災作祿

杓

史記作鈴索隱云鈴音其炎反星經鈞鈴二星主法第一名

天健二名天宮元命包曰鈞鈴兩星以開防神府閭舒爲主

鈞距以備非常也晉書天文志健閉一星在房東北近鈞鈴

主關籥又云太白犯鈞鈴月奄鈞鈴皆作鈴壽昌案各本皆

作杓杓鈴古字通也

左角理

史記理作李壽昌案李即理法官也姓譜以李爲泉陶理官

之後蓋李理古今字也

匡術十二星

史記僅作匡壽昌案匡襄也助也宜從史記作匡又案匡之

作僎恐匡上斗魁就匡字而誤觀上云環之匡術十二星蓋

臣本作匡也

曰哀鳥

史記作蔚然

皆羣下不作謀也

史記無不也

有靈星四

壽昌案史記隨作隋首他異反宋均云南北爲兩常請垂下

也此作隨則謂隨從之星也

柳爲鳥喙

史記喙作法系隱引爾雅云鳥喙謂之柳葉炎云喙朱鳥之

口柳其星聚也又云案漢書天文志注作喙壽昌案今志作

喙不作喙本書五行志云喙七星作喙不作喙爾雅喙謂之

柳味上無鳥字詩小星傳三心五喙正義引元命包云柳五

星釋文引爾雅作喙謂之柳是喙一作喙亦作喙也

封禪

史記緝作冢

旄頭

史記旄作旄

曰司寇

史記作司空注危東兩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司空惟一

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誤爲空也壽昌案晉書天文志文昌

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

軍二曰次將尙書三曰貴相太常四曰司祿司中司棘五曰
司命司怪六曰司寇大理而本志斗魁最僅六星曰文昌宮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
災是有司災而無司寇而司寇獨爲危東六星與史記及隋
書天文志皆不合或古今異名也。

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關道漢中四星曰天駟

周禮云營室爲清廟亦曰離宮二名也關道屬下乃關道漢
中四星曰天駟成句也蓋紫宮後六星繩漢抵營室者曰關
道漢廣長故指言關道以著其處非言清廟曰離宮關道也
後人不能句讀遂誤斷曰元命包云營室十星晉書曰營室
二星離宮六星可見史公清廟離宮是未分之名晉書所言
是既分之名也若再加以關道共十四星非所聞矣壽昌案
史記天官書案陰則麗以爲清廟曰離宮關道爲句漢中四
星曰天駟爲句攷史記注自詳

王德

史記梁作良

天橫

史記橫作潢

石氏甘氏

壽昌案七略云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後齊鄒顛傳
石氏經曰注石氏魏人石申夫也見說文志考說文志無之
增書經篇志石氏星經一卷星離一卷甘氏史記云齊

甘公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本魯人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
天文星占八卷隋經籍志甘氏四七法一卷陳餘傳甘公注
文穎曰善言星者晉灼曰齊人是魯楚齊占籍既別而時次
又不相及當別一人太平御覽六有石氏星經
易其鄉注

宜如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案凡星行遲者爲雷速者爲疾亦
有訓易爲疾者此語似不得訓作疾也

爲雍沮

壽昌案雍音雍沮之聲

是謂營立絕行

壽昌案營立營位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位作立注
古者立位周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故書位作立
云云此立字宜正作位字

司說星

史記說作危

地維絳光

史記絳作咸

其本曰人

史記人作火

其所住者

史記住作在

大流星

史記流作奔

天曜

史記曜作精

川案駁狀注

史記注徐廣曰土壅曰狀

與八逢還

漢史記作倍注倍違也亦作廷與還同

譌言誠然

史記譌作化化即古譌字壽昌案爾雅釋言譌化也書平秩

南譌傳譌化也

西北戎叔爲注

孟康曰爲成也叔史記作叔壽昌案廣雅釋詁三爲成也國

語譌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注同淮南子天文訓甲子干戊

子介蟲不爲高誘注不成爲介蟲也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

爲高注不成爲魚與此訓爲字義同外此禾不爲麥不爲菽

麥不爲淮南如此句最多

泉水踊

史記踊作躍

因呂張楚並興

案張楚陳涉號並興兼項羽之楚而言也

不太僕則奉車

壽昌案不猶非也言非太僕即奉車當之也

如運李

案運李即連理也

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壽昌案太皇太后即成王太后也避時或避與熒惑觸犯之

時因其占有病君也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

王君王聖舍太子厨監祁吉以爲聖舍新繕脩犯土禁不可

久御以後書來歷傳此足與避時之說相證

斬棘南端

端即端說文有端字無端字

傳行詔壽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

紀無從目人當來五字壽昌案从目人來四字合成寫字蓋

言元后臨朝王莽篡國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非平史悠咸覆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九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

五行志第七上

次四曰叶用五紀

韻會叶古文協字

則陰氣協木

壽昌案舊書五行志引作秀木 殿本已於本志改作協木

名冰介為木介

壽昌案俗亦呼問樹兒本書對向傳注亦謂之楊介見唐書

志

大人譜桓公於齊侯注師古曰言世子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

壽昌案桓公三年娶齊姜氏為夫人六年生世子同十八年

與姜氏如齊遂被甌當時姜氏淫佚聖人恐子同生時啟後

人不車牛金之疑故特於桓六年書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左

氏於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後止云齊侯通馬公譏之以告

明姜氏以公見謹告齊侯無他語也惟莊公元年公羊傳云

夫人壽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顏此注據公

羊而不用左氏案此言是姜氏造言誣公以激齊襄之怒所

謂也又案穀梁子同生傳云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范

羊傳亦非 用此注也

言宮舉區皆災也

壽昌案經明書曰西宮災則止災西宮他無災也此乃云言

左氏經云

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且云言宮舉區皆災也竊所未喻

壽昌案八火也脫去傳曰二字下文陳氏引左氏可證不則

經字當作傳前有公羊傳曰後引左氏傳曰可證

榭者講武之坐屋

壽昌案上文云榭者所以城樂器宣其名也又云何以禮樂

為而榭之亦指宣榭言也此忽云講武之坐屋說兩岐

不因其宮館者

言不詳其火之所因並火何宮館也

廢世子

秦周制王之太子亦曰世子周禮天官惟王及后世子不食

是也此敘周景王太子猛事猶稱世子用周制也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董仲舒對云云

案六月丁酉武帝紀作二月乙未仲舒本傳云仲舒居家推

說其意神變未上主父假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

是所對雖出仲舒而實假所奏也

騰揚奢侈

揚輕揚也

上思仲舒謂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

案董仲舒傳云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此乃復用步舒治獄且以春秋詭

顯斷於外據淮南王傳是獄所連引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

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聽重受誅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

案成帝紀云皇曾祖悼考廟災注宣帝父史皇孫廟若皇考

廟則是孝元之廟矣此句明有脫文

山陽凶徒蘇合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

壽昌案本紀成帝永始三年作經歷郡國十九此作四十餘

不合考漢郡國共一百三據此當半天下矣成帝時無此大

亂明此衍四字

嚴公七年秋大水凶麥苗

壽昌案左傳疏云直言無麥苗似是夢之苗而知麥苗別者

蓋此秋是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苗故知熟麥及

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

懼誅謀爲逆發覺要斬夷三族

案郊祀志上云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

不云謀反此史家詳略互見法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從作艾

艾書作又

時陽若

陽書作賜

時與若

與書作煨

舒恆與若

舒書作豫

霽恆風若

霽書作蒙注服虔曰霽者人備霽菀子備效篇愚陋備霽注

備音寇備霽無知也備譌作溝霽作齊卽霽也

縛戮諫者夏侯勝等

壽昌案勝當乘與諫云云王謂勝爲祇言縛以屬史吏白大

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未殺也此云縛戮諫者幾疑已縛而

戮之宜以紀傳參看

閔勉逸樂法師古曰言流遞爲樂也

壽昌案逸逸也言逸樂也逸亦作佚

天啓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凶之醜

壽昌案痛其下應有後人兩字

老夫罪反是懼

壽昌案古者七十致仕自稱曰老夫今趙孟年未盈五十適

對王朝之卿自稱老夫宜劉子料其不復年矣

其反亡分乎

壽昌案此分字卽分寶玉於伯叔之圖之分字也作平聲讀

對上受明器言顏音扶問反誤

是歲晉三卿韓魏趙懷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曰爲諸侯

壽昌案三卿韓魏趙懷晉君也司馬公資治通鑑斷自晉三

卿卽本此志語春秋晉事終於出公八年三卿分晉時距春秋之終益八十餘年矣通鑑之上接春秋以此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壽昌案杜注周二月今之十二月也而無冰書冬溫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

杜注此年正月仍復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壽昌案杜氏明以建子為春首並不書正月疑脫文

國將危亡故彙穀之異見
顏注彙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事而此云彙穀卽高宗

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差謬錄
泰吉曰此自劉向差謬非伏生誤也郊祀志亦以彙穀為大
成事

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注

顏注相室猶言相國壽昌案漢初功臣封侯復拜丞相建國
設官相國自蕭曹二人後卽無此稱非用勸相我國家之謂
也相室稱宰相此僅見合韻之說庶近之不必援相國為僞
也

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

此卽新莽所稱伯王者也

天辟惡之

天子稱天辟僅見此

君吝於祿信衰賢去

此卽前所云祿不遂行也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

下云白頸者小明小者散也此處並無白頸者小之語

道人始去

道人有道之人與藝文志經術之士稱術士同

而桓有妬媚之心

壽昌案魯桓縱妻淫佚失刑于之化迺謂其有妬媚之心必
如何始謂之無如媚耶

毋得擅上法

壽昌案本志上云是時大將軍王鳳顯權擅朝本書又云王
莽擅朝擅上之擅卽此擅字顏前注非後注是也

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許皇后自殺

壽昌案成帝紀鴻嘉三年皇后許氏廢許后傳廢徙居長定

宮後九月上憐許氏云云后旋自殺是后之死在元延三年
距此十二年卽距帝之崩亦止十五年安得云十六年

消卦為觀

殿本及各本消作於壽昌案作消者是也觀為八月辟卦京
房上封事有曰辛酉以來少陰倍力而乘消息注孟康曰房

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消卦曰太陰施避否觀剝坤息卦曰

太陽復臨泰大壯夬乾此八月消卦為觀息卦為大壯也

塞墮擁下

案據下障下也禮內則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注擁猶障也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拔宮中樹七圍曰上十六枚

壽昌案枚幹也詩大雅施於條枚徐鉉曰自條而出也枚曰
條幹曰枚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氏謂展氏有隱黨劉向以爲公子季友世官之應董子以
爲陪臣不常有廟之應皆與左氏異劉歆則主左氏說晦對
向以爲正晝皆暝劉歆則以爲春秋及朔言朝及晦言晦且
引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爲證與其父向所說異壽昌案
應如歆說若正晝而暝當晝晦矣又考成十六年經書六
月丙寅朔月晦當是乙未春秋釋例經傳長曆云六月小七
月乙未朔故歆云六月爲甲午晦也

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

錢泰吉曰史記秦紀惠文王十三年始都咸陽卽惠王也此
作文惠誤

王心弗錢

錢制之意書西伯徽黎古文作𠄎黎是錢古𠄎字注引孟
康作𠄎堪𠄎古字通也

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凡六人爲列侯

壽昌案注所引傅氏封三人鄭氏封一人丁氏封二人已是
六人當時外戚並無周氏或因丁明子丁滿封平周侯周字

誤衍周氏兩字也晉書五行志引此無周氏並無鄭氏
其占曰后妃有專視再重赤而專

注孟康曰專員也壽昌案員卽圓孟子方員之至也易繫
圖而神釋文圖本又作員正文兩專字宜讀若圓說文圓
也从口員聲周禮大司徒其民專而長注專圓也一切經音
義引字林圓同也

亦重見先人之非注

壽昌案禮郊特牲法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疏引賀氏云重
難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重煩百姓索隱注重猶難也此重亦
當訓難煩兩注俱不合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後秦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
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麻與岌說合壽昌案顧
棟高春秋朔閏表云三年正月己亥朔二月己巳朔注云杜
注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案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
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於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
於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爲二月晦則於穀梁之說合矣蓋今
法日食必於合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漢晉時猶然今姑
從長麻壽昌謂依顧氏說則是歲五月大己巳朔戊戌晦二
月大己亥朔戊辰晦閏二月小己巳朔丁酉晦亦不能如岌
及一行所言推至三月朔必移閏於三月斯可耳宋趙汭曰

案長縣大衍縣所考春秋日食多不入食限者由縣法有故
密入食限而日月復不合者置閏不同故也此說可謂觀其
通案後後秦人並甲子元術通數十七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日法
六千六百三十三所推正春秋日食二十事詳載元史曆志

宣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姜爰以為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
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爰說合元授時曆亦合

桓公十七年丙戌歲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大衍縣推得十一月交分入食限
失閏也授時縣推之與大衍同

宣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大衍縣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授時縣
推之是歲三月朔不入食限五月壬子朔加時在畫交分入

食限蓋誤五為三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大衍縣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亦失閏也故誤七為六
授時縣推與大衍同壽昌案左傳杜注云辛未實七月朔置
閏失所致致月錯正義云案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入從被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
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顧棟

高曰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
九歲之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也據此則大衍與授時縣推

正左氏者為未審也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壽昌案授時縣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畫去交分十
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姜爰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餘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
食限大衍同授時縣推之亦合蓋五誤為二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壽昌案左氏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大衍縣推四月癸
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授時縣同宋趙訪引長曆五月

壬子朔顧棟高春秋朔閏表四月壬午朔亦非癸丑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姜爰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授時
縣俱同失閏也春秋朔閏表作三月壬辰朔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壽昌案左傳杜注以七月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
大衍同授時縣亦然春秋朔閏表七月乙未朔甲午晦十月

甲子朔以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己丑為十月二十六日
也是誤十為七也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姜爰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縣議云是年五月在交限
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授時縣推之是歲五月乙

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大衍為是壽

昌案授時縣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畫去交分十

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姜爰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餘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
食限大衍同授時縣推之亦合蓋五誤為二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昌黎朔閏表是歲五月小壬寅晦若五月大盡則是癸卯晦
藉六月甲辰朔也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炭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麻推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授時歷同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姜炭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大衍授時歷俱同壽昌案杜注云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朔閏表七月丁巳朔八月丙戌朔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姜氏炭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大衍亦以爲然授時麻杜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爲是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日有食之

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大衍云不應頻食也誤條授時麻推之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壽昌案董子推步不明而好附會占驗姜爲云云左傳孔氏正義云二十一年九月十月

頻日日食此年七月八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

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

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日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丙

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後

引劉炫說亦如此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壽昌案左傳杜注云今長麻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中再失閏若是十二月朔爲三失閏故知純誤又云文十

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麻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孔疏云魯之司麻漸失其閏至此

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今考長麻云閏十一月建酉乙巳小後閏月建

戊甲戌大十二月建亥甲辰小此孔所據杜說也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授時同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授時麻云是歲九月甲戌朔加

時在晝人食限壽昌案左傳明故太史言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則爲周之六月不應有誤春秋朔閏表九月係癸卯朔

甲戌也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壽昌案左傳杜注云此月有庚戌又以長麻推校前後當爲

癸卯朔書癸酉誤孔疏亦說杜爲是未復考正云十二月大

癸卯朔傳有庚戌八月也閏月小癸酉朔傳有閏月辛丑二十九日也明年正月壬寅朔則上下符合矣考春秋朔閏表

是歲閏十二月癸酉朔而元授時麻推爲癸酉朔較杜注非
是不知此非日誤後人未考是閏十二月朔日
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授時麻推之是歲十月丙寅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失
一閏壽昌案麻法後密於前周用六家麻已疏漢改用太初
麻對向父子雖主三統麻並未行後漢用四分麻課日月多
失驗其術尙疏晉杜豫以乾象麻正之稍密矣唐一行大衍
麻又加密元郭守敬詳正授時麻兼以西法愈益密於古時
宜與春秋麻法多不合顧後法雖詳而創始非易必以後密
紙前之疏是何異以大略笑推輪也 杜預春秋長麻說有
云劉子駿造三正麻以脩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千四而三
正麻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
當累日爲次此不可之甚者又云日蝕於朔此乃驗經傳又
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月三日
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又云當順
天以求合非爲台以驗天壽昌案杜破三統之說此言最爲
簡當

地震蕭牆之內注

顏注本之論語鄭氏鄭云蕭之爲言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
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

而百姓履湯注

壽昌案風抑也顏注盡也則以屈與絀同音而訓也

下學而上達

壽昌案論語鄭氏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顏注云下學謂博
謀於羣下也則以下爲不恥下問之下上達謂通於天道而
畏威則加入畏天命意與論語本旨不合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恕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地理志第八上

天下分絕為十一州

壽昌案九州并幽營止見周禮舜典無明文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馬融云禹平水土器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為幽齊為營漢儒之說必有所受顏注絕不徵引似稍疏

冀州既載

史漢皆如此讀書傳多從壺口斷句

至于嶽陽

嶽陽一作岳

至于衡章

章禹貢作漳水經注同

烏夷皮服

壽昌案烏夷孔安國書傳作烏言海島之夷也顏注此作烏言擄取烏獸揚州烏夷卉服顏注亦作烏言善捕鳥皆本鄭

康成說

均江海

均史記注鄭康成曰均讀曰均

鄧水迨同

書禹貢鄧作澧迨作攸史記引此小作澧

荆岐既旅

壽昌案荆亦山名此雍州之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即道并及岐至于荆山者也與道縣之荆山在右郡臨沮者有別漢曰頡頏

案漢書注云未詳周禮鄭注亦云未聞惟水經注汝水下云湛水出郿縣北魚齒山西北又引春秋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及晉師戰於湛阪云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又云湛水又東南逕蒲城京相璠曰昆陽城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又云周禮荊州其浸頡頏鄭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攷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京兆尹下元始一年

汪遠孫曰漢平帝之二年也時王莽篡漢改郡縣而志必繫諸元始者此亦尊漢一代之制壽昌案師古云漢之戶口當元始時最為殷盛故志舉之以為數也此注甚明其以尊漢而繫諸元始莽篡漢在元始五年後又歷子嬰始為元建國若元始一年莽雖居攝漢祚未改即不尊漢豈能他屬況此係漢書地理志自是一代之制所存雖莽改郡縣亦止小注於初不能與漢名平列也又案班志於各郡縣凡莽改名必書者因莽改系地名恐後世流傳或有錯互故注明以昭其實其京兆尹莽亦改曰西都京兆尹分列郡縣為二曰京尉師尉志獨不書者所以尊本朝而崇京師也三輔兩河不書所屬亦是此意○壽昌案班志亦開有用東漢制追繫於

此者如朔方併入并州爲建武十一年事而此志皆屬并州
無屬朔方者與國屬徐州光武改作屬豫州而此志亦云屬
豫州交阨曰交州後漢始盛而此志履書屬交州如臨淮武
都隴西金城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九真河間
廣陽涿川膠東高密泗水六安皆不書何屬豫州改名之涼
州全不書所屬則或傳寫脫漏不能盡咎班氏之疎此在讀
者能觀其通也

長安王莽曰常安

後書續郡國志劉昭曰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壽昌案若
今之附郭縣也又案注師古曰王莽篡位改漢郡縣名書易
之也今案本志內郡縣注莽更名固多而問者亦勉半師古
謂爲書易必是須在唐初所見班書鈔本如是追傳鈔脫略
遞刊尤高故今志中未載者開於後漢書水經注等書刺補
一二亦可證也

新豐高祖七年置

王氏念孫云七年當依史記高祖紀作十年書昌黎案三輔舊
事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令匠人胡寬作新豐并徙舊社屠
兒酹酒煮餅商人放雞豚羊大于通衢競識其家水經渭水
注高祖王關中太上皇思歸故象舊里創茲新邑立城社樹
槐榆令街處若一分置豐民以實之故名之曰新豐又案史
記高祖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故櫟陽因更名櫟邑
曰新豐錄三輔故事及水經注云云是新豐特爲太上皇置

帝上太上皇尊號在六年太上皇崩於十年七月則新豐爲
七年所置無疑而史記作十年與班氏異者蓋建置在七年
更名新豐則在十年耳觀上長安高祖二年置而史記作高
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蓋追書其名班書常例此亦追書
之而以七年紀其改置之實也王氏強改七作十殆未細審
此史記誤也太上皇崩於十年尙何庸作新豐也

胡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

壽昌案晉王隱地道記曰胡縣漢武改作湖錢氏姑謂胡周
厲王名或天子祠即厲王祠予謂既祠厲王豈至即以名
其縣段氏玉裁謂胡者大也見釋詁蓋周時舊名也武帝嫌
其爲匈奴之稱易之此說亦無據故水經河水注引魏土地
記曰宏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
于荆山之下有龍垂胡于鼎黃帝登龍從登者七十人遂升
於天故名其地爲鼎湖縣之名胡蓋以此武帝故德而易之
至云宏農湖縣則東漢之湖改屬宏農也太平寰宇記湖城
縣漢縣屬京兆尹舊曰胡建元年更爲湖知此注建元下
每一元字也王先謙曰故曰胡者故舊也卽寰宇志所云舊
曰胡也

南陵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藍田谷師古曰沂音先歷反

壽昌案此薄太后陵也史記將相名臣年表孝文七年四月
丙子初置南陵未置縣也史記景帝紀二年置南陵縣是文
帝時置陵景帝時始置縣也曰南陵以在霸陵之南故初謂

之南霸陵蓋縣後即謂之南陵也志似誤當從史記表及木紀觀下雲陵昭帝初置三年始置縣平陵昭帝置至宣帝時始置縣可證也又注師古曰三字古字上他木尊師字沂音先歷反沂字無此音因下宏農縣析縣注析音先歷反五字誤衍於此也

左馮翊

壽昌案徐鉉說文注馮本音皮冰切經典通用爲依馮之馮今別作愚非是王莽傳分改左馮翊曰前輝光後又分其郡二曰胡尉光尉本志不書說見前

高陵

壽昌案水經渭水注引晉大康地志謂之高陵閻氏若玻璃左馮翊治高陵而韓延壽傳有行縣至高陵語則必非郡治也壽昌案二輔黃圖漢武改緡三輔時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注治長安城中惟二輔皆有郡尉如謂郡京輔郡尉治華陰左輔郡尉治高陵右輔郡尉治郿韓延壽時爲左馮翊由長安城出行縣故云至高陵也

百陽有鐵官

續志云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壽昌案食貨志下有云不出鐵者若小鐵官又云使使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又云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又云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督往往即治郡國鑄錢又云元

封元年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又云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又云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蓋鐵官之置實始前漢雖在郡國而仍屬大農至中興後始專屬郡國耳臨晉莽曰監晉

壽昌案莽於縣名臨皆改爲監而下一字多仍之或以其子臨爲太子故爲之諱而取守曰監醫之義乎雲陵昭帝置也

壽昌案昭帝紀追尊趙婕妤爲皇太后起雲陵注文類曰婕妤先葬於雲陽是以就雲陽爲起雲陵元始三年紀云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是雲陵初即在雲陽縣至三年徙民實之始別爲陵縣也雲陽

注鄭音穰壽昌案禮九門踈攘以畢春氣音穰之穰當作攘右扶風案王莽傳莽改右扶風曰後丞烈又分其郡二曰扶尉列尉班志不書

郭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鄧水出東南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元和郡縣志鄠縣下引志古扈國有戶谷戶亭注遠孫遂疑此本國上脫扈字扈亭扈字傳寫例在亭下說亦近是壽昌案此本言鄠爲古國名自有扈谷亭夏遂名扈以夏啟所伐證之語自順也

且志注古國者甚多如隨與郢皆止注故國二字他亦不悉舉
即正義所引亦非志原文志於郢下不得有縣字也觀集解
索隱所引志各異可證注云郢水出東南續志作豐云豐水
出注云左傳曰康有豐宮之朝杜預曰有靈臺康王於是朝
諸侯然續志亦別出郢字如杜陵云郢在西南注云杜預曰
在郢縣東汝錄注曰錫在郢水東郢在錫水西是即此郢水
也書禹貢澧水攸同作澧周語至於豐作豐皆此郢也蓋在
邑爲郢在水爲澧在山與富則爲豐本一地名循之姚察訓
纂云戶冠郢二字也古今字不同耳

郁夷

詩周道郁夷顏注曰小雅四牡詩曰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
字壽昌案詩釋文引韓詩作倭夷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
詩周道成夷孫興公天台賦陸倕公石闕銘注同顏延年
北使洛詩威遲良馬顏注韓詩曰周道成遲或疑郁夷爲魯
詩顏誤作韓壽昌謂爲魯詩無據班世習齊詩或疑齊詩說
也郁倭以一聲之轉夷遲本一聲通假耳

雍

續志注引帝王世紀曰秦懿公徙都王氏念孫之注惠公當
爲惠公庶古德字惠字近而誤是也

隴

續志隴作渝

注陽

續志注引詩諸曰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即詩所稱周原
隴無也今 嚴監各本注引宋氏祁曰詩作當作詩曰壽昌
案注云齊詩作自杜正當爲作不當爲曰益朱景祐本漢書
此注杜水南入渭下有詩曰自杜四字今各本脫去必宋本
注有作詩作者宋氏校此注非校顏注也

平陵

壽昌案此昭帝陵也紀注引臣瓚曰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
里宣帝紀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嘗百萬以上徙平
陵蓋平陵初附長安至是始爲陵縣也

宏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

壽昌案武帝本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曰故關爲宏
農縣不言置郡也水經河水注漢武帝元鼎四年徙關於新
安縣以故關爲宏農郡趙本作縣則本紀宏農縣之縣字或
誤也惟三年作四年則恐志誤宜從本紀而元鼎以前廢何
郡志失書或寫脫也

宏農衙山領下谷澗水所出

段氏玉裁曰衡嶺之作衙山領乃衡誤爲衙嶺析爲山領也
古嶺祇作嶺字本嶺內可證高帝紀文穎注曰是時函谷關
在宏農縣衙嶺而史記項羽本紀注誤衙山字水經注河水
篇引地理志曰澗水出衙嶺下谷郡國志宏農下曰澗水出
劉注云前志出衙山嶺下谷亦衙山字可合以正譌戴超二
家依漢書誤本改水經注爲衙嶺者非也壽昌案錢氏姑徑

改原文作衛領下谷趙氏一清故水經注仍作衛領并未作
衛段先生殆記蕞校本遂誤及於趙也

河東郡莽曰兆陽

壽昌案水經涑水注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東郡
王莽更名洗隊

安邑 倚氏

壽昌案水經涑水注曰涑水西南逕鹽縣故城又云本司

鹽都尉治領兵千餘人守之又云故杜預曰倚氏有鹽池後
罷尉司分倚氏安邑置縣以守之是兩縣故秦之鹽鹽縣治

也

蒲反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縣故蒲也應劭曰秦始皇
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晉文公以昭秦秦人還蒲
於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薛瓌注漢書曰秦世家以
垣爲蒲反然則本非名蒲反也然史記秦本紀魏世家俱稱
蒲坂則其名亦舊矣郡國志作蒲坂

陶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

本書武帝紀帝行東將幸熒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
聞喜縣蓋桐鄉本左邑縣鄉名即以鄉爲縣也壽昌案水經

涑水注曰司馬彪曰涑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洗亭也
是左邑下莽曰洗亭四字係錯簡宜改入聞喜下洗亭之作

兆亭則洗字奪去水旁也又案武公據詩請當作成侯

臨汾

壽昌案莽於漢縣名臨字者或改作監或別改兩字獨此與
下臨湖臨沂臨洮臨縣未改蓋莽好信五行小數以漢爲火
德比國縣皆水旁又臨爲其子名取水克火之意故不改耳
此外涇涿郡之臨鄉未改名蓋莽視鄉制甚崇於西都分六
鄉於東都則曰保忠信鄉也

襄陵有班氏鄉亭

壽昌案水經汾水注襄陵縣故城晉大夫卻擊邑其地有鄉
氏鄉亭雖與班字近而誤也

太原郡秦置

壽昌案秦本紀莊襄王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初置
太原郡注正義上黨以北皆太原地即上三十七城也本書
高帝紀二年九月置太原郡蓋因秦之舊時并置上黨郡則
志所云領縣二十一絕非秦時三十七城之舊也故漢初又
爲代郡文二年又分爲太原國五年復爲代國武帝元鼎二
年復爲太原郡

孟晉大夫孟丙邑

續志注作孟都

京陵

師古曰卽九京續志注曰禮記曰趙武從先大夫於九京鄉
康成曰晉卿大夫之墓地京字之誤當爲九原壽昌案水經
汾水注曰其故京尙存漢興稍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是直

以京爲原矣

廣武

壽昌案後漢以屬雁門見續志又案續志河南尹下梁有廣武城注引西征記曰有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湖漢魏與項籍語處是後傳阮籍登廣武之歎即其處非此廣武也

上黨郡秦置

壽昌案史記韓世家桓惠王十年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本書高帝紀二年九月置上黨郡亦因秦舊也又案郡有上黨壺口石研天井四關杜業傳左遷上黨郡尉是治上黨關者也疑有有都尉三字脫去

子周史辛甲所封

水經濁漳水注引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向子孔晁注向子即長子之也古史記趙世家師古注長讀爲長短之長蓋以長於所居得名今俗爲長幼之長非也壽昌案長秋見春秋時商辛甲封自文王時已稱長子則顏說非是且經典釋文長丁又反合諸竹書作尙則長字讀上聲亦已久矣

亦備

注師古曰屯音純水經濁漳水注云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叔於純蓋是也顏音注本此而宋氏祗曰音純當作音

純不知何據

靈關

注黎侯國續志注云文王戡黎即此壽昌案注云汴水東至朝歌入淇是國與殷畿近故祖伊開載黎恐而告紂也在周時與衛近故黎侯失國而寓於衛也黎被文王戡後至周中葉而始失國則周文王戡而未滅之也可知

隋氏

續志隋作倚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漿陽入河過郡三壽昌案注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漿陽疑傳寫錯誤案水經沁水注沁水南過穀遠縣東至漿陽縣北東入河又云河水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西來注之漢志無武陟縣即河內郡武德縣境漿陽在武陟對岸正漢時武德縣西境穀遠屬今山西沁源縣漿陽今榮澤縣入河水道皆使水經注悉本班氏所言則本志必非錯誤也

河內郡并曰後隊屬司隸

壽昌案後書伏湛傳王莽時爲後隊屬正即此所屬懷縣莽又特名曰河內蓋莽易郡名而以郡名其縣此類甚多不悉錄又案昭帝紀元始元年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注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京師司隸所部壽昌案司州晉制而漢無司州屬司隸亦恐是後漢之制觀昭紀及張敞傳似三輔亦屬冀州

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州杜注今州縣昭三年晉侯請公孫段曰賜汝州田杜注州縣屬河內郡史記韓世家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州今在河內案當時三晉分晉之南陽趙得溫原魏得脩武韓灼州即此河內郡也水經沁水又東過周縣北注縣故周也蓋水經多以州為周如武周泉周之類

其

注子孟康曰共伯人為三公者也蓋即竹書紀年內之共伯和水經注共讎共和故國左隱元年鄭太叔出奔共杜注共國今汝郡共縣

脩武

注應劭曰晉始敗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脩武臣瓚曰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至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師古曰瓚說是也壽昌案續志脩武有南陽城即應氏所謂今南陽城也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于南更名南曰脩武此當為改名脩武更在瓚引韓非書之前

樓嘉

武帝紀元鼎六年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壽昌案即取易有嘉折首復匪其醜之義

陸德水東北至信成人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續志陸作林荀子強國篇秦地東在韓晉踰常山乃有臨慮

楊慎注臨慮即於慮注引應劭謂避漢帝名改曰林慮是也臨林則音同而陸書也國水胡氏謂以淇水當之非也錢氏姑蘇校地理志運改國作洹亦嫌專輒案地形志林慮有陵陽河東流為洹太平御覽引隋書曰洹水出上黨涉氏縣東過澤虛於洹之安陽河水經洹水云洹水出上黨涉氏縣東過澤虛縣北合此數說似洹水即洹水也不宜擅改正文耳又錢氏引水經淇水注云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今過放水經注無此兩語全氏祖望地理志稽疑云秦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為郭口津一作國口一作谷口今檢水經注并無作國口谷口等語蓋全氏欲借以證國水而不免附會至錢氏所證張甲河則水經淇水注明云洹河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終故積合阻深隄高郭無復有水矣是張甲河至東漢已枯故迹無攷雖元豐九域志云相州彰德軍林慮縣有張甲河洹水云云不過舉其名實無其水也

壽昌案水經各書有黃澤無內黃澤之名水經淇水注東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對黃澤續志曰縣右黃澤者也地理風俗志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說文衄水出黃澤縣東入黃澤志當是內黃下脫去入黃二字也後放王氏念孫錢氏姑舊主此說

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

汪遠孫曰鄉當作卿引趙氏一清曰王莽傳更名河南大尹

曰保忠信卿葬所改是官名非地名且葬方營建東都恢宏其制豈肯改郡為鄉鄉字是鄉字之誤善昌案葬傳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又曰常安西稱曰六鄉曰以東都制如長安故亦改爲鄉特設鄉以重其任葬之改地易官極爲繁碎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正以東西兩都爲畿輔地各立鄉名以示異不得以改郡爲鄉爲自小其制也況班氏此注所引皆地之沿革不能旁及官制即顧紀漢官亦止作有某官而已志凡葬曰云云皆志其地名從無引及葬官之例全志可證至葬傳所改之保忠信卿卽此鄉之鄉彼官名此地名也

雜考

注師古曰魯書云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住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善昌案此引魏志裴注引魚豢建路之詞也或有舉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榮雒雍州其浸渭洛兩字截然不紊此豫州川本作雒非光武改者楊氏慎剛引左傳僖七年伊雒之戎宣三年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謂在後漢前已作雒不自光武以駁魚氏又有引蔡邕石經殘碑多士作雒注周禮注召誥作雒謂鄭祭諸不擅改經文也愚謂周禮之傳之作雒安知非後漢改書乎周禮豫州作雒雍州仍作洛者正以光武建此禮於洛陽原止改洛陽爲雒於雍州浸無與也石經殘碑後漢臣子所書也光武制書在錄非擅改也班志除雒陽外於虜氏混流皆安設成下皆書

雖入書上地歸德直路左馮翊下皆書改所以光武祇改伊雒之雒也經書亦有未盡改者如易之河洛書禹貢之伊洛道洛多士之洛邑洛食皆洛不能謂詩既彼洛矣公雍州水故然也且世亦無後漢時書安知非後世改還耶說文亦後漢臣故於洛字下止稱左馮翊而於雒字下釋爲馮翊不稱豫州水也大抵光武好讖緯之學故卽位於鄴更名高邑此改洛爲雒必有明詔惜史闕未載魚豢去後漢近言必有據惜未能取證致來後人駁詰耳

祭陽

水經濟水注云王莽立爲新隊備周六隊之制是注脫葬曰

新隊四字

儀師

續志儀作儀

成京故虎

師古注說曰獸年壽昌案穆天子傳本作虎牢顏注作獸者避唐諱也唐亦作武牢上故虎牢三字班氏自注故不世

志泉作琴

梁惠狐聚秦滅西周徙其君于此陽人聚秦滅東周徙其君于

此

史記索隱西周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武公卒而立爲秦所遷而東周亦不知其名號戰國策雖有周文公亦不知滅時定當何王括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惠狐聚也陽人故城卽

陽人叛也在汝州襄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君地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襄縣西南十五里今洛陽伊闕縣也案思瓜陽人傍在三城之間

襄郡

史記索隱謂郡大梁濮陽黎陽并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是漢之際屬楚國高帝五年屬漢後仍其名不改

注平

案泰山郡又有注平蓋注平正當注山平處若則在山東北境也宋氏補於此注曰注當作注於注亦注曰注當作注謂昌案續志注平入濟北國與泰山之注皆作注則注字之俗省也史通世家敗林人於注案林為林胡當蓋趙北境不在此史記山不注疑蓋亦作注其字从帥不从廿莽曰功崇案莽傳封其孫宗為功崇公即此

黎

注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壽昌案上黨郡壺關注應劭曰黎侯國也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孟謂此為黎國即今黎陽臣謂謂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知孟說不足據宜從應說又案水經注孤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世謂之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詩所謂胡為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即此地也下城房小阜魏洪陽郡治也是或為黎侯所寓之地因而名之必北其故國也

清

注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壽昌案高后功臣表有樂平簡侯衛毋擇孝武外戚恩澤侯表有樂平侯霍山注曰東郡大樂平既為後漢章帝更名何得高后即以封國宣帝復繼之表又問注東郡即不能移他處至清本邑之封則高帝時封空

壽良

續志曰春秋曰良壽昌案王莽傳兗州牧壽良卒王閭羣莽曾分壽良為郡矣

腹臨

史記管蔡世家云封叔武於成索隱云地理志虜邱縣有成汝城壽昌案志無此注疑脫漏也

陳國郡武帝元年置

壽昌案郡始屬梁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以濟川王孝王之千明節此郡地也明在建元三年以置陳除為郡此云元年或脫上下建三兩字也武帝時已廢以元時不能空言元年兩字又案王莽傳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邱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邱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新隨新隨故梁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至後漢為郡始稍復故而梁國之舊改名考城者轉屬之淮陽之固謂其改名益歲占淮陽之扶溝亦屬之於莽所改又加參錯也

時

左傳作郟

潁川郡莽曰左賦

齊昌案王莽傳左隊大夫王良後書郭惲太原大夫蓬竝

郎在此

陽翟

史記夏本紀禹辭舜之子商均於陽城注劉熙曰今潁川

陽城是也齊昌案不云陽翟者蓋古無分縣夏之陽城或兼

有後之陽翟縣境耳續志性引汲冢書禹都陽城

定陵有東不羨

左傳昭十一年城陳蔡不羨齊昌案陸氏釋文云漢書地理

志作更字是唐本漢書有因漢字音近而譌作更者矣

許故國姜姓四岳後太岳所封為楚所滅

齊昌案韓非子許恃楚而不聽魏楚攻宋而魏滅許則似許

附于楚而滅于魏也韓非戰國時人當較班說為確考於世

族譜亦云楚滅之者承班志也

偽版

左傳僂作郟續志作陽注引李奇曰六國曰安陵蓋安郟僂

轉音也

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四年更名郟公

齊昌案恩澤侯表周子南君姬嘉以元鼎四年封至元帝初

元五年更封其嗣君延年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是武帝

封君元帝始封侯也成帝被和元年進爵為公地滿百里是

進公或仍故地也元始四年為郟公則更封於郟也趙氏一

續水經注釋據後書黃琬傳封郟鄉侯注云說文郟潁川縣

也漢潁川石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郟袁紹亦封郟

鄉侯

汝南郡高帝置莽曰汝汾分為賞都尉

齊氏召而曰汝汾當是汝墳之鄉賞都尉當是賞都郡之屬

蓋莽改曰汝墳郡又分置賞都郡耳錢氏大昕曰王莽傳有

賞都大尹王欽則賞都乃郡名後人妄改尉耳宜祿縣莽改

曰賞都亭此亦賞都為郡名之證齊昌案齊錢二說是也汝

南故為汝墳地於汾無涉謂下女陰莽曰汝墳可證特既改

郡曰汝墳無緣改與對同名或女陰之汝墳下有亭子耶亦

經注作汝墳

富波

齊昌案水經淮水注引十三州志云富波縣漢和帝永元九

年分汝陰置多波塘以稻故曰富波縣也今案此志已有

富波列縣之第五亦有女陰列縣之第十四并無分置富波

之說何得至和帝時始有富波又案東觀漢紀光武封皇考

孺子為富波侯後書王朗傳建武二年從平鄉侯改封富波

是皆在和帝前足徵富波說不足據而隸氏亦誤證也波則

波古通女即波本字

關陽

齊昌案說文關陽名夙音關音陽其音封紐反無可

疑者因舊本於孟康音注羣紅二字於是廣韻釋文及未時音韻各書皆有扶柳切一音皆因此志音糾而誤也幸明監本從古善本暫得紅反二字則字始有正音正字通亦引志注孟康曰音糾紅反蓋明時猶見舊本也洪亮吉漢魏音

魚部爾讀若絳攬云鯛無對音當屬後人以康音反作對紅後寫又脫紅字也錢大昕校亦同乃王氏念孫痛駁錢說牽引附會說爲七證力主音糾謂明監本不足據究於鯛字何以必感音糾之義無一確證稍與詰難皆成粉碎矣夫執東

幽合韻之說則有音糾何字不可通乎使字無定音音無定義文人鈞奇疑誤後學且爾雅鯛一作鱧豈鱧亦可有糾音乎又有謂鯛魚名可音同鯛陽地名必宜音糾者不知鯛陽者鯛水之陽也鯛之名水曰因水多鯛魚取義其於糾音

又何居乎趙氏一清水經注釋謂孟康音糾此是較誤師古章懷並承其失壽昌案顏氏家訓勉學篇有云一人新得史記音誤反顛項字項當爲許綠反錯作許綠反遂謂從來音專地當音專翻耳久乃知其誤若舉鯛音糾之例少加牽

附即讀項爲翻何不可通之與有竊謂地理之學不能盡古萬不能泥古即說文徵之穰之爲鄆澗之爲鄆許之爲鄆息之爲鄆廢之爲部不取不字求之幾疑漢志無此地名也至於音注有正亦有古今異呼雅俗歧稱者即如浙之屬師

古于高紀則謂蘇林音嗣如氏音持益反兩音並同於吳尚傳則音部益反於莫喻傳則音宜益反及鄜商傳則音歷而

本志鄆縣又取如說音鄆之蹟一字而一人音之已舛互如此又如南陽郡下雋縣之屬本鄆字傳寫之誤師古乃注音屋而廣韻集韻居然有一鄆字矣

吳房 注孟康曰本房子園萊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閔以弟夫概奔楚楚封于此爲堂給氏以封吳故曰吳房壽昌案據此以封吳下應有王弟二字水經汝水注云又東遷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勝人居之故曰吳城也吳房得名相似

細陽 壽昌案水經汝水注引地理志曰細水出細陽水東南入潁今志無此語殆傳寫脫也

上蔡 壽昌案汝南以平輿爲郡治程方進雖爲上蔡人曰其父爲郡文雖已給事太守府爲小史則在那時多或亦遷居於平輿矣閔氏若據四方進傳後有葬於其汝南先家並鴻隙大

隙不以爲佳乃進奏罷之郡中追怨云云遂謂上蔡爲郡治而平輿與汝南涉影附又案水經注平輿音汝南也本汝南郡治皆無治上蔡之語

定陵 陳氏曰志云至新蔡人淮疑誤漢縣在初蔡汝陽之東汝陽即今河南汝陰府治新蔡則今府東南新蔡縣汝陰并曰

汝水經汝水東至原鹿縣南入莊鄭注引杜預釋地曰汝陰有原鹿縣即今安徽潯州府治是其地在汝陰入淮不當在新蔡人淮明矣過潯州者南陽河南瀘水汝南也又案水經汝水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定城王氏雜志據此云下脫莽曰定城四字竊謂不然潯州郡定陵下有莽曰定城兩郡縣名同豈莽改名亦同當是鄭注誤以莽改潯川之定陵遂移到汝南之定陵耳未可據增四字蓋昌黎韓氏所引水道甚詳且確獨駁王氏與水經注之誤向似是而非耳案志注莽曰定城四字本在此定陵下誤寫在潯州郡之定陵下鄭氏所見漢書或不似今本之誤耳今本漢書如宏農郡下有二鐵官在龍池六字而宜陽下復誤添在池池有鐵官也七字析下有析音先歷反而析下已誤入此五字此類誤甚多難悉數

南陽郡秦隄莽曰前隊屬荆州

晉書秦王莽傳前隊大夫甄學前隊屬正梁邱賜即在此又詔左隊大夫王翼率十餘眾追指前隊醜虜即指光武起於南陽也以今地望測之疑當屬豫州秦晉鑿齒襄陽記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爲屬荆州此是也

宛故中伯國

王氏鳴盛云據程義傳云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臨至宛若南陽太守治宛則不得言行縣至矣知宛亦非太守治也蓋昌黎南陽都尉治在鄧習義以都尉行太守事由都尉行縣

至宛也王說欠審

雒衡山澗水所出東至郟入汝

案水經注汝水下云汝水又東得醴水口水出南陽雒縣亦云得源雒衡山即山海經稱曰雒陽氣以爲南岳非也馬融廣成頌曰面臨衡陰指謂是山在雒縣界故世謂之雒衡山又云醴水東逕郟縣故城南左入汝山澗澗曰醴水東注於汝水也齊氏召南謂漢無郟縣當爲郟字之誤極是醴即醴兒虔喜志林他本作澧者誤雒即今南陽府之南召縣也顧注引太康地志云云疑不可據而水經注汝水下云醴水又西南逕雒縣故城南又云光武獲雒於此山以爲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案此志南陽郡已有雒縣何云至光武始立名耶此亦與太康志同一不足據矣又案郟本無此字類注音屋屬韻集韻有郟字注并云地名在南陽皆承顏氏之誤也

宿松羅忠濟校

北平史悠威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地理志第八上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十二年復故

壽昌案臨江郡之郡應作國稱郡者謬也史記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劉賈與盧綰擊敖子尉死以臨江爲南郡景帝二年立子闢爲臨江王兩年死又立子榮三年死國除更爲南郡是臨江竝無稱郡時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

壽昌案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班蓋引用史記此語故亦多一我字未刪去

臨沮馬賁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

壽昌案賁字記今襄州南漳縣峽州遠安縣並漢臨沮縣地師古曰沮水卽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左傳昭十二年楚遷許胡沈道黃申於荆杜注荆荆山也輿地廣記謂

在今南漳縣東北荆條二州於是分境壽昌成豐戊午年

舍弟福昌官南漳令迂道視之周禮縣境北至荆山山勢險縣地約八百里極爲遼闊楚當日容六小國之衆於斯信

非虛語

秦水經云沔水又南過郢縣東北注云沔水之左有臨澧周迴二里餘高一丈六尺卽崎亭也縣故楚郢也秦以爲縣高帝十一年封黃極忠爲侯國縣南有黃家墓墓前有雙石闕雕制甚工俗謂之黃公闕黃公名尚爲漢司徒壽昌案郢有騎音故遺名郢孟注音忌者是也高帝功臣表郢厥侯黃極忠卽此後書周舉傳司徒黃尚字伯河當順帝永和初年時稱司徒去失字則建武二十七年事也

壽昌案

案下江夏郡西陵有雲夢官此兩官字 殿監各本俱正作

官壽昌案宋洪邁容齋隨筆續集引作雲夢官入漢郡國諸

官條內四筆雲夢澤條內亦云漢志有雲夢官宋熈氏西漢

會要宋王氏玉海所引皆同足證宋本實作官不作宮此疑

亦如南海郡龍浦官九江郡破官湖官之類未可輕改作宮

也又案晉志南郡編下有有雲夢官四字則晉時尚存此官

續志作部

高成淝山流水所出東入縣

壽昌案高成水經注作高城縣水經作油水經云油水出武

陵房陵縣西界注云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

淝水合水出高城縣淝山東逕其縣下東至房陵縣入油水

也段氏玉裁謂淝油同音而絕不相涉絲在江北而南入南

郡高成華容在江北也油水入江在江南而北入房陵在江

南也水經注誤壽昌謂至今四川龍安府尚有江油縣之名而絲之稱名絕矣

江夏郡高帝置

通典秦屬南郡漢高祖分置江夏郡壽昌案江夏郡見秦楚之際再表本書吳芮英布等傳

獻世子國

續志云侯國注引杜預曰古邳國在東南有邳城而雲杜注引應劭曰左傳若敖取于邳今邳亭是也續志雲杜注引杜預曰縣東南有邳城故國據此邳故國當在雲杜邳即邳杜氏因兩縣分注一國故變文爲邳也軌仍從班白注作邳子國爲是又案水經注淮水下云又東北逕高城南故國也高城卽高成屬南郡是當時楚國故地亦廣矣壽昌案軌从大說文車輪也从車大聲今从大書誤後書王霸傳朔子符封軌侯注軌縣名屬江夏郡軌音大卽此

雲杜

水經注沔水下云禹貢所謂雲土夢作又故縣取名爲壽昌案土杜古通毛詩自土沮漆齊魯詩俱作自杜毛詩徹彼桑土釋文引釋詩作桑杜是也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焉

案水經決水注云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壽昌攷志中廬江郡無金蘭縣卽九江揚州亦無此縣名班氏說於此郡下載爲淮

水所出則兩漢時縣未廢可知是或傳寫脫漏言絲郡同所領縣核之較百官表及本志後序之數尚少九縣此或亦其一也

居巢

案此卽范增所產地史記作鄆稱居鄆人范增是也續志注引皇覽曰范增家在鄆東

灤

續志作潛水經注灤水下云灤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灤山圖繞太山爲霍山郭景純曰灤水出焉縣卽其稱矣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符元年復故

壽昌案高帝初封子厲王長爲淮南王文帝六年長以罪廢國除爲郡十六年復以厲王子安王淮南武帝元符元年安以罪死國除更爲九江郡

浚道

續志注引左傳哀十二年曾吳於棠皋杜預曰在縣東南蓋後漢併首臺皋與浚道爲一縣矣又晉志浚作遼

博鄉後國莽曰陽陸

壽昌案本書王子侯云博鄉簡侯交元帝時以六安繆王子封卽此續志無此縣則併省矣水經泄水出博安縣注云地理志之博鄉也說文泄水受九江博安洶波入氏是博鄉於後漢曾更名博安何時無攷惟洶波與氏九江郡志無此水水經鄆注亦無之

曲陽

壽昌案水經注淮水納洛川于西曲陽縣北逕西曲陽縣故城東下邳有曲陽故此加西也案東海郡有曲陽常山郡有上曲陽鉅鹿郡有下曲陽據水經注則此原稱西曲陽今脫西字耳續志作西曲陽

山陽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為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為郡壽昌案郡初屬梁國景帝封梁孝王子子定為山陽王王薨國除為郡武帝天漢四年以其地封于韓昌邑王宣帝本始元年國除復故元帝元年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成帝河平四年國除復為山陽郡

湖陵

水經注泗水下校本注云攷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湖陵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又郡國志高平侯國故萊音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

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蓋光武中興凡莽所改即不行用至章帝改湖陵為湖陸改彙為高平偶與莽同以莽不足道故直曰章帝更名耳光武永平二年以臺湖陵益東平國見光武十王列傳注云臺縣一名高平其正文及注兩臺字皆彙之譌是光武時仍漢之舊稱也湖陵章帝已後則稱高平湖陵也今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湖陵下云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陵此條舛誤者八泗淮當作淮泗

一也通于河當作通于海二也水在南當作潁水在南三也尚書二字當在禹貢二字上不在應劭曰下四也應劭時稱湖陵已久所引應劭語宜為地理風俗記湖陸縣之文一名湖當是一名湖陵校漢書者妄刪陵字以起下文有陵字為更名耳五也倉當作蒼六也為湖陵侯當作湖陸侯七也更名湖陵當作湖陸八也壽昌案漢志此注得此校始極詳厥惟今案後漢書光武紀東平王蒼傳章懷注樂史太平寰宇記俱作湖陵縣二正作湖陸者殆皆承應劭之舊也史記及說文作湖陵湖古通用

瑕邱

壽昌案名勝志嶧陽山在今嶧陽縣西三十里巔以此名本漢瑕邱縣隋避先聖諱故改之據此知避先聖諱在隋已然濟陰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

壽昌案景帝中六年封梁孝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即此王死無子國廢或謂為郡抑仍屬之梁惜志未詳壽昌謂此必為郡不屬之梁也觀濟川王廢國除為陳留郡濟東王廢國除為大河郡皆不以還之梁國可知也至宣帝甘露二年更為定陶國黃龍元年復故成帝河平四年復為定陶國宣帝建平二年復故此志更名定陶一語似未完定陶宛句莽改定陶曰濟平宛句曰濟平亭壽昌案後書耿純傳文又為莽濟平大尹是莽曾析濟陰為

濟平郡矣

沖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

水經注始皇二十四年置泗水郡本姓高帝四年更名沛

鄆并曰單據孟康曰音多

壽昌案鄆或也八邑單聲音多寒反亦無可疑者因傳寫本

脫去寒反二字已久故史記注水經注及本書注皆承其誤

亦有淺識妄刪去者幸周緣傳內有蘇林曰音多寒反七字

尚存漆室一燈防監本從舊善本照錄淺雅隆本自云準宋

本校榮亦音多寒反今殿本從之蓋得宋善本校者沈氏

擇旃主其說全先生祖望亦取之全氏固精讀學者也王氏

念孫痛駁沈全兩家動謂明監板不足據而勿通邪經究於

鄆字形聲義訓何以必當音多毫無確證更不足加詰難也

惟案本志鄆下云莽曰贊治師古曰讀皆為鄆而莽呼為贊

治則此縣亦有贊音今鄆并曰單城則宜亦為單音矣將柯

郡母單師古曰單音丹正音多寒反也又案莽改縣名除名

義全改外如長安為常安襄陽為相陽改字不改音五街為

吾街增書而雷音補為汴都成爲告成去邑而雷音鄆之作

單亦去邑而雷音者也本書功臣表餅侯孫單史表作孫鄆

是單即單益可證王氏又謂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

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壽昌攷此語

殊不然志中如平原郡殷虛昭曰音通垣反濟南郡老單昭

反左傳釋文壽如渚音取食反如爲魏人蘇林亦魏人與昭

同時又會稽郡之大末孟康曰大音如聞反皆其證也又案

宋氏謂曰單當作雷蓋承水經注作雷城之誤其實雷鄆截

單之半字而譌耳若添一雷音則歧途又歧矣

芒并曰博治

案水經睢水注作博治

城父夏肥水東至下蔡入淮

壽昌案水經淮水注縣故雋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

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矣又云夏肥水自縣東逕思義

縣之故城南又云水出分爲一流南爲夏肥水北爲雞陂夏

肥水東流右合雞水之出雞陂東流爲黃陂又云雞水右合

夏肥水而亂流東注俱入于淮

漂陽

如氏曰漂音票各本漂作漂票作票惟毛氏本汪明盛本作

漂音票是也丹陽郡有漂陽音票各本是涉彼而誤也

魏郡高帝置莽曰魏城

水經注漢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後分魏郡置東西部

都尉故曰三魏王莽傳魏城大尹李嵩治此

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

館陶縣東東北出本書溝洫志曰自塞宣防河復北決於館

陶及東郡金匱上使河隄誤者王延世案之三十六日懷鹿

又云漢文亦歸屯氏故澗水之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自後
魏注皆稱屯氏別河以別於舊屯氏河也班氏時屯氏河已
絕斯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者疑別字也地在屯氏下

內黃

顏注從贛駁應然贛亦未定指內黃在何地也案水經淇水
注白澗又北左合澗水又東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右對
黃澤郡國志曰縣在黃澤者也又云史記曰趙廉頗伐魏取
黃卽此縣澗水注云又東逕柱人山東卽至內黃縣又云又
經內黃城南陳留外黃故稱內也東注白澗是內黃在白
澗西應所稱黃澤在西者亦是也特誤引矣晉會于黃池一
事耳

梁期

水經濁漳水注云漳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城梁期
在鄴北俗亦謂之兩期城皆爲非也壽昌
注引張晏說作梁其案隱云洪當作梁晉
鄰前至梁溝卽此

卽委侯國莽曰卽是應劭曰表音非

壽昌案莽曰卽是則表之爲非音益信王
武始漳水東至邯鄲入漳

壽昌案漳水不得復云入漳段氏王裁讀
山海經北山經曰又北三百里曰神鷹之
流注于歐水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澗水發

下泉源奮涌若淫之揚湯矣其水冬溫夏冷
謂之合河劉昭續志補注引水經鄴西北澗水
澗亦合漳之大川也與此注合又案寰宇通志
州西 大清一統志澗水源出廣平府磁州神鹿山東北流

經邯鄲縣東則注所云東至邯鄲也武始在今彰德府武安
縣南據一統志 皇朝通志水道提綱俱無入漳之說則水
道遷徙不常不能以今繩古也

鉅鹿郡

壽昌案後書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邵彤亦舉郡修注引東
觀記曰王莽分鉅鹿爲和戎郡此志郡下無莽曰和戎四字
南緣

壽昌案王子侯表南緣侯功臣表蕭何六世孫南緣長喜
皆是也續志緣作釐南緣不當稱於河北此因緣字近而譌
案光武紀作南緣注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卽其地其後南
徙故加南

鄴

劉氏敞曰衍文益誤連上皆字讀又誤切鄴作縣字也壽昌
案貫別一縣名鄴則續志之鄴也光武擊銅馬於鄴卽此章
懷序俗本多誤作鄴又案鉅鹿郡領縣二十皆鄴爲行則止
十九縣矣

新市莽曰市樂

水經濁漳水注作樂市

堂陽

注引應邵曰在堂水之陽水經濁漳水注二

陽故城南應劭云云穀梁傳曰水北為陽州

更無別水惟是水東出可以當之斯水蓋命

據此長蘆水與堂陽水為一過堂陽則謂之

常山郡高帝置

案月表項羽封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而

國惟趙國有此縣蓋常山在高帝初本二

八縣是必各縣有分置處也

元氏

師古注引詞賦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

元城注應劭曰建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

兩公子皆名元皆以氏其邑亦可疑也

上曲陽

張氏晏謂恆山遼文帝諱常山壽昌案此

水者不獨漢於山名不諱亦以恆山作常山

水作常水人幾不知何水也

石濟津又云宋元嘉中遣輔國將軍蕭斌

壽昌案此濟水非四瀆之濟也殆以石濟

一稱雉衡山也王氏念孫謂石字衍疑未

云河水又遼東無鹽故城北河水於是

石濟津又云宋元嘉中遣輔國將軍蕭斌

長蘆水東逕堂

今于縣故城南

堂水之兼稱矣

堂水也

志常山郡無襄

五城此志祇十

氏壽昌案魏郡

而遠氏焉趙魏

中猶作恆山

人猶知之以恆

名猶雉衡山

案水經河水注

津之名亦謂之

靈朔將軍王玄

談北入宣城將軍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今案常山在北屬

燕為河水所經不得為兗州之濟水所出也合之水經注

石濟名與地勢脗合不得如王氏乙去石字也

鄙高祖即位更名高邑

宋氏謂曰高祖當作世祖是也後書光武紀建元為建武改

部為高邑 殿監各本俱作高祖誤

清河郡高帝置

景帝中三年封子乘為清河王武帝建元六年國除為郡元

鼎三年徙嗣代王義王清河宣帝地節四年國廢為郡元帝

初元二年立宣帝子竟為清河王永光元年徙中山國復為

郡

靈莽曰橋

水經河水注作橋亭

涿郡莽曰垣翰

案水經聖水注涿縣王莽更名垣翰蓋涿縣附郡治故同郡

改一名也

故安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并州涿水亦至范陽入

涿師古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涿也

壽昌案周禮并州其浸涿易水經易水注引地理志曰易水

至范陽入濡又引許慎曰濡水入涿又水經注云北易至涿

郡范陽縣會北濡又并亂流入涿師古以亦字承上并州涿

而言故云易水而未審水經注所引地理本作濡水也然據

顧古注國下水上卷去一活字爲本已如是矣

鄭

壽昌案史記扁鵲傳稱勃海郡鄭人劉漢初郡縣原隸勃海

也

益昌齊曰有秩

案水經巨馬水注秩作秩而宋祁校本作杖或別有據

勃海郡

案史記封禪書作渤海本書武帝紀作泮海揚雄傳作勃解

說文解字作勃海皆轉寫不同非其異義亦非有譌也

十章

通典作安童宋氏祁校本謂千當作平不知何據壽昌案元

和志今滄州饒安縣本漢千童縣秦千童城始皇遣徐福將

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藥築此城方輿紀要輿地志云高城縣

東北有卅分城秦始皇遣童男女四千人至海求蓬萊不死

藥築此城僑居之號曰卅分漢因置千童縣據此則自唐以

來流傳古說其爲千非平爲童非章決矣

章武葬曰桓亭

案葬改涿郡之陽鄉曰章武故於章武改曰桓亭也壽昌案

桓亭 戰監各本俱作桓章

宋川

水經易水篇及巨馬水注俱作泉州

宣鄉澤國

本書恩澤侯表平帝元始五年封章鄉侯謝殷又案功臣表
有童鄉侯侯鍾祖太平寰宇記百童鄉亭亦童章字近而誤
也

平原郡高帝置

本書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自涪以北至徒駭開

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胡三省通鑑注平

原本齊地漢高帝置郡禹疏九河皆在平原勃海郡界壽昌

案據爾雅九河次序徒駭太史馬頰覆瀾胡蘇簡絮鉤盤局

津郭氏璞注但云徒駭今在成平縣胡蘇東光縣今有胡蘇

亭餘亦未注明所在惟於太史注今所在未詳而本志所載

如勃海郡下東光有胡蘇亭成平盧池河民曰徒駭河平原

郡下高平當以爲肩津般頰師古注引九河之鉤般此四河

之明載志中者也其他如太史釋文太作大詩般正義引李

巡曰禹大使徒駭通水道故曰大史爾雅釋文引或云太史

者史官記事之處章河書云太史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

州臨津縣西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馬頰郭注河勢上廣

下狹狀如馬頰釋文引李巡孫炎說并同本志云平原有高

馬河元和郡縣志馬頰河在德州安德縣南五十里又平昌

縣平昌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杜佑通典云馬頰在平原郡

平昌馬頰之異稱覆離釋文引郭云隨古金字注云水中

可居住往而有狀如覆釜李巡孫炎說并同通典云覆釜在

平原郡界導河書云覆釜在水靜軍阜成縣東經東光縣西

平

北或曰後世逢水恐即覆釜異得焉以逢與薄合此無入
之遺不能因名同而混合也輟郭注云水道簡易善正義

引李巡曰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
亭州界而設轉也志云篤馬河在慶雲縣南三十里即爾雅

簡河是也與本志平原言篤馬河之說不合繫郭注云水多
約繫釋文引孫炎說同引李巡云河水多山石之苦累古也

與地廣記簡繫在臨津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濕河古昌家
郝氏懸行爾雅義疏云秦漢志勃海郡南皮林曰迎河亭齊

乘云青州之南有大連澗澗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有曰
大河曰沙河皆溯古隄縣城南枕無棣縣北非簡繫等河歟

壽昌又案本志徒駭釋文及禹貢正義引李巡曰禹疏九河
以徒駭起故云徒駭孫炎曰禹疏九河此河功難眾懼不成

故曰徒駭成平縣今河間府文河縣東有漢成平故城胡蘇
詩正義引李巡曰胡下也蘇流也孫炎曰水流多散胡蘇然

東光今河間府東光縣有漢東光故城鉤盤釋文盤作般李
巡本作般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般故曰鉤般水經注河水故

渠川脈東入般縣為般河元和志棣州陽信縣鉤般河經縣
北四十里後書公孫瓚傳並出軍中冀河哀紹傳冠屯般河

章懷注即鉤盤河是又在唐字彙屬津注兩津水多厥狹可
隔以為津而橫渡釋文引李孫說同元和志德州安德縣屬

津沽河在縣南七十里平昌縣屬津沽河南去縣二十里案
高縣故城在今德州北壽昌縣本志及各地志及之碩氏所

云九河皆在勃海平原墳者甚確後世尋九河故道者得是
亦可得其大凡矣

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
案水經河水注引此文作行五百六十里此即行字

高唐

桑欽言澤水所出案志中數引桑欽言如屯留則引欽言絳
水案蘇林之水則本欽所說陸陽則引欽言淮水關丹則云

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台黎此則與水經河水注
引桑欽澤水出高唐之說同後世因此遂疑水經為欽所作

而就水經本注取證疑其不然河水注云桑欽地理志曰
是欽有地志一書無水經一也注凡申引水經所言每稱為

經不稱桑氏是其引桑欽說別為書不得忽稱經忽稱桑
欽自亂其例且未有方法其書而直斥其名者一也道元本

序中全未述及桑氏三也獨念欽之地理志屢為班氏所引
必極詳贍乃到向七略未經著錄班志藝文亦未補入豈有

所歎抑偶遺之耶諸所未喻因志引欽言坊議於此以誌其
者又案班公武曰欽成帝時人陳振孫主其說壽昌謂信為

成帝時則儒林傳中徐種授尚書之桑欽若長當即其人而
藝文志失載此千古一大恨事又據水經核之濟水過壽昌

則前漢壽昌縣光武更名又東至過臨濟則欽縣安帝更名
荷水過湖陸則湖陸縣章帝更名於水過永安則魏縣順帝

更名此杜氏通典之所疑也又水經云武侯縣又云魏興安

陽城注謂諸葛武侯所居總分漢中立魏時郡又云改信都
從長樂則晉大康五年也又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領城江
云赫連泉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鄰氏卑台歐耽士先生應麟
之所疑也於是謂欽非成帝時人并非漢時人疑班氏所引
又別一桑欽也而歐陽氏元謂隋經籍志水經三卷舊唐書
崇文總目但載水經無撰人姓名獨新唐志稱桑欽作時崇
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志同時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
也又經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肥烈託孤於孔明之
地也今特著於斯殆蜀漢間人所為且言北縣名多曹氏置
南縣名多孫氏置未暇一二數也故有以為水經與注相清
者又以為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爾雅之類近世騷人者說尙
可通若謂桑欽非漢人則本志數引之不可據耶

般
注音通坦反坦字誤宜從 嚴監本正作垣汪遠孫據汪文
盛本音連完反亦誤般不能有連完音連與連字近而譌焉
昌黎注如氏曰般音如面般之般蓋即盤字今吾湘中俗尙
有臉盤之稱知如亦引古俗音也俗呼面為臉

環
水經注作援濕水注云濕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王莽之
東順亭也又云春秋左傳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牟及
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阿縣西有轅城鞅帥援也環輒換
二字古通

阿陽
桑水經濕水注云又東北逕阿陽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陽
許為侯國應劭曰濕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阿陽鄉故縣也

昌黎本音功臣表無此條禮所引應注則表中故載之不知
何時佚去阿陽之廢縣為鄉則在中魏後矣

濕陰
水經濕水注云縣故學邑也漢武帝元光三年封匈奴降王
又云歷北濕陰城南伏琛謂之濕陽城又水經云又東北過
濕陽縣北江云河水右逕濕陰縣故城北王莽之巨武縣也
書昌黎據經言漢尙有濕陽縣在濕陰北注云莽改為巨武
是西漢末年縣尙未併省不知班志何以遺之又所云武帝
封匈奴降王者即表中濕陰定侯昆邪也史表濕作濕據此
從史為合續志亦作濕陰

初

注應劭曰音力壽昌案本書齊悼惠王傳作劫服虔曰音勒
通鑑亦作劫史炤釋文亦音勒胡三省氏曰易歸奇於劫禮
祭用數之劫並音勒與應氏異壽昌案禮王制祭用數之仿
作仿不作劫注音勒十分之一也疏以爲分散之名又通作
防周禮冬官考工記以其國之防謂其數注防三分之一也
蓋劫仿防防雖偏旁小異實一字故音義并同觀水經河水
注云河水東北逕劫鄉元和志云劫縣故城在洹河縣北十
五里漢成帝鴻嘉四年河水泛溢為害河隄都尉許齊鑿此

河以通海故以商字爲名後人加水旁爲滴河足證枋縣之
取名亦以河水分流及此爲義也又據集龍滴音商則作滴
河者誤列于力命篇亦有滴

古語平

注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壽昌案據此厭次當東漢時立名
而太書功臣表高祖時已封厭次侯爰類東方朔傳已稱平
原厭次人而水經注引閩陽曰厭次縣本富平侯張安世封
邑似富平初名厭次中更名至明帝復故然迄無的據而非
此又無以適表傳之說今案張安世傳昭帝六年封富平侯
安子延壽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
歿上書請減戶邑天子以爲有諱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據此
則富平本屬陳留後云徙封平原而仍名爲富平是徙郡未
徙縣也或後徙之富平本名厭次也而初封陳留之富平又
當在何處何以未復故也又案延壽之元孫純嗣侯至東漢
建武中吏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本志魏郡下有武始或
卽其地也一統志云武定府惠民縣本秦漢厭次縣地元和
志云相傳以秦始皇東游厭氣至碣石大會於此因名之則
恐亦因富平舊名厭次之說故造此語以實之未敢據也

下乘郡高帝置莽曰建信應劭曰和帝更名樂安

壽昌案和帝永元七年更名樂安國蓋郡下本有樂安縣故

和帝以更名應劭所云取休令之名也後書崔駰傳駰服蒙
爲莽建新大尹注莽改于乘郡曰建新此作建信王莽傳改

信爲心心新一音也

千乘有鐵官

吳卓信曰案郡下已云有鐵官此複出壽昌案郡下本云有
鐵官鹽官均輸官此三官之總一郡者也此之鐵官則專屬
于乘縣不係於郡故又特出有鐵官二字似其複

溼沃

壽昌案水經注溼作澤河水注云河水又東北爲澤沃津在
澤沃縣故城南功臣表與續志累陰俱作濕陰也蓋溼是澤
本字因俗信作澤溼之溼故譌成溼且正作溼爲是集韻作
濕

平安侯國

壽昌案外戚許后傳后姊平安侯夫人謂等則平安爲侯
國當以此而思澤表無之又案史記將相名臣年表成帝河
平三年十月大僕平安侯王章爲右將軍是亦平安之封矣

博昌

注時水續志云有時水注云左傳莊九年戰于乾時杜預
曰時水在縣界歧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建信

壽昌案水經澤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帝七年封
莫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淄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
治故城也然中漢表中不列敬封爵本志亦不稱侯國而歸
氏云封敬爲國應劭云有侯城何地據莫敬本傳稱以一千

戶封爲關內侯號建信侯夫既云二千戶是敬以關內侯實
食邑於此故死封絕遂廢耳侯城之稱殆亦尙傳其遺蹟歟

注應劭曰安帝更名曰臨濟壽昌案史記田單狄人也陳涉
世家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儂殺令自立水一泚水注琴
操以爲孔子臨狄水而歌云狄水衍兮風揚波卽此史記注
徐廣曰今之臨濟是也應氏謂安帝更名續志同然案本書
高帝紀秦二年六月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儂於臨濟田
儂傳殺儂於臨濟是漢初已有臨濟之稱不自安帝始豈皆
班史所追書歟

被陽

案被如注一作被史記王子侯表作被宋氏福校本云或作

彼

向宛

史表作高苑續志作高苑苑苑古字通閻氏若璠曰案水
經注千乘郡治千乘縣然元和志云淄川高苑縣本漢舊縣
漢千乘縣故城在縣北二十五里則漢時千乘郡治似在高
苑縣矣壽昌案水經濟水注云狄縣安帝水初二年改從今
名以臨濟水故風俗記曰故樂安太守治是郡治又當在臨
濟矣時覺地遷治無常所既治漢書自以班志爲斷閻先生
好繁稱他說移易班志治所編未喻又案本書班志元王傳景
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注晉灼曰王子侯表屬千乘高苑今

表無注豈沈猶爲高苑分置耶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景帝二年爲郡

壽昌案濟南本屬秦齊郡高帝六年封子肥爲齊王仍屬之

高后封平昌侯太爲呂王改號濟川王見史記卽此郡也若

梁孝王子所封之濟川則在陳留非此郡地文帝十六年封

齊悼惠王子辟光爲濟南王立十一年謀反國除遂爲濟南

郡

鄒平臺

壽昌案兩縣當作鄒平作臺因連寫錯簡平臺則涉上常山

郡之平臺而誤也觀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注注屬常

山可證續志青州濟南郡十城臺第四鄒平第志云鄒平

東朝陽注引杜預曰縣西有雀城水經河水注深水又東逕

鄒平縣北城北古鄒侯國舜後姚姓也濟水云又東過臺縣

北注云巨合水西北逕臺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東郡尉

戴野爲侯國王莽之臺治也又王莽改縣名稱治者多加慎

曰慎治唐曰厝治黎曰黎治緡曰緡治承曰承治利曰利治

請曰請治皆一字縣名存其原名加一治字也此之臺注莽

曰臺治亦是此例也

說

注引蔡謨音由音鴉案王子侯表晉灼曰鴉音內言鴉蓋鴉

音重爲內言由音稍輕卽外言可類推也蔡謨注文盛本作

蔡謨非也莫字道明東晉時陳雷人見本書敬例壽昌又案

錢氏姑曰蘇林曰東朝陽有狁亭應劭音莛蘇林音艾蔡謨

音由音鴉如應音則屨字之誤也如蘇蔡音則屨字之誤也

古無狁字壽昌請班志既明載狁蘇林復注有狁亭王子

侯表有狁節侯起錢氏姑徒以說文無此字直斷為古無狁

字妄欲以屨城等字代之直泥古而妄作者若以古言則許

之說文尚出在班後應亦漢時人蘇蔡亦去漢不遠豈皆非

古耶至集韻狁音循國名廣韻縣名王篇類為俱載入錢氏

姑當更謂之不古矣集韻又云狁本作屨或作屨古字相近

說尚可通錢先生大昕精治說文者亦云爰由聲相近不敢

斷其古無此字也

漢書注抄補卷二十三

地理志第八上

泰山郡

長沙周壽昌撰

壽昌案故齊國地後分置濟北博陽二郡高帝四年屬漢改
博陽曰泰山仍屬齊國文帝二年別屬濟北國武帝元鼎元
年濟北王獻泰山及其秀邑後元二年以濟北并入為泰山
郡又案志本注云汶水出萊毋西入濟故萊蕪縣下注汶水
出較詳此似衍此八字錢氏姑疑後人所加說較可信
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求山上

壽昌案此傳寫錯簡也岱為本郡主山高天崇顯入境而知
無庸注指所在即有所云求山者必是依附小山當云求山
在泰山某處何反云岱山在求山上耶且即山證山亦當云
在某山之左右旁側何得云某山復在某山之上下耶惟攷
太平寰宇記兗州乾封縣云本齊之博邑又云泰山一曰岱
宗在縣西北三十里又云東嶽廟在縣西北三十里泰山下
東嶽廟即泰山廟也疑此岱山二字衍宜乙去求山上作泰
山下三字說謬通矣又案北齊於此置岱山縣隋開皇二年
廢為奉高縣五年又改為岱山縣大業二年廢入博城縣即
博縣也後儒或因博有岱之名遂誤入耳汪文盛本作東
山下尤非既名東山何緣復在西北也是又因求山無故而
妄改者也錢姑新校本徑改求山下三字為兗州山則木周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參成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河東同安州其山曰嶺之

肥城

注引應劭曰肥子國壽昌故本志貞定園應樂縣注云故肥子國石博昭公十二年秋八月壬午滅肥注云肥自狄也國在鉅鹿下西馬縣西南今有肥縣城則肥子國屬貞定者為是意說於地勢故不合成後俱作城

剛故園

水經注作剛壽昌案王莽更名曰柔則志作剛者豈矣水經注用呂忱曰漢水出東平陽上承汶水下剛縣西關亭東登剛本魯之屬也據昌說則其時尚有剛亭

琴臨樂子山涿水所出西北至番入池水又折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琴臨樂水經臨樂子山無子字入池正作入泗涿水云涿水出泰山麓嶽嶽樂山注云地理志曰臨樂山涿水所出西北至番入泗水或作池字蓋字誤也涿水西北過益縣又西逕泰山東至臨城王氏念孫曰至益當為至下此涉正文益縣

而誤水經與注并言涿水至下縣入泗言其謂此山王氏未細繹水經與注之過也水經云西自下縣入于泗注云涿水又西南流于下城西西南入泗終同一入泗也西北則至

冠南入西南則至下而入經籍分明不知王氏何以抹去西北西南兩道而妄欲改蓋為下也又案趙校水經注本作臨樂子山段氏玉裁曰臨樂子山者謂勃海郡臨樂之子山溯

其源而南故下文云蓋其源於汶也汶水出於汶山也

時河南千乘大海障塞之水何由至蓋其源於汶也汶水出於汶山也

謂也東池也其是地字下修和五而為之本體上有輕羅地

音其與池音亦近春秋定十二年齊伐魯圍汶京宿陽城

北有地城城下有本為國也水經注云汶水又西過之又云汶水又西流注焉又云所謂汶水者涿水也涿水

為益出西北分流入地水而漸水受之入泗也必如齊魯南改悉水作泗水則上云入泗水下又云入泗必無此文法凡

涿沂與泗枝津雖別源合流同無容分入地水則又枝津之所分也也至下萊蕪注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海幽州

前本班氏自說後則引禹貢及桑欽說與此不同也又左馬

湖池陽注應劭曰在池水之陽是亭有池水名特道地理整馬

不能相及也過郡五幾姑云過秦山城陽琅邪東海四郡五

子茂

萊蕪

壽昌案班氏於郡下白注作萊毋顏注毋與無通茲作萊蕪

是後學承寫如此耳

鍾平有亭山嗣

壽昌案史記封禪書禪亭亭案隱曰應劭云亭亭山在鍾平

服皮以為車陰非也吳卓信曰漢唐志并無亭陰縣知服氏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之說誤也壽昌謂萊蕪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地志總之鮑應氏止謂非其地而不謂無年陰縣益可證矣
桃出并曰襄魯

他本夏作襄惟毛本作哀本書意澤族表作襄魯
齊郡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攻齊得齊王建遺齊
郡並漢之際改名臨淄郡漢復曰齊郡禹屬齊國海屬楚旋
復屬齊武帝元朔三年復故郡元符二年復爲國元封元年
復爲齊郡

臨淄

續志淄作葛

絕定

水經注定作定魏都賦注云淀者如淵而淺是也或又書作
澁皆定字一書之轉水經注之巨字卽鉅字也

臨淄有登出嗣石齊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

壽昌案逢山本書郊祀志作逢山石齊山說文作高山晉書

地道記作石高山水經注逢山卽石齊山水經巨洋水出朱

虛縣泰山北過臨胸縣東注云巨洋水卽巨野謂具水矣

又云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胸縣又云水西出石齊山西北

石湖口東南逕逢山湖西又云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淀矣經

水云世又謂陽水爲洋水出臨胸縣而經水尋源廣臨兩縣

雖鄰川土不同於事疑焉今案顏音洋爲詳陽不得有詳音

則洋水之爲陽水或卽水也

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

北海故屬秦齊郡文帝十六年屬菑川國景帝中二年分置
等以支郡收入爲北海郡

孤

顏注孤卽執字案王子侯表執節侯息顏注執卽孤字又音
孤似宜從表音注爲正說詳表下

益并曰探陽

壽昌案水經巨洋水注云巨洋水又北逕益縣故城東王莽
更之曰益縣也與作探陽異又案後書劉盆子傳有王莽探

湯侯田況注云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則又應作探湯

平的

顏注有丁歷反其字从白史記作平酌宋氏補校本云的當
作酌从日是從白音俗寫也

柳泉荅曰宋陸

宋氏補校本曰陸當作陸壽昌案莽改縣名易陸爲陸者多
此外多作陸因其改制封王氏男爲陸也陸字似不誤

壽光荅曰翼平亭

壽昌案王莽傳有翼平連帥田況本志翼乎卽壽光而莽置
連帥則莽嘗分壽光爲郡矣莽封况爲探湯侯卽在北海郡

益縣可證

石鄉

注一作止鄉也案毛氏本止作正注意孫謂當在上下鄉侯

國一下注文蓋上與止只爭一畫也又云樂都下一作杖一
字校也與此一作止鄉也五字皆注中語誤入正文極是宋
氏語校本曰南本樂都石鄉注皆無一作一下字益知非班
自注矣

東萊高唐

東萊故屬秦瑯琊郡十道志云高祖以其在齊國之東改曰
東萊國景帝中二年以支郡收入為東萊郡

案左傳襄四年杜注東萊掖縣北有過鄉陸氏釋文掖縣漢
書作夜孟康音掖本書功臣表曲成圍族蟲達下位次曰夜
侯臣史表作夜侯垣益由曲成改封於夜夜即掖也戰國策
孫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夜邑即掖邑更在前
集韻夜東海縣名夷益切音亦似舊本作夜夜承寫為掖也
徐樹銘曰今山東掖縣人自稱其
縣名若夜夜音與古音不合

疑有之朶山祠居上山登洋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

壽昌案居上山錢氏坊校本正作居山上太平御覽州郡類
登州引漢志曰睡有之朶山丹水所出始節去聲洋兩字也
寘字記于文登縣云丹水蓋在今縣西七十里清陽水側近
與之朶山相對方輿紀要清陽水即清洋河聲清音相近也
又謂漢志殆失去一河字是惑不然

續志作枝有百支萊王祠續志支作枝王作君

琅邪郡

十道志沂州琅邪郡置在臨沂縣禹貢徐州之域也漢初屬
齊國景帝時以支郡收入為琅邪郡

朱虛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霽光入海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
安邱入維

顏注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欬
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壽昌案此一西汶一東汶也故
水經分為二一在瓠子河之後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
山西南過其縣南又云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於濟此泰山即
泰山郡一在維水之後經云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又云又東
北入于維此泰山即巨洋水注云東小泰山故堯氏亦云東
泰山也汶水注云故淮南子曰汶水弗其西流合濟高誘云
弗其山者在朱虛縣東余案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
者也是知入濟者為西汶入維者為東汶矣又案齊乘入海
之汶見禹貢及論語即今之大清河也入維之汶見漢書入
于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為大墟征記云泰山郡水
皆名為汶有北汶瀛汶柴汶牟汶皆源別而同一西流元和
志所引同是皆在三汶之外與此郡尤無涉蓋汶出泰山萊
蕪原山西南入濟與此出朱虛東泰山至安邱入維者有別
聞先生若據所云齊南魯北二國境以汶分者是也顏注殆
偶未審耳

稽成

壽昌案左傳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邾鄆部杜注部紀邑在東莞宋虛縣東南說文部東海縣水經注作部城又作涪山寶宇記部城在嶠山中是梧作部又可作晤作涪古人但取其聲近而通不盡數字義類此甚多

靈門有高泉山壺山涪水所出東北入淮

案水經瀰水注云地理志曰靈門縣有高泉山壺山涪水所出東北入淮今是山西接涪山許慎說文言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涪攸矣戴氏震水經校語謂泉即柘字蓋從通注也段氏玉裁謂泉乃原之誤戴校語謂近刻誤作有高原山是水經注舊本有作高原戴氏又校正為高泉者矣汝寰宇記實作高原山據水經注稱靈門山是縣故因山而名也淮即瀰字古淮維瀰三字本通志引禹貢瀰潯其道作惟潯則惟亦即瀰也然不如依水經作瀰庶不與淮潯之淮相紊

歐侯國

注師古曰音廢壽昌案祓一作第第廢一音之轉也春秋定公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杜注拔地闕左傳云冬盟于邾杜注邾即拔也是杜始不知拔地四邾而知之攷漢之邾為東海鄆治祓或是所分置拔祓古今字也侯國或以為邾王子表之校未敢據說詳表下

柘根艾水東入海

案水經膠水注作柘艾水云水出縣西南柘艾山即齊記所謂柘艾山也縣即膠縣也地理志仍作柘艾水知舊

漢書本作根非柘字之誤也

邦膠水東至平度入海

說文邦琅邪縣从邑夫聲功臣表作扶柳水經膠水注作扶注引地理志曰膠水北至平度入海也疑舊本作北此東字誤也

零段

顏注段音工下反壽昌案據音段當作段又案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虛段康侯澤則益當作零段矣史記作零殷是傳寫誤

長廣有萊山萊王嗣奚晉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數

壽昌案齊乘云高密縣有都濼者水經注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地奚養周官作養養惟長廣屬琅邪郡屬徐州而此又係幽州之澤晉書地道記奚養澤在北海柘縣西蓋州郡改置不能以古時州郡分別部居也下東莞衛水為青州濼其瀰水為兖州濼亦不屬徐州同此類也

橫故山名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

案毛本名作久是也水經瀰水注云瀰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王莽之合邱也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又云地理志曰久台水東南至東武入淮者也據此故山出名久台水亦非台水也淮即瀰說見前趙氏一清云所謂橫故山者山木名橫山縣因山以受氏亦曰橫耳首元依班志以立文乃曰橫縣故山

可謂陳內矣壽昌案志內縣因此立名者不少他不勝舉國
以說邪郡言之如不其注如陽山山名其字記實由縣
因出以爲名班氏皆不自注爲出何獨於此創立故山一字
以明之也顧氏景范云久當作名漢書景范後人承其謬然
案水經注已作久台水顧氏所見漢書在顧氏前已千餘年
卽安從知其誤也

冥侯國禹貢濼水北至昌都入海

壽昌案昌都 殿監各本正作都昌是也書正義引地理志
云濼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濼水云又東北
過都昌縣東續志北海國十八城都昌第四俱無作昌都者
知手本任本皆誤也

棹夜頭水南至海

說文作棹集韻作漉寔字記云棹縣蓋卽古向城在莒縣南
七十三里輿地記云向水南至海夜頭向水蓋異名也春秋
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棹卽向國地

卽來莽曰盛隆

宋氏補校本曰陸字當作陸案此時字似不誤說見前

武鄉莽曰順理

宋氏補校本曰理當作里此或別有據不然理字亦非誤也

折泉侯國折泉水北至莫入淮

案水經濼水注云又西折泉水注之水出析泉鬱北松山又
云地理志曰至箕縣北入濼者也是折一作析莫疑箕字之

誤准卽誰也

嚴陵莽曰結駘

案毛本作滿陸非也此宜從 殿監各本作滿陸爲是

東海郡高帝置莽曰沂平

壽昌案下泗水國注故東海郡益分郡所謬也後書劉盆子
傳赤眉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此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之證

平曲莽曰平端

壽昌案下又有平曲莽曰端平縣名固多同似不應出在一
郡趙一清曰恐是前曰平曲故莽曰平端後曰曲平故莽曰
端平又案後書葛倫傳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倫曾孫豐爲
曲平亭侯則亦名曲平之一確證至本書王子侯表平曲節
侯曾功臣表平曲共侯周堅平曲侯公孫渾邪當是此平曲
至於被注侯國而此不注豈志注互誤耶不則莽更名平端
端平者故倒其字以惑人耶

齊故魯季氏邑

壽昌案功臣表顏注云說者以爲季氏邑非也卽指班氏此

語然顏究未能別指何地

海曲

壽昌案曲應作西續志廣陵郡海西故屬東海功臣表武帝
太初四年封海西侯李廣利卽此錢先生大昕云沈約宋志
臨淮郡海西縣前漢屬東海後漢屬廣陵是也三國志糜竺
傳先主轉軍廣陵海西與曲字近易爲前琅邪郡故有海

曲也

容邱祠水

水經泗水注祠作桐桐字是也

臨淮郡莽曰淮平

壽昌案後書侯霸傳初為王莽淮平大尹此莽改臨淮為淮

平之證

徐故國盈姓

壽昌案東海郡鄆亦云故國少昊後盈姓或徐亦與同祖耶

又本注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為楚所滅劉奉世曰為吳所滅

非楚也誤壽昌案春秋昭公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

子章禹奔楚左傳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劉說是也

盱眙莽曰武臣

案水經泗水注作匡武續志始作台

公猶莽曰秉義

案水經泗水注于莽更名曰康義康表字近而語也

淮陰

案水經淮水注作淮注云淮水又東至礪石山淮水注之水

自受潼縣西南潼關縣故臨淮郡之屬縣王莽改曰成信矣

壽昌又案潼縣以水受名似宜依水經注作潼為正本書臣

淮陰

注本作淮陽案 嚴整各本水經注俱作淮陰知注水誤

昌謂莽曰嘉信益知為韓信所封地也

播旆

案續志下邳國十七城播旆第十史記集解引張晏曰陳嬰

母潘旆人鼻在潘家隱曰潘旆是邑聚之名後為縣屬臨淮

皆從水作潘不作播又案列子九潘之水莊子作九播吹潘

播古通也

蘭陽

壽昌案俗本有作蘭陵者踐氏姑曰東海有蘭陵當亦一地

而為一縣也徐氏松謂踐氏蓋據原本而強為之說信然

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為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

都

壽昌案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

賈為荆王十二年詔復立沛侯濞為吳王景帝三年漢反國

除立其子非為江都王以故地屬之至武帝元狩二年非子

建謀反自設始為郡又案會稽郡在漢時據江跨海幾全有

古吳越之地以今地勢攷之江蘇蘇州府之吳昆山兩縣皆

州府之武進陽湖無錫宜興四縣鎮江府之丹徒丹陽二縣

浙江紹興府之山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餘六縣杭州府之

錢塘富陽餘杭三縣寧波府之鄞慈溪奉化三縣嘉興府之

嘉興平湖二縣金華府之義烏縣衢州府之龍游縣湖州府

之烏程歸安縣暨温州處州台州三府并福建全省皆其地

後漢餘本都外其丹陽吳郡兩郡地大半析分置也

馬傷存曰鳥孝

美水經漸江水注異苑曰東陽頗鳥以純孝著聞後有羣鳥助衛上塊為巢鳥口皆傷一境以爲敬鳥王孝故敬慈鳥欲令孝并遠聞又名其縣曰鳥傷矣

陳季札所居江在北東入海

陳氏真曰江上毛本脫北字魏注之正流在毗陵北故謂之北江錢氏坊云禹貢三江之兼江也今經流江也壽昌案續

志亦作北江在北而宋慶元本壽昌監各本江上俱無北字又案注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爲滄州曰延陵季子之適於齊也左傳襄二十一年趙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杜建季札邑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公羊傳襄二十九年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齊國是在春秋時稱延陵漢始改毗陵也

餘暨論山潘水所出東入海

案水經漸江水注云地理志又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又疑是浦陽江之別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據此潘與浦字形近聲轉承寫各異據上之潘旌一作潘旌史記集解引

陳嬰母墓在潘疑卽與潘水近也

諸暨葬曰疏虞

壽昌案水經漸江水注云江水又東逕諸暨縣南縣臨對江

統江南有射堂縣北帶烏山故越地也先名上諸暨亦曰句無矣故國語曰句踐之逃南至句無王夢之臨房突據此諸

暨之南尚有射堂縣治也而地志無之

無錫有暨山春申君歲祠以牛

壽昌案此云春申君歲祠暨山非志所應出攷輿地紀勝引此作春申君祠歲祀以牛是也輿地志亦云暨山下春申君祠則此祠字在暨字上而歲祠之祠當作歲祀

上虞有仇亭柯水東入海

壽昌案水經漸江水注云仇亭在縣之東北十里江也柯水疑卽江也

海鹽故武原鄉有監官

壽昌案水經漸江水注秦置海鹽縣後徙治武原鄉改爲武原縣又云武原之地漢安帝時入淪爲湖今案本志云故武原鄉是徙縣於其鄉并未改縣名又案續志補注云順帝時

陷而爲湖非安帝時也水經注皆誤證

大末製水東北至錢塘入江蔡曰末治

壽昌案水經漸江水注云地理志曰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入江字上多一浙字又云蔡以爲縣王莽之末理也案治字作理當由唐本避諱承寫治義後漢書

注凡治字俱作理可證大字水經注作太本書注孟康曰大音如闕反則作太不作太矣

餘杭菴曰進陸

嚴置各本同而水經注作淮陸

丹陽郡故前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

劉氏微曰奉分三十六郡無鄞郡鄞郡之置又未知何代書
昌黎高帝本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鄞郡吳郡五十三縣立荆
王是郡雖非秦郡而楚漢之際應有之漢興殆仍其故也觀
高紀有云以故東陽郡鄞郡及郡云云此故鄞郡之故字即
此志并非以故鄞縣名加入也攷續志作秦郡鄞則鄞郡又
疑始自秦而稱鄞郡不補故鄞亦可證劉氏謂建安益故字
於鄞上者爲劉自誤讀非班誤也

於替

一續志替作潛水經注同

故鄞

王峻漢書攷異云縣名故鄞當時或別有取義壽昌案高帝
本紀注引韋昭曰鄞郡即今故鄞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爲
縣故謂之故鄞也取義即此王氏偶未照至胡氏通鑑注所
云本律注之說

丹陽

壽昌案壽昌地理志丹陽山多赤柳在丹陽縣西據此則陽
宜正作楊而此作陽替作楊者陽楊揚古字通也

石城分江水自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一百里

壽昌案本志會稽郡吳縣注南江在南東入海而水經河水

下篇云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

縣爲大江經注云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吡則可又言東至餘

姚則非攷其逕知經之誤矣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

吳國南爲南江胡氏渭曰案志以分江水水經石城南江繫吳

縣至道元始其言爲一條胡氏一清曰道元依經注注誤以

雲澤爲南江而又合分江水言之謂其至餘姚入海也遂改

實班書以就己說水經又云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鄭注云與江南枝分歷烏程縣南過餘姚縣則與浙江合胡

氏渭謂餘姚乃餘姚之誤戴氏震則謂此漢志所謂分江水

之正流非南江枝分也然則漢志餘姚爲餘姚之誤以此證

之甚明閻氏若璩以餘姚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宜獄諸水不

得越而東過餘姚以入海錢氏坩則云今無是水亦經注據

志合分江與南江爲一似亦非壽昌案鄭注正水經之誤胡

與趙戴又糾鄭注之渾汗棹及班志閻氏近測地望以川迷

中隔爲疑錢氏坩林般鄭注班志而以今無是水斷之是皆

以今之水道定西漢時之水道也奚可乎案說文解字江水

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洪氏則指謂卽此分江水也水經浙江水注云計

橫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水經河水注又云江水自

石城入爲貴口東至石城縣北東合大幹之水自受江北逕

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

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于南江南江又東溧宜

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溧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

安吳縣又云南江又東逕南陽縣南南江又東逕故鄞縣南

安志縣其南江又東北爲長湖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是

歷連分江水與南江水合東入太湖也鄭氏又引十三州志

曰江水夫曰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趙氏

於此注駁之云案臨平湖在浙江西何以反自湖南通浦陽

江乎書曰放水經漸江水注云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

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蓋水道回旋始能歸壑

由西而南由上而下禹貢東匯澤鄭康成注曰匯回也漢與

江關轉東成其澤矣卽此義也水經注又云又於餘暨東合

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也又云江水又東逕

餘姚縣故城南又云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水又東注于海

是其分流合注脈絡分明最之班志摩不脛合案洪氏亮吉

謂許慎晉灼止云江至山陰爲浙江不更及餘姚者山陰圖

經云鑑湖初本通潮汐漢水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

瀦水溉田至九千餘頃疑南江水自築塘後已不能直抵餘

姚故許慎等言又與班固異耳洪氏意以固字於和帝時撰

築塘之役不見分江水東至又案王氏鳴盛云班氏謂分江

水出石城但漢石城廢縣今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已無復斯

水信如首受江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鹽國廣德

湖州諸境皆重疊疊嶂此水安得越而東至餘姚以入海此

當闕疑 大清一統志云古分江水在貴池縣西今湖攷隋

唐後諸志無及分江水者近人因以詆孟堅道元之妄然言

之鑿鑿必非無據今其道雖湮未可輕嘗也壽昌案既云在

貴池縣西是今尙有其迹不能謂古無此水也因取汪氏士

鐸水經注圖攷之則由彭蠡澤出柴桑入大江經流氣貫口

今池州縣西也縣上流卽無湖今湖屬太平縣分江臨城

古石城是爲分江水之始經無湖火至此與南江合 臨城

今貴陽屬 貴長池澤縣宛陵今宣 靈國今都 故郭今孝豐安

池州府 其地屬 合南江入具區卽大湖今吳 由具區復出至烏程

州府 經餘杭會稽餘姚東注穴湖塘入海被汪氏繪圖立說

極爲精審卽老輩如錢先生大昕作三江攷最詳確亦將石

城分江水一條歸入南江洪先生亮吉特著分江水攷一篇

精瞻稱最亦定爲合南江不云淹塞無迹而汪士鐸漢志志

疑石城下自注云分江水今塘溝河因城湖河河下入太湖

逕湖杭以至餘姚也姑存此說以俟攷竊意分江水枝津別

派壅遏較易且其稱名俗隨時改典籍難徵闕墮歷脩阻滯

恆有稽水經地志者又未能足勸目驗既難泥古以徵今亦

或執今而廢古但取近古之書以核班史之水道或於本志

可得萬一也

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

案輿地紀勝云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東南至會稽陽

羨入海今縣河東達黃池入三湖至銀林止所謂中江東至

陽羨卽此是也蘇常承此江下流常病漂沒後築銀林五堰

以窒之自是中江不復東而宜欲諸水皆由蕪湖西達大江

矣一統志所說皆同足知江流遷變斷難以今觀古故漢志

中江由西而東元和志則云由東而西時各不同也明乎此

之陽羨字不必改卽前分江水之條姚必非餘杭所誤可知

秦水經漸江水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其于謂之湖河虞夏
去林漸水至山下折而曲故名浙江漸與湖漸形聲字義俱
近也水經注引本志云水出丹陽縣南蠻中動作影說文
同南蠻下無夷字宋氏補曰武陵有漸水東入沅疑此無漸
水漸字當作漸字案此宋氏誤也志明云漸江水非漸水也
與武陵何涉嗚本應作黠師古云黠音伊壽昌案勿不得有
伊音也黠从幼得聲見說文故唐韻集韻正俱云於利切音
黠也黠唐韻烏雞切集韻烟奚切音烏說文从多得聲此多
音之轉觀移移遂影等字俱从多可證

豫章郡

壽昌案本志贛州注云豫章水出西南續志曰贛有豫章水
水經贛水注本其說是豫章因水受名也錢站地理志新校
本引漢官儀豫章樟樹生庭中水注注樹高七丈五尺大二
十五圍似又謂因樹得名御覽九百五十七引地理志云豫
章郡城南有樟樹長數十丈立郡因以爲名至晉永嘉爭閩
徇茂微末語則非本書地志也攷春秋大事表云左傳豫章
凡六見其地極廣蓋豫章條寬大之語此解較豁然亦是春
秋時豫章地若漢初屬九江國文帝六年復爲郡十六年復
屬淮南國武帝元符元年復故計其地望不過今南昌郡城
豫章以水名庶與本志不相戾也

艾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

壽昌案水經贛水注云脩水出艾縣西又云又東北逕水循

縣與武帝中平二年立德代此作的水漢時脩循兩字多通
也

建成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

壽昌案水經贛水注云濁水又東逕建成縣又云此謂燃石
於是乃知其名爲濁水是蓋因水出燃石故知其水得名爲
濁也據此蜀當爲蜀誤去水刃也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

壽昌案水經贛水注云萍水西出宜春縣又云又東逕新淦
縣而注於豫章水亦名秀水據此南水實兼萍水秀水之稱
矣

桂陽郡高帝置有鐵官

郡故屬秦長沙郡義帝所都高帝二年分置五年屬長沙國
景帝後以邊郡取壽昌案此爲今郴州地今之桂陽州卽附
於郴至晉始析置平陽縣也鐵官宋氏補曰郡本作金官徐
氏松曰宋本漢志作鐵官壽昌攷玉海西漢會要俱作金官
蓋宋時本多如此不獨宋氏補校本也

臨武秦水東南至涇陽入匯

壽昌案秦水水經作涿水說文同此誤脫水刃也匯說文作
涇水經同舊本水經亦有作匯者王氏念孫戴氏震俱正作
涇是也顏注匯音胡酌反知唐本已誤證以下之各言涇水
經之涇浦關注之舍匯縣則匯爲涇字之誤無疑

桂陽

涇水匯字亦應作涇

曲江

壽昌案水經涇水注云縣昔為曲紅曲紅山名也晉氏鞏曰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晉江江夏字亦作紅益古字通用洪氏造隸釋亦跋周府君碑陰曲紅字云女工大功皆同用紅字未知酈氏何所據趙氏明誠曰周府君碑陰書曲紅凡十七人不知兩漢書皆曲江何也

壽昌案江紅音之轉亦古今字也

涇陽莽曰基武

陰山侯國

水經涇水注基作基
壽昌案志本郡前有陽山注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攷續志桂陽郡下有陰山無陽山或卽陽山所省併應所云今者自是東漢時地制頗駁靡亦未審也案水經涇水云又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陽山縣也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卽長沙孝王子子宗之邑也言其勢王故壘山堙谷改曰陰山縣攷王子侯表陽山節侯宗實封陽山本志陽山陰山本兩縣卽注似亦未確又侯表中并無陰山恐此侯國二字因上陽山而衍也元和志謂衡山縣本漢陰山縣徐氏松駁錢坫地理志新校本云松案原志作陽山應劭注云云錢氏改此志爲陰山非是壽昌案此志前有陽山後有陰山錢氏并未改也徐說殊誤

武陵郡高帝置

續志注云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水經沅水注云秦昭襄王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爲黔中郡漢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壽昌案秦置三十六郡實有黔中郡班志闕此不於郡下敘明似亦疎

臨沅莽曰沅原

水經沅水注作監沅

鐸成

續志注南子水經俱作鐸他本有作鐸者涉鐸水字而誤也又案水經澗水注云水出無陽縣故鐸成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壽昌案下別有無陽縣不得謂晉改名鐸志有鐸成無無陽或從併省音又省鐸成復無陽舊名耳酈氏此語偶有未照

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

壽昌案入沅下脫行字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案水經沅水注漢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陽置錢氏大昕曰當云故屬長沙壽昌案前桂陽郡已注屬長沙國此又注分桂陽置郡不必再注屬長沙矣

零陵陽海山湘水所出

壽昌案說文亦作陽海續志作陽湖山上海經河水經湘水作陽海山注曰卽陽湖山也應劭曰湘出零山蓋山之殊目

也

夫夷

水經賈水注云夫水出縣西南零陵縣界少延山東北流逕扶縣南本零陵之夫夷縣也壽昌案校志云夫夷侯國故屬長沙攷本志長沙國並無夫夷則所云屬長沙者是元鼎六年前事又案王子侯表夫夷侯義壽長沙定王子元鼎五年封益可證而本志無侯國二字殆闕編也

漢中郡秦置

壽昌案輿地紀勝云通鑑目錄于楚懷王之十七年書曰秦取我漢中郡則郡已置於楚非始于秦也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後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蓋秦因楚舊漢復因秦也

西城

閻氏若璉曰胡身之通鑑注謂漢中治西城誤閻氏蓋據水經注元和志之說不知兩家皆誤後漢之治所如於前漢其誤不止此處未可據也徐氏松曰案仙人唐公房碑公房成國入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休謝往來轉景即至同郡臨邛西成句西城是前漢之漢中郡治本在西城後漢始移南鄭胡氏未誤而續志注引巴漢志云漢本以為西城郡則西城曾別為郡也續志版圖斷自順帝漢末無可考晉地志於漢本分郡頗詳亦無西成郡名恐巴漢志亦未確

旬陽

地理通釋蘇秦所謂郿陽即旬陽也郿旬洵三字通徐廣以為順陽案隱以為新陽皆非也壽昌案宣帝詔或當時避諱以順與新代稱之故傳此名不必易其字也

房陵維山淮水所出

壽昌案第志注引巴漢志作維山維水華陽國志同水經河水云維水自房陵維山東流注之戴氏震校本注云案維近刻作淮漢書同漢中志及巴漢志并作維可證淮字之譌壽昌案維雜古通禹貢維澗其道維作淮亦作維又作惟知漢書本從借宮作淮也

妥陽穀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

壽昌案水經污水注云污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西北疑發即泆在谷則左谷之謬也

廣漢郡高帝置

壽昌案華陽國志云漢高帝六年分巴郡置廣漢郡劉遠蜀郡賦注云二蜀本一蜀高帝分置廣漢武帝又分置犍為故稱三蜀案王莽改曰就都莽傳有就都大尹馮其即治此

涪并曰統陸

案莽時陳崇封統陸侯即此

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瀘

壽昌案雒字水經作洛江水注洛水出洛縣漳山即此王氏念孫曰新都乃縣名非谷名谷字衍壽昌案王說固然本

志及水經注雖以水名水以縣名亦時互有水經漢水注云漢水又東迤長利谷南入谷有長利古城舊縣也則新都之稱谷或亦猶是

新都

水經江水注曰蜀有二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

何氏道

案後漢書曰官志凡縣主蠻夷曰道水經注云漢制夷狄曰道下凡稱道者是也

陰平道北部都尉治并日平虜

殷監各本俱作推虜毛本作平虜徐氏松曰宋本作推虜

蜀郡秦置有小江入并行于九百八十里

言其水蜀江無入并之遺南本改并爲關此何關也無可指

名宋氏補以爲未允王氏念孫謂入爲八字之誤段氏下裁

說同

臨邛僕于水

言以案水經江水注曰至蜀郡臨邛縣而僕水合是僕于

一作僕也華陽國志亦作布僕水

青衣兩貢蒙山絡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漢

錢站校本改漢作液并云舊本液作液非也且改下汶江之

漢水作液水錢氏大斷曰說文液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

江从水從液無漢字水經注液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亦从找不從飛志作漢者

傳寫之譌段氏王裁等治說文者特除之曰液當作液并云

說文注漢志青衣縣下有液水而無青衣水蓋今之青衣

水班所謂大渡水也今之大渡河班所謂液水也凡水以

受而名亂舉如是矣且地理志不言沫水但言大渡水入漢

漢水至南安入江水經華陽國志張揖注漢書曰云沫水與

青衣水合入江然則諸家云沫水與青衣水合者即班志之

大渡水與液水合也錢大昕又云顧頡十六哈部有液字注

云水名出蜀則沿說實始於唐書昌黎案謂唐爲治則本志

類注液音哉已作液不作液矣又案呂忱曰沫水出蜀許慎

以爲液水也是液字已見於書不始於唐又案後書西南夷

傳云天漢四年波築郡并蜀爲西部置兩郡尉一居虎牛主

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本志不書西部郡尉治似誤又

水經青衣水注云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屬國尉則又在

東漢矣

嚴道

注有木官王氏念孫謂木當爲橋寫者脫其半耳且引劉德

爾雅賦注爲證昌黎案宋洪邁容齋隨筆續集於漢郡國官

僚內引此木官而別引胸必魚復之橋官然天驕西漢會

要正此以玉海同足證宋本此處本作木非橋字脫寫則注

或因胸必魚復之橋官誤引耳又案元和志雅州貢藤雁木

是唐時尙有木官也

續志作臨既適水經注何

旌牛

水經江水注作旌牛道云天漢四年雷都尉主外羌本志不
書北部都尉治備與青衣同

汶江

續志作汶江道水經注同水經江水注云江水又經汶江道
故出微外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云江水入東荆為沱
開明之所艱也又云監師沱山郡治對備之所置也晉書乘
續志補注云奉安元光三年復立之以為郡似不始自昭烈
蜀注偶有未應耳

健為郡

說文健作健洪廷結釋云凡漢碑皆作健為是也集韻健或
作健華陽國志孝武又割巴蜀一郡置健為郡故世本曰分
巴割蜀以成健廣晉書案史記西南夷傳此為武帝建元六
年事

契道

契監本作契從火誤 殿本毛本及續志水經注俱從人說
文契健為蠻夷也从人契聲水經江水注云地理風俗記曰
夷中最仁有人造故字從人秦紀所謂契健之富者也

江陽

水經江水注云縣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縣水口本
曰中水江陽縣治漢書地理志江之會也沈炳巽曰漢志縣

水入雒水入瀟瀟水入江蓋以瀟為主也故曰瀟水東南至
江陽入江水水經注以雒為主雒水合縣水合瀟水合
以江陽為江雒之會

武陽

水經江水注曰縣故大夜郎國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
武陽華陽國志同

符溫水南至營入黠水黠水亦南至營入江

壽昌案水經延江水注云溫水一曰煖水出犍為符縣而南
入黠水黠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又云俱南入營水營水
於其縣而東注延江水此之入江當作入延疑延字誤作江
蓋營無徑入江之道也黠即今略字

漢陽

水經注作漢陽道延江水注云水出犍為漢陽道山關谷志
云東至營入延段氏玉裁云依水經延江水注當作人延江
壽昌案班志凡入某水者但云入某無水字如入青衣人繩
入若入僕人勞皆省文此云入延亦然非脫江字也

郫縣

殿本作郫縣水經亦作郫縣云存水出郫縣縣是郫即因存
而加作郫也晉書作存觀莽曰郫縣則从郫非从郫可信

堂琅

壽昌案水經若水注縣在朱提西南二百里晉明帝太寧二
年益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李曠於堂琅即此晉志宋

志俱作堂敘

越雋郡

注引應劭曰故邛都園也有雋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壽昌案通典雋州故邛都園謂之西夷漢武開之置越雋郡有越水雋水焉元和志亦云越水雋水據此則應說為不審

孟康曰雋音軌

邛都有邛池澤

水經若水注云邛都縣漢武帝開邛作置之於陷為池今因

名為邛池

靈關道

水經一作靈道縣沐水注云靈道縣一名靈關道

三經

續志作三經華陽國志同水經若水注云三經一曰小會

關

師古曰音謂壽昌案關不合注陽為音續志作關注華陽國

志曰故邛人臣治邛都城基本作關而音關傳寫者因注字

近而證也今手本音關之字作關宋壽州郡志沈黎博陵關

縣云漢舊縣作關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莽曰就新

壽昌案武帝紀元封二年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

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而水經江水注云地理

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為益州

以新啟應為犀柯橋州之靈城益廣益稱益云案元朔二年

帝方有事朔方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尚未及收巴蜀

疑歸注未審也又案水經西南夷傳注孟康曰莽改益州為

關部莽傳有關部牧史循後善公孫連傳殺王莽關部牧注

其牧未審也廣范傳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關部牧是也此

之曰就新莽改刺史所部之益州曰關部而益州郡則曰

就新也

銅關

續志銅作同

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

王氏念孫曰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善書案志

云池在縣南似池上本無南字也蓋池即滇池為益州之巨

浸故無庸稱南池以亂其名至水經溫水注云水上承俞元

之南池則承志在南句而加之也又水經注下於橋水云與

南橋水合亦加一南字

收塵

續志作收塵水經若水注同注云涂水出建寧郡之收塵南

山縣山並即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為甸山南五百里山生

草塵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

收塵山承收塵以解毒也此注引李奇曰塵音曉即升麻解

毒藥所出也正謂此又志云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嶲

入繩索水經注云涂水與源合已北流至越嶲入繩是南

山即所云牧靡南山縣即應谷志奪一谷字耳

殺昌

華陽國志漢武帝遣將軍郭昌平滇中因名縣為郭昌以成
德人孝章時始改為殺昌壽昌案本志已有殺昌名則常璩
說誤郭殺音近當時或取而呼之而非定名也

味

水經溫水注云又逕味縣故漢國都也段氏玉裁引類篇
作味云孟康云音味欲改味為味壽昌收各本俱作味無作
味者且有水經注之味亦一證也

不羣

水經若水注云謂倉水又東北逕不羣縣與類水合又云漢
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關合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
德廣開不羣渡關倉為作人續志注引華陽國志曰孝武置
不羣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居之因名不羣以章其先
人之惡城此呂嘉國不羣焉孫也

嶺南周水

續志注外華陽國志作同水疑同周字近而為水經亦引作

周水也

弄板

始志弄作橋說文同

毋板

續志板作板

牂柯郡

注應劭曰臨牂柯江也師古曰牂柯係船杙也華陽國志曰
楚頃襄王時遣莊騶伐夜郎以且蘭有楛船牂柯處乃改名
為牂柯壽昌案水經溫水注云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
吳郡賦云吐線涼柯者也與舊各注異又志注牂柯關初學
記州郡部作桂浦

牂

水經延水注云藍縣故城為郡治也縣有健山據水經注
水入延江此云入沅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案藍無人沉之
道且入沅不得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也疑沅乃延字誤

談秦

水經舊本作談秦

進秦

續志秦作秦雙志陳留王紀并同

尚明

志注尚唯水經注唯作惟

巴郡秦置

王氏念孫曰左傳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正義曰地理
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當有故巴國三字壽昌
又案春秋正義楚子巴姬嬖嬖是巴國故姬姓也秦惠文王
十四年置郡實漢高始建國二郡之一

臨江

水經江水注華陽國志曰縣在枳東迤百里東接胸忍縣有
縣官本志無之

縣官

說文裝从衣執聲巴郡有裝江縣段氏玉裁曰裝江縣在今
四川重慶府合州嘉陵江沿江會于此入大江水如衣之重
復然故以裝江為名其字音於淺人誤為昏學之裝耳然自
西魏分置墊江縣以後至今承作墊江無作裝者

魚復

水經江水注云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羣蠻
叛楚莊王伐之七絕皆北淮神倫魚人逐之是也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四

長沙周壽昌撰

地理志第八下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本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為武都郡柯越賁沈黎
汶山郡壽昌案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分斷漢郡為武都
郡屬縣九東接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

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案水經漢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禹貢嶓冢道漢東流為

漢此即東漢水之東字金氏楊云養水即漢水漢志作養今甘肅秦

州黑峪江也今黑峪江不與東漢水通流志云養水至武都

為漢又云漢水受氐道水皆存禹貢故道耳漢時東漢水已

不受氐道水故更以沮水為其源也壽昌案漢時距今數千

年川途湮湖塵當容有壘壘觀鄜注引劉澄之云有水從阿

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阿山郭景純亦言是矣阿

山穴小本不容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則水道潛通伏流

復出亦時有不能以今道阻隔懸隔古流也王先謙云阿

治庚午與雲南試他江漲迂道施南道中多洞口如甕或平

地或山穴時見流泉數十交道洶涌而入澆落有聲淵潭其

淵土人云每數十百里伏流復出行地上成河常見不異名

之曰落水洞取彼目證疑諸昔問洵不誣也胡氏謂設七誤

以駁班志與水經注而云氐道水可存而不論則不能盡以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德威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三

道在今何處而以志兩字為疑六途竄古書楊仲已說王氏
念孫即東漢水東字後人所加志訓經文東流為漢一語錢
氏括引說文解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後遷
就以其說案說文實作漾水出隴西氐道非氐道且水經
注引關中云漾水出獼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慎呂仇並言
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水不言氐道然獼道在天水郡
氐道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獼道之為謬矣是水
經注已引說文而正其謬錢氏奈何復改獼作氐字以誤後
學耶

平梁道

水經漾水注極平樂茂亦作平洛

備成道

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并作備城而漢志各
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并作備城而漢志各
本俱作備城錢氏括徑改作備成固非即魏書隋書水經作
備城亦非也備備雙聲成城音同漢時多通用觀本書諸侯
王表中山懷王備傳作備功臣表深澤放趙備史記作備功
臣表西成侯置居翁傳作涪城東成侯居股傳作城傳成侯
張章表表作城漢北海相景君碑陰題名備行作備行可證

下辨道

續志無道字

隴西郡秦道

壽昌案水經注隴西秦昭王二十八年遷本書高帝紀漢一

年十一月朔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而中地隴西上郡又
案此志隴西等十郡下統載所屬州名案地志云武帝改雍
為涼蕭望之傳以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為涼州是知此
皆當屬涼州殆傳寫脫也

狄道白石山在東

壽昌案晉書李暹傳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是狄道
一名素昌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今本
作白石山在東蓋因下金城郡白石注引應劭曰白石山在
東誤入於此遂失班志原文也

氏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

案今志各本至字上無東字錢氏大昕王氏念孫俱引說文
水經證作東至武都為漢錢氏括徑於本文上加東字壽昌
竊意班氏豈不知東至武都誠以禹貢本有東流為漢之語
而武都在東前志各注俱可尋首無煩加一東字似非有脫
文也

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西禹貢西頃山在縣西百
部都尉治也

壽昌案東入西西雷作河且涉下西字而誤也錢氏括徑依水

經注改志原文作洮水出塞外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案水

經注改志原文作洮水出塞外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案水

經注改志原文作洮水出塞外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案水

西禹貢蟠室山西漢所出南入臨洮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劉氏若環曰此別一嶠系班志載人禹貢二字誤矣班氏自云荆至秦州嶠家山下始知靈羌爲禹貢之嶠家而後氏姑云親至秦靈知禹貢暨本志之文皆無誤證以山海經嶠家之出漢水出焉東流注于沔水經嶠家山在氐道南二說更信言之非舛但後世多以志義爲非而又別嶠家有兩山移禹貢之嶠系于今靈羌州地穿鑿附會斯更巨戾壽昌案兩先生俱經目驗而兩相刺謬他更何論關氏駁班之說未足爲矣而胡氏謂禹貢雖指說嶠家山實主關說西漢所出錢氏姑復補原文作西漢水所出是也細審之似亦不盡是脫文蓋西漢是上浸不必加水字始明機河池下至沮入漢亦無水字或亦有加水字如東漢水者此隨筆成文無定例也水經派水注引地理志西縣有鹽官錢氏亦據以補作正文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

顏注引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壽昌案水經河水注引關朔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又河水又東逕金城縣故城北應劭云云漢書集注薛瓚云云惟臣瓚作薛瓚又多王莽之全屏也一句皆屬金城縣不屬郡言顏借引作郡注也今志金城縣下莽曰全屏卽此案昭帝紀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置金城郡前此金城何屬無攷玩水經注稱金城縣故城或郡卽當時縣治後之金城縣別築新城耶又

觀顏引應注築城得金語余之郡下益信郡爲故金城地矣又案趙充國傳遠西至西部都尉府注孟康曰在今城縣都應首西郡補引志脫漏也

允吾莽曰脩遠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莽又更允吾爲脩遠

浩聲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南流人于閭門河河又東逕浩聲故

城南又引關朔曰浩讀閭也故亦曰閭門水兩兼其稱矣

合居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漢武帝元鼎一年置

抱罕

注引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抱音鉄壽昌案應注有抱音必

是作故抱罕羌侯邑也此明脫一抱字水經河水注引應劭

曰故抱罕侯邑也無光字

白石隴水出而宏外

水經河水注隴水作隴水

允街宣帝詩詩一年置莽曰脩遠

水經河水注王莽之脩遠亭也王氏峻云莽既改允吾爲脩

遠隴此允街則降爲脩遠亭故不嫌重名也亭字當別顏氏

一清說同錢氏姑徑加原文作莽曰脩遠亭

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錢氏姑依水經注於石室下加石室二字壽昌案水經河水

注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此鄭氏注自吳吳說并非班志又何能徑加入原文內且此二字於地理何系而必增入耶

莽曰監羌

水經河水注作監羌是也壽昌攷莽於縣名臨字多改作監說已見前監與監又字近而誤也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錢氏大所云蓋析隴西置李廣隴西成紀人志屬天水此其證也壽昌案錢氏此證極確廣當武帝時史傳成更在後其不係成紀於天水而仍係之隴西者廣於元符四年死在置天水五年前故仍稱隴西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注成紀隴西縣亦以在文帝時也○又案武帝本紀三年未嘗置郡事惟天水前不見紀傳中至元鼎六年紀內始有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語亦可證置郡在六年以前也續志上邽西皆隴西屬縣後析屬天水則又在明帝改名漢陽之後續注地志當以後證前矧天水各郡皆詳審可據

街泉

續志略陽有街泉亭注街泉故縣省是後漢降爲亭屬之略

陽縣矣

望垣

續志垣作恆

歸諸道

乘史記匈奴傳自隴以西有條諸之戎故曰道水經渭水注

云又歷栢亭而逕歸諸縣東又云東南與歸諸縣界此乃北壽昌案曰縣曰故城何時去道獨無攷

歸諸道

續志無道字

原

許慎說文作豨水經渭水注秦武公十年伐豨戎縣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豨戎曰豨治今志以平襄列諸縣之首似郡治在焉而續志漢陽郡則豨首列水經注始據東漢時豨也

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

顏注固讀與因同案豨豨水經注俱作朱圉蓋固圉古通說文及本書東方朔傳固圉皆作固圉可證錢氏姑遂徑改原文作朱圉

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

趙氏一清謂似別是一城段玉裁南案上文當是縣十七卷曰案水經河水云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注引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是志即以滿福爲勇士舊名非南城也今志語或有錯互

成紀

水經渭水注其亭又南逕成紀縣東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處也以爲天水郡縣王莽之陽阿郡治也趙一清曰案漢志莽改天水郡爲瑱戎此又云陽阿蓋是支郡所謂大郡至分

爲五者也壽昌案本書王莽傳有成紀大尹李育是又以成
紀名郡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莽曰張掖

王峻曰案武帝紀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元鼎六年又分置
張掖敦煌紀志年分互異意者紀但記創置之年志則因其
營建城郭設官分治之歲乎齊召南曰案孝武紀元狩二年
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
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豈遲至太初四年乎志
與紀自相矛盾自應以紀爲實壽昌案齊說是也元狩二年
至太初四年計二十年不應創置如許之久而後營建也且
武帝於五原等處創置亦屢卽其元鼎六年置張掖敦煌亦
是分武威酒泉地元封三年分徙酒泉郡雖未盡徙亦有析
置處也莽曰張掖案張掖本武帝舊名莽不過易武威爲張
掖而改張掖爲壽昌非張掖之名始於莽也

武威

閻氏若璩曰水經注云漢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
威縣爲武威郡是郡治於此縣壽昌案昭帝置金城郡而以
允吾爲郡治金城縣列第五此恐仍以姑臧爲郡治後漢因
之卽續志可證也

稽次

集韻稽次縣或作坻三國魏志涼州刺史張既討盧水胡潛
由且次出武威晉書張駿傳有黃龍見於坻次之嘉泉呂光

載記魏書地形志俱同凡且次坻次皆稽次一音之轉非自
別義改名也

鶯鳥

後漢書桓帝紀注鶯音鶯段熲傳注烏音爵舊唐書地理志
讀曰鶯雀唐人有鶯雀樓卽其地也

溫圍

胡三省通鑑注曰禿髮傉檀之臣焦朗勸令從溫圍水北渡
則以溫爲溫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則并以
圍爲圍蓋皆因字近而譌非有別義

蒼松

注師古曰枡古松字也續志作蒼松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

齊召南曰案孝武紀武威酒泉地置于元狩二年至元鼎六
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俱不俟至太初年開也志
于張掖酒泉并云太初元年開設也酒泉與武威建郡同時
張掖稍在其後如志所云武威之置反在張掖之後矣錢大
昕說略同并云武威酒泉當云元狩二年開敦煌當云元鼎
六年分某郡置壽昌案齊說二說皆是也然班志於此等年
分屢與紀異者蓋自武帝元光二年帝卽位八年卽遣御史大夫
韓安國爲護軍將軍將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四將軍以三
十萬軍屯馬邑谷中欲誘襲匈奴爲匈奴所覺自此匈奴屢
入寇邊迄無安歲入遼西入滎陽雁門入代定襄上郡入上

谷入雲中迨置郡後尚入張掖酒泉殺都尉外此殺太守殺都尉亦屢矣此皆元光元朔元符元鼎元封等年間事在太初以前當日置武威酒泉郡者因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匈奴合四萬餘人來降遂以其地置郡匈奴之地也即張掖敦煌亦是分兩郡所置時雖設郡縣而城郭溝池營繕草創如以寇踪出沒殷駭靡常初不遇有郡縣之名耳至太初元年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時匈奴已衰民得定居雖小有寇掠尚無大舉故班於紀中案年分析而於志特書武帝太初元年間使讀者因文見義特其開置未分年代舛互克不免稍疏耳

刪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案說文女岍山名或曰弱水之所出弱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楚詞大招東有大海弱水激激只注弱一作弱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曰合黎山也是弱水一作弱合黎一作合離也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即此趙一清謂羌谷水北至張掖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即弱水也而胡渭云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則爲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則傳曰水名非也壽昌案班注云至酒泉合黎不曰入則合黎爲山名益信

注引如氏曰音弓軒說文作麗軒而以縣屬武威蓋張掖也武威所分也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壽昌案本紀元符二年與武威同置也西域傳降暹耶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張騫傳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霍去病傳開河西酒泉之地據此則酒泉開最先也壽昌又案本書律麻志酒泉侯宜君注師古曰宜君侯之名侯官號也故曰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地志不載壽昌謂侯微者也故不載此說益信又此時治太初麻以宜君善治麻故名之是亦酒泉郡開於太初年之一證

祿福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

壽昌案寰宇記呼蠶水一名潛水亦名羌谷水 大清一統志計來河在今肅州南郡古呼蠶水也水道提綱卯來河源出肅州西南邊外青海西北有三源東源曰厄几飯必拉中源曰把東必拉西源曰滔來必拉經卯來堡曰卯來河蓋討來卯來滔來音相近無定呼也又秦唐於深宿古城置福祿縣蓋從續志名也亦見寰宇記

表是

續志作表氏是氏古通也

會水莽曰蕭武

汪本請作肅

志作沙頭

緩瀾

注如氏曰今日安瀾亦從緩瀾名也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

案說文作煇錢大昕曰紀在元鼎六年齊召南曰紀於太初元年書煌從東方飛至敦煌則置郡不在後元年明矣蓋昌黎武帝後元是紀元凡兩年不比文景有前後元年也此後元下必奪一字

敦煌莽曰敦德

疑下有亭字錢坫則直以意加作敦德亭矣

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潏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

其澤錢坫校改作冥澤王念孫曰冥安縣因冥水得名冥水所入之澤故謂之冥澤壽昌案惟冥安因水得名故班氏謂入其澤即入其縣之澤觀下龍勒亦止云東北入澤不云入龍澤應注亦稱入其澤不云入龍澤皆可證時有冥水之水不名冥澤也則其字似不必易作冥

效殺

注師古曰本漁澤也桑欽云云胡渭曰效殺下師古曰三字蓋後人妄加此言主師古所能引也王鳴盛曰案地志引桑欽說者亦皆班氏原注桑欽傳孔壁真古文尚書者地

志亦引禹貢古文山水十一條皆孔安國義則知班氏好古

此效殺下桑欽說亦必班氏原注也王峻曰此班氏本文止小顏注也桑欽書唐初已失傳師古曰三字衍錢坫校本還刪去師古曰三字矣

淵泉

續志曰拚泉晉志作深泉蓋避唐諱續志或因唐傳鈔而遺也

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郡尉治

段玉裁曰楊雄傳西北一候如氏曰地理志龍勒玉門關有候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今志有訛壽昌案候微者也此兩關有郡尉治之故不書候亦不勝書也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書曰案武帝本紀是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未書置安定郡其五年行幸雍西臨祖厲河而還祖厲為安定屬縣則置郡已二年矣又案楊雄傳與安定太守孫會宗書有云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似亦置郡未久語錢氏大昕曰蓋析北地郡置錢氏坫集釋同當必有據

烏氏烏水出西北入河

續志作烏枝吳卓信謂水經注渭水篇有黑水云黑城北西南入瓦亭川攷後漢書注為枝縣有瓦亭關則烏水疑即黑水之異名人河當作入涇也壽昌案徑以黑水當烏水又因烏氏有瓦亭關遂以水經注黑水入瓦亭川之語強附之似

非的據卽以水經注論亦止云注于渭非入于涇也錢氏姑直改入河作入涇所引地道記云龍池山鳥水出是明有鳥水而究無入涇之確證○又案下喻卷云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是郡中水固有入河之一道或鳥水卽由渭入河故志云入河也

鶉陰

續志作鶉陰

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

案史記匈奴傳秦昭王伐殘義渠於是有北地郡威成水經河水注作威戎錢氏大昕曰北地當屬朔方部史失書王氏念孫徐氏松校并同

馬領

注師古曰川形似馬領故以爲名領頸也壽昌案通典馬領縣漢舊牧馬地也錢字記廢馬領縣在今慶州北七十里馬領山名俗名箭括嶺九域志安化縣有馬領山據此則馬領是山爲縣川形之川應作山領卽山領之領亦不必訓頸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

說文沮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从水廋聲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鄜殺碑縣北東入於洛

地本作涇

注引地

理志曰沮出畿縣西東入洛趙一清謂畿縣之名不見漢志而史記索隱曰沮水地理志無文不可解今戴校本水經則云近刻譌直改注照今地理志文惟作出爲直入洛壽昌案各

說及地望等之沮實存洛西東入于涇爲是勇文更西字例轉或傳刊之誤也段民玉我謂今志不誤水經引作出西東入洛爲誤則與舊說并王校錢校本相反未敢據也

富平莽曰特武

一本作特武水經注作特武

州一本作朔注師古曰苑謂馬牧也壽昌案百官表邊郡六

牧師苑屬太僕卽此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其

邊西邊養馬二十萬頭號非苑者意取非子牧馬而名

鶉瓜

續志作鶉瓜晉志同地形志作鶉瓜

七居有監官

續志作有鐵

廉

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北地有廉城縣關騶謂當是世人

誤也則本無城字也

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翟國七月復故卽歸都尉治歸歸

屬并州

壽昌案高帝紀云元年二月項羽立董翳爲翟王八月翟王

翳始降漢安能七月卽復爲上郡也二年六月章邯自殺翟

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益董翳初雖降

復秦舊郡僅有其名也至是翳復降坐殺王黨邯敗死始能

仍置上郡若異姓諸侯王表作元年八月則時亦退迫與此志皆不可從宜從紀爲是又後書馬援傳兄王莽時爲增山連率意懷注云莽改上郡爲增山水經河水注王莽以馬員爲增山連率後歸世祖以爲上郡太守司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別名也又似非定莽改者疑班志不書非脫去也又凡漢郡縣爲莽改名者水經注定例必云王莽之某名也此無之而但引司馬彪別名之說益可證矣錢氏垢徑加莽曰增山四字似亦未細審也

高奴有涇水可糶

喜昌案水經河水注涇水又東經高奴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涇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涇水肥可糶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糶水不流曰奴見水經注高奴言豐林水至此高而不流肥即脂也本志脫此字宜補又河水注引博物志稱涇泉延壽縣音臨水志西南山出泉水大如柱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善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確缸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總涇水也據此是卽今四川油井之類屬地多有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龍埤是莽曰龍新屬并州

注師古曰翁龍埤是一障名壽昌案二障應是兩都尉治塞美稜有屬國都尉虎猛有西部都尉凡四都尉亦如上郡之匈奴都尉治塞外南歸陵屬國都尉治龜茲北部都尉治高

望又北部都尉治望松亦一郡四都尉而北部且有兩都尉也宣帝紀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降者卽此漢武帝紀是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未書置西河郡之事卽西河之舊爲何地史亦闕書漢書攷異云武帝分上郡所置攷上郡屬縣二十三西河屬縣三十六當日置郡有如是之廣耶又攷郡屬縣名最舊者如皋狼見戰國策及史記趙世家史記注徐廣曰皋狼地名在西河蕭見戰國策鮑彪注前屬西河離石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西河有趙離石二縣疑見文選上林賦注文類曰西河疑羅縣有武澤在縣西北陰山水經河水注出西河陰山縣皆以西河郡望注之無一稱上郡者又本書路博德傳云西河平州人卽平州周古守邊也若輩李廣傳稱隴西成紀人之例成紀後折屬天水亦嘗稱路博德爲上郡平州人則錢氏攷異之言未足據也

益關莽曰香關

一本作蘭

圖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

壽昌案圖本志作圖水經注作圖莽改作方傳寫既殊音注各易後來治班書者幾成駁訟有主作圖者有主作圖者亦有兼圖圖兩說者壽昌常得屢段一先生親筆條記全錄之翟氏中溶云中溶案史記匈奴傳晉文公饒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關小司馬案隱曰三蒼圖作圖地理志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爲圖續郡國志及大康

地理志並作圖字世又案漢少室神道石闕銘及辭尚功鍾

鼎款識漢平周鉅文圖陽圖陰皆作圖自肅昭漢書注有圖

當爲圖之說後人皆沿其誤改亂舊文師古不明小學反以

作圖爲誤陽矣此印文作壹乃古縣字亦从壹得聲故通用

據此亦可證漢時不作圖也晉書袁世器氏改漢陽字之印

注原文未攷王莽改令長日字也文尚多有引地志注及水經

已釋在錢較地理志注內茲復從其手跡錄出段氏玉裁

歎其後云玉裁案說文从言省聲漢中西域有旬鄉許引

此而不引西河之旬陽句陰則知許時作圖陽圖陰也其字

譌久矣錢校本已錄此條在圖陰又段氏玉裁云師古曰圖

字本作圖縣在圖水之陰因以爲名王莽改作方陰則是當

時已誤爲圖字今有銀州銀水卽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史

記書河圖洛之闕徐廣音銀索隱云晉灼音圖三蒼作圖單

理志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爲圖音

銀續郡志及太康地理志并作圖字也玉裁案漢時作圖莽

代已然漢銅印作寶陽字之印卽圖陽也莽縣令爲縣宰此

正莽時印也索昭正圖作圖小顏從之皆不誤蓋太史公尚

依古字孟堅則依時俗字若小司馬請繕郡國志作圖今本

後漢郡國志亦作圖不作圖惟史記及水經注作圖耳符秦

隋唐地志皆作銀以圖字音銀改之也班用時俗字者古作

圖漢未作圖莽乃作方治革之故於此可見此著書之法也

且說又有旬無圖旬字下引漢中西域旬鄉不引圖陽圖陰

二字不得混一計於地名亦作圖陰可知蓋太史圖而爲

圖亦不可定其音如銀依土俗言之此漢志之例案

從前初筆錄記吳氏卓信地理志補注云師古作圖並以晉灼證

爲是然以王莽有方陰之名而謂當時已誤爲圖則水經注

河水篇所引并作圖鄠氏所見之本何又不誤全謝山謂此

必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圖以實之其說最確

幾姑校本引王氏念孫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

并有西河圖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圖陽田植又曰古無

圖字故借圖爲之韋顏並以圖爲圖之誤非也壽昌案漢書

傳本不一晉與酈或各據所見本言之不能相非也吳據全

說以臆駁古尤無據王氏謂古無圖字故借圖爲之則說文

明有旬字可用何必多此一借耶以此駁韋顏亦未確似不

如段氏所說之爲圖到也

增山

吳氏卓信曰王莽改上郡爲增山本志失載見於後書馬援

傳謂此西河郡之增山縣亦一別名而今不可攷矣壽昌案

莽改上郡爲增山班志未載僅見後書馬援傳見員爲王莽

增山連率而章懷述注云莽改上郡爲增山水經注亦不云

莽改但引司馬彪云增山爲上郡之別名壽昌案疑非莽改

者觀成紀爲天水屬縣而王莽傳有成紀大尹李吉益莽改

易郡縣分大郡爲五則安知非分增山爲一郡而置連率耶

其不改增山本名者猶之易天水郡爲填戎卽不改成紀之

名易西河郡爲歸新卽不改增山之名事例一致并非史無

可放也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五

長沙周壽昌撰

地理志第八下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屬并州

壽昌案武帝本紀元朔二年春遣將軍衛青李息出塞中至高關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衛青傳同據此當云置非開也錢氏大昕曰武帝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並與朔方各自為部未嘗屬并州朔方之屬并州乃光武建武十一年耳上郡亦屬朔方部故馮野王為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之壽昌案錢校精審而中有可疑者數焉朔方為郡當置太守而復置一刺史共治乎抑別有治所乎一也未置朔方郡以前先有上郡本屬并州後屬朔方即無兩屬之理何時去并州而屬朔方無可考二也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員十三人朔方立郡在元封前即置刺史當云員十四人不止才十三人三也平當傳左邊朔方刺史注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案朔方僅領縣十既別設刺史當兼察他郡史無明文本書紀傳內無有稱朔方州牧者四也反覆尋繹莫通其故重檢本書及晉志各文迺恍然全為師古朔方不在十三州之限一言所誤也志云北置朔方之州注胡廣記曰分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四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雍州置朔方刺史是明以朔方為州因其地連塞北不得不設郡置守以掌兵事也分雍州以為刺史大約即於政雍之

涼州所屬分數郡以統之惜史有闕文未詳所屬楊雄并州
敕箴曰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固明指朔方之屬雍也晉地理
志注言西漢十三部涼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
趾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此九確證呂氏大事記云除十一
州外加交州而以司隸校尉列諸首為十三部壽昌案司隸

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察三輔三河宏農而當元封五年
置十三部刺史時尚無司隸校尉也不屬之朔方而何屬乎
且成帝舊司隸校尉其時未聞改十三部為十二部也平帝
元始四年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本紀未詳王莽傳莽

奏云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
分界以應正始亦未詳省何州光武建武十一年之省朔方
入并州或即承元始之制也至於十三部之說廣記晉書俱
在師古前依據必確自以前說為斷宋歐陽忞輿地廣記以

司隸列十三部之首而以朔方郡屬并州則全是東漢之制
三封武帝元符三年城
壽昌案紀未書水經河水篇注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
漢武帝元符三年置蓋置縣後而城之也

朔方
閻氏若珠云武帝置朔方郡築朔方城則朔方郡治朔方縣
矣縣居班志之第二其一縣為三封乃元符三年城也元和
志以為治三封者誤水經注以為治臨戎則東漢所移治矣
壽昌案本紀元朔二年秋罷西河東城朔方城合舊志又與

十餘萬人築衛朔方皆指郡而言惟衛青傳使蘇建築朔方
城水經注引以為築此縣城也顧志云凡縣名先書者即所
治也此史家記地理志者一定之例此例不定讀者何從故
元和志不誤閻先生攷據精核獨此等處好為武斷壽昌終
不敢附和也

慮渾

史記衛青傳同注徐廣曰慮音庚本書衛青傳都尉韓說從

大軍出竄羅注師古曰音田

渠搜莽曰溝搜

水經注引作溝搜亭志脫此字應補段氏王裁曰郡名溝搜

矣則縣名應異也王校本亦同壽昌案莽於郡縣同名者常

有不必異字如上黨名郡而所屬之襄垣亦曰上黨亭涿郡

易名垣翰而所屬之武垣亦曰垣翰金城所屬之允吾故名

曰脩遠而允街亦曰脩遠亭也

沃壁武帝元符三年城

本紀不載水經河水注作元符三年立

臨戎武帝元朔五年城

本紀無水經河水注作元朔五年立舊朔方郡治壽昌案此

東漢郡治也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東部都尉治稠陽莽曰
獲降屬并州

案武帝本紀是年春收河東地置朔方五原郡蓋更名即以

置郡也

河陰

吳氏卓信云漢五原郡所領十六縣惟河陰一縣在黃河南

蒲澤

枯毛木作蒲

南與莽口南利

據水經河水注應作南與說見雲中北傳下

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

水經河水注河水逕成宜縣南又逕原亭南據此宜作原亭

高亭字近而誤也

朔陽北毛本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

頭曼城頭曼匈奴單于名見匈奴傳注本作曼又西北得庫河城又西注本多

得尙廣城莽曰固陰

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柰陽城南東部都尉治又水經

云又東過臨沃縣南注云河水又東逕柰陽縣故城南王莽

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障河水使其西南隅壽

昌案水經注先引柰陽縣故城并引莽名固陰以手五原郡

郡下之柰陽後云柰陽縣故城并引莽名固陰以手五原郡

下柰陽歸都尉治者與此柰陽縣別為一城又水經於臨沃

縣注云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使出石門山地理志曰

北出石門障即此山也西北盡光祿城今志注在柰陽不在

西安陽

臨沃下注語亦微有詳善則鄭氏所見之漢書與今本異也

壽昌案代郡東安陽下注引調顯云五原有安陽故此加東

也何氏博云汝南有安陽故此加西代郡加東也據此何說

為是闕說或安陽上偶脫西字耳注遠孫校本云據此不當

有西字壽昌案水經河水篇云屈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則

河曰

水經河水篇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屈從縣北流至河目縣

西注云河水自臨河縣東又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自高

關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史記秦使蒙恬將十

萬眾北擊胡渡河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壽昌案水經例

引各地志俱從每郡敘入各縣茲將河目繫於朔方郡各縣

內而河目上無五原字此句下始云屈南過五原西安陽縣

南豈河日向屬朔方郡乎疑五原之屬朔方郡矣

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屬并州

全氏祖望云雲中郡故趙置秦因之楚漢之際屬趙國尋分

屬代國高帝三年屬漢四年復以屬趙國六年屬代國十一

年以邊郡收王氏峻曰班志首云漢興承秦制度故邊郡名

斷自秦始如雲中代郡上谷遼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

匈奴傳考之乃燕趙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益以秦之三

六郡為斷非與彼傳相矛盾也壽昌案他不具論即雲中而

言戰國策史記趙世家止云西至雲中九原匈奴傳趙置雲中雁門俱無郡字水經河水注引虞氏記云卽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是趙置築城秦始皇立郡班氏所云秦置不誤金氏云雲中郡故趙置似尚未審雲中莽曰遠服

案水經河水注曰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縣曰遠服矣趙氏一清案漢志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雲中縣莽曰遠服今注云云有缺失矣問若珠曰秦雲中郡治遠服縣漢曰雲中或曰王莽始更漢雲中爲遠服然焉知莽非本秦舊乎壽昌案莽曰遠服班志昭然鄭注缺失趙說可據問以班注屬之或曰謂非莽改實本秦舊據鄭注之脫文疑班志之無可疑者則班書可無讀也

沙南

壽昌謹案 大清一統志云漢雲中地惟有沙南一在河南

餘皆在河東

北與中部都尉治

注師古曰關騶云廣陵有與故此加北壽昌案水經河水注武泉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與縣故城南案地理志曰五原有南與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十三州志曰廣陵有與故此加北疑太疏遠也是師古所引之闕說水經注已不取也

陽壽莽曰常得

一本作長得

襄郡高帝置莽曰得降屬并州

水經河水注定襄郡漢高帝六年置壽昌案高帝本以是下以東南各郡分封子弟其西北則以雲中雁門代郡太原分封及大功臣三十餘人獨無定襄郡全氏祖望曰定襄故屬秦太原雁門二郡高帝六年分置屬代國景帝後以邊郡收案是年封代王宮史記表注云都馬邑則屬雁門封新彊爲汾陽侯則太原屬縣定襄置郡殆在分封以後也

成樂

水經河水注引魏土地記曰雲中成樂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也壽昌案後魏之初建都於此曰盛樂城非但承漢制爲郡治也續志雲中郡有成宗故屬定襄或卽成樂

武進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白渠水又西北逕沙陵縣故城南又云其水西注沙陵湖則至沙陵者至沙陵縣之湖也

武泉荒于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荒于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於河亦云沙陵湖也 一統志案案古荒于水在北白渠水

在南并歷定襄雲中二郡會沙陵湖漢書白渠荒于芳言水經言白渠而不言荒于注言荒于合受諸水又似大手白渠以今考之白渠水卽今土爾根河也荒于水西南流卽今土爾根河所合北來之諸水也其人河之處匯成一湖卽古沙

陵湖也壽昌案沙湖在今陝西榆林府神木縣北武遠在今山西朔平府城西北邊城北武泉在今朔平府西北殺虎口俱見 大清一統志又案水道提綱黑河即今白渠荒干水亦曰金河明一統志遂誤分黑河爲二其實一水也

雁門郡

錢氏姑云始皇二十三年置壽昌案當在二十五年說見下

代郡

善無

本經河水注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四十三州志曰舊定襄郡治地理志曰雁門郡治壽昌案今地志無此語其云定襄郡治則據東漢而言

陰館莽曰富代

案宋書州郡志云陰館前漢作陰觀後漢作陰館今漢志亦作陰館吳氏卓信謂爲後人所改壽昌疑莽改善無曰陰館傳寫者或書此爲陰觀以別之旋復其舊耳漢時館觀兩字隨書書中屢見富代水經灤水注作富臧

武州莽曰桓州

水經灤水注作武周周州音同古通用猶西河郡之平州爲平周也桓州水經注亦作桓周

涇陶

續志作汪陶或作涇陶

說文崞山在龍門水經灤水注水南出崞山縣故城壽昌案魏地形志恆州繁時郡領縣曰崞山道元尊其本朝稱曰崞山縣不用前後漢崞縣之名趙氏謂道元率謬非也

代郡秦置

錢氏姑云始皇二十三年置壽昌案始皇分天下三十六郡在二十七年其滅越虜代王嘉在二十五年史記越世家秦始皇本紀六國年表俱同置代郡當在二十五年錢云二十三年誤也又案高祖本紀十一年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遠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願以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據此則畧析太原以益代又析代以益雲中非復秦置之舊矣

當城

注師古曰關駟云當桓都城故曰當城壽昌案水經灤水注引應劭曰當桓都山作城故曰當城也

狝氏

注孟康曰狝音權氏音精錢氏大昕曰狝有祈音氏有支音祈與權支與精聲皆相近壽昌案孟氏所音或古訓師承或方音隨造無關要義存而不論可耳必以狝爲祈又以祈與權近氏爲支又以支與精近求之義訓實無可通而但云相近即可通讀則隨字俱可以意造音何必更講求聲韻之學耶

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塞入沽中部郡尉治

師古曰且音子如反活音始又音故水經灤水注脩水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又云于延水出縣北塞外即脩水也壽昌案鄆注與志合而篇末注云于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王莽之久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灤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靈入活非矣忽引此志語繫於上谷郡之且居若謂如偶誤居則又引莽名久居語以實之而且居縣自有陽樂水入海無與於灤此尙道元之誤筆也仍屬之且如爲是靈與廣靈本兩縣鄆引舊志至廣靈入活則此脫一廣字鄆即治水形近誤活鄆云入活非非其作活者應作治也顏氏於活字特加音訓是唐時漢書已誤而據鄆氏非活之說則誤更在顏氏前

平舒灤水北至桑乾入活

水經灤水注引地理志云所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灤是也案灤即始治活形近而誤此入活宜正作入治

靈邱遼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

應劭曰武靈王葬此因諡焉臣瓚曰靈邱之號在趙武靈王

之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壽昌案灤水說文即灤夷水水經

灤水注即灤夷之水也周禮職方并州川曰庫池嘔夷班氏

曰并州川卽釋灤水爲嘔夷也蓋急呼之曰灤緩呼之曰濕

夷轉呼之曰灤夷皆一聲之轉也靈邱水經灤水注引應劭

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縣古屬代地理志

曰靈邱之號在武靈王之前矣又案史記趙殺侯九年敗晉

于靈邱則名不因武靈王事如應說顏氏炎武曰此別一靈

邱水經注蓋誤以趙靈邱爲齊靈邱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

方輿紀要靈邱城在滕縣東三十里明水之南城周八里內

有子城戰國時齊南境邑孟子謂軻產曰子之爵靈邱而請

士師史記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復來伐我靈邱是年壽昌

案史記齊威元年靈邱注正義靈邱河東蔚州縣案之此時

屬齊又趙世家孝成王七年以靈邱封楚相春申君注引括

地志蔚州理縣也又正義引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

靈邱縣三十里趙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攻

齊取靈邱皆是此靈邱也水經注引趙毅侯敗齊于靈邱集

解地理志曰代郡有靈邱縣氏并未誤齊地爲代地也至齊

靈邱入趙或卽在趙惠文王時案地當屬燕是必燕爲齊取

齊又爲趙取當日齊境亦不能至代也而要皆與軻產所辭

之靈邱無涉顏氏引齊威王時靈邱證齊靈邱亦誤引滕縣

之靈邱差與齊軻產事相附而城周八里後亦未開置縣恐

紀要之言未爲信也

國城庫池河東至參合入庫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

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莽曰魯涪

王氏念孫曰河間國弓高下言庫池別河則此處別下當有

河字段氏王莽曰毛傳曰沱江之別者也說文曰勃游海之

別也此云庫池別者謂庫池之別不必有河字河間國弓高下則或加河字矣壽昌案照本志屯氏別河水經注庫池別

水之例名之則別下加河水亦宜而本志武都郡西漢所出
右北平郡南入官下均無水字班氏固多此例似段說較允
也又案代屬幽州此與上澗水皆引井州川知幽井兩州地
互相屬也又從河錢氏姑謂疑當作別河字之誤也段氏玉
菽謂作徒河壽昌謂徒河屬遼西郡狐蘇唐就水至徒河入
海距幽城遠無緣受此河水經濁漳水注衛滄東運蒲領縣
城趙氏一清案寰宇記引水經云今滄州營城縣水經注又
云又東北石會桑社溝溝上承從陝世稱盧達從蒲趙氏謂
此卽漢志代郡幽城縣下之從河也說校詳核可據壽昌謂
從宜讀如從積之從水經濁漳水注衛漳稱衛水亦稱衛河
孔安國曰衛橫也言漳水橫流也則從河之稱安之非因阜
池別河之徑行入海而得此名乎傳曰衛從流以方羊此獨
有從無衛故曰從河也沽水直流者曰直沽女祁水橫流者
曰橫水濡水又東南迴曲謂之曲河皆此類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調

錢氏坊曰始皇二十三年置基本水經注壽昌案始皇本紀
二十一年王翦破燕取薊城二十五年滅燕并以燕世家六
國年表考之俱不得在二十三年又案後漢書耿弇傳父況
爲王莽朔調連率又郭伋傳王莽時爲上谷大尹既有朔調
復存上谷卽莽將大郡分爲五之證王莽傳其後歲復變更
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
故名朔調之又名上谷亦此類也若下之夷與名朔調亭止

能置長不能置連率

雜考

注孟康曰音句無壽昌案音有茂音亦音耗音近毛佩麟
集河朔謂無曰毛後書馮衍傳餓者毛食注衍集作無食故
孟音音爲無猶河朔間音也

且居樂陽水出東南入海

錢氏坊校本作南入海王氏念孫校作東入沽壽昌案樂陽
應正作陽樂王錢兩校本俱正出各漢書本蓋因常山郡之
樂陽而誤也陽樂東萊郡亦之此水所出則遼西郡之陽
樂也東入海似不必改東一沽沽其水所過海其所歸也以
水經注沽水濡水合參之可見

漁陽郡秦置

錢氏坊曰始皇二十二年置亦本水經鮑邱水注也

莽曰通路

水經注作通路緒志同

序奚

孟康曰序音題字或作蹄案水經鮑邱水注作僞續志同御
覽引作履溪

白檀瀘水出北巖表

案水經濡水注曰濡河東南流經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瀘
水出北巖表中然水經注不別出瀘水是當卽濡水也壽昌
據此志誤瀘字鄭氏時已然不但師古所見本誤也又案水

經濡水注濡水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秋俗語焉耳因濡而難因難而濼故今濡河即濼河自濼字出而後世遂無濡水之名矣唐胡滿水名乃官切集韻奴官切是濡本有濼音正胡濼盧官切音濼滿流也與濼同壽昌案唐書地理志薊州東北渡濼河有古盧龍鎮遼始讓濼州屬南京道金屬中都路段氏玉裁謂宋史易濡字爲濼亦未考唐書也

沿鹽

注應劭曰明帝更名鹽壽昌案水經鮑邱水注大榆河南流運潯鹽縣故城東漢明帝改曰鹽田右承治世謂之解鹽城此注脫一田字解潯音之轉也

右北平郡秦置

水經鮑邱水注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

平剛

壽昌案後書續志右北平郡治土垠無平剛耿弁傳遂窮追於北右平無終土垠之間至後靡而還方輿紀要云後漢移治土垠縣遂廢據弁傳云云則後漢初即廢矣

無終

壽昌案水經鮑邱水注藍水逕無終縣故城東注云秦置右北平郡治此漢世李廣爲郡出遇伏石謂虎也射之飲羽即此處也據所言則郡治在無終不在平剛矣案魏志田疇傳云右北平郡治在平剛道出盧龍連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通今勇將以大軍當由無

終云云蓋後漢移郡治於土垠平剛縣遂廢故續志無其名案宋氏琬曰漢右北平郡治平剛後漢治土垠水經注地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薊城今京師也括地志漁陽郡東南七十里右北平城當在今薊州玉田縣界此後漢之右北平也若平剛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此前漢之右北平而李廣之所守也射虎石水經注言此石在玉田無終之間是以後漢之右北平爲李廣所治與東越晉陘之說自相矛盾據此則無終或爲秦置郡治漢則治平剛後漢治土垠也問氏若據謂北平郡治先平剛而後無終亦失攷○壽昌又案右北平郡在漢初尙有析分爲燕地者地理志雖無燕郡而高帝六年封燕王敬至其子定國於武帝元狩六年自殺國除元狩六年武帝立其子且爲燕王至昭帝元鳳元年有罪自殺國除而李廣爲右北平太守正當武帝時其何地屬右北平屬燕均無可考而徐樂傳云燕郡無終人是有燕時無終且不爲右北平屬縣何得爲其郡治也且是時正爲燕國廣何能射虎至其地耶此尤足破水經注之誤證矣

遼西郡

水經濡水注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

肥如元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元

案水經濡水注引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孤竹城西入合元水也水出肥如縣東北元溪西南流逕

其源東又云小沮水又南流與大沮水合而爲廬水又引地

理志曰廬水又南入元水復引志曰元水東入濡蓋自東而

注也徐氏松案段氏引趙氏一清云南入海陽當云南至海

陽入海王氏念孫曰陽字涉上文海陽而衍善長之駁經曰

濡水東南至桑縣碣石出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壽昌案

趙氏所云南至海陽入海固過迫王氏謂衍陽字逕作南入

海者尤爲未審水道也請先舉鄭注駁經之原文言之水經

濡水篇云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注云濡水又東南

至桑碣石山濡水於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

證耳然本志海陽下云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發虛水

皆南入海鄭注引之云合入濡水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又

南合新河又南流一十許里西入九澗口注海是濡水固由

桑縣入海亦有由海陽入海之一道未能盡駁經文也然鄭

猶統濡水之巨浸而言之若班志則專指肥如一縣僅濡水

之枝津也據水經注而言則肥如尚須東北出陽樂縣西南

逕孤竹城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又分流逕樂安亭縣自

雍奴出鹽關口又東北逕昌城縣新安平縣始出海陽縣其

出桑縣雖不逕海陽亦須由樂安後會新河始能入海也據

今地志而言則肥如爲永平府昌黎縣境深河即濡水自喜寧

口入邊徑遷安縣西北又東南至永平府城西又西南徑

瀾州漢海陽縣城東又南逕樂亭縣城南又東南入於海大清一統志是

朝通志水故班志敘肥如水入海陽而止其入海尚爲懸隔

趙鏡諸先生欲增班志原文似俱未審

實從

續志作賓徒遼東屬國故屬遼西義昌案晉書作賓徒皆承

前志之誤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徒音近輸功臣表申都之

爲申徒也而遼史引云漢賓從縣尚在其案案稱有賓水或

縣因此得名也

交黎應劭曰今昌黎

續志遼東屬國昌黎故天遼屬遼西壽昌案本志無天遼縣

卽班書紀表志傳俱無此名初疑天遼爲大遼誤而大遼有

水無縣名案後書安帝紀元初二年八月遼東鮮卑附無慮

縣九月又攻夫黎營注云夫黎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作

扶黎注同是黎卽黎也據應氏言後漢固改曰昌黎據後書

或又曾作夫犁與扶黎至魏志正始五年九月鮮卑內附置

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承東漢之舊實本志之交黎也

天與交夫扶字近而譌遼案則一音轉也

案下官水南入海

水經注無下官水或謂卽木究水字形相似而誤壽昌案水

經濡水注新河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是與濡

水絕無由至桑縣且又不受他水與下揭石水水皆南入

官之語不相符班志未詳鄭注無考錢氏姑云今口館水

大清一統志引舊志云卽今潮河賓水卽飲馬河說較可據

不必以近似之字強附之也

遼東郡秦置

水經大遼水注秦始皇二十一年滅燕置遼東郡壽昌案秦始皇本紀二十一年王賈王翦破燕取薊城得燕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二十五年秦乃滅燕取遼東二十一年秦案有置郡之事

遼隊

水經注作遼隊

居就

案遼西狐蘇有唐就水至徒河入海水經注無唐就水疑唐居字近唐就即居就也

文

續志作汶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

案本紀在三年此四字誤全氏祖望曰玄菟樂望乃武帝所開而晉志以爲分置誤矣壽昌案武紀元封三年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是分置四郡語本無誤也又案晉志云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是述晉武帝以後事非謂漢武也全氏說誤應劭曰玄菟郡故真番臣瓚引茂陵書曰真番郡治富縣今富縣無可考

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注應劭曰故句驪胡

水經小遼水篇云有遼山小遼水所出王峻曰案水經注云

高句驪縣故高驪相之國也應氏云朝鮮胡國胡字是相字之譌壽昌案水經小遼水注高句驪縣故高麗胡之國也晉水經本俱作胡無作相者不知王氏據何誤本轉駁古書也高麗雖東夷小國素習禮教斷無君相分國而治之理王氏語既思誤之無功亦審理之未悉也又案應氏曰故真番朝無胡國注在玄菟郡下不在高句驪

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

有雲部

或疑雲部未詳壽昌案當是附郭之部如武威郡休屠之部水郭酒泉郡會水之橛泉郡東部郡乾齊之西部郡敦煌郡廣置之昆侖郡西河郡之翁龍埽是兩障朔方郡之麻蕪障五原郡朔陽之石門障皆是也惟郭皆置都尉治之此疑脫某部都尉治數字若無官則部不必附書也

朝鮮

史記集解張晏曰朝鮮有濕水冽水汕水三水合爲冽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朝音潮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汕

粘蟬

續志作古蟬服皮曰蟬音提○洪氏遵容齋隨筆云樂浪之粘蟬爲粘提南海之番禺爲番禺蒼梧之荔浦爲荔浦交趾之麻陵爲連獲皆土俗之別也壽昌謂此語最得其通益以悟粘氏之音權精必是方音非有別義也

壽昌案世續引及陵書臨屯郡治東臨後書東夷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併兼浪玄菟茲東臨為樂浪屬縣則臨屯郡併入之證也

不阿

壽昌案三國志毋邱儉傳銘不阿之城東夷傳東郡都尉治不阿城皆作不阿則此而字當音阿

南海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

全氏祖望曰南粵七郡至後漢末始稱交州前此但稱交趾

刺史班氏安得遺稱交州是必後人妄行竄改者案元和志

交州古越地也漢本定為刺史不稱州以別於十二州建安

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太守共請立為州自此始稱交州

全氏漢末始稱交州語殆本此壽昌案編考兩漢紀傳俱無

此說考三國吳志士燮傳亦無張津士燮共請始稱交州之

說又考士燮傳云燮先入國王莽之亂避地交州是西漢已

稱交州又交州刺史朱符死後燮避張津為交州刺史時士

燮方為交趾太守是太守稱交趾刺史稱交州由來已久并

不如元和志願云也又案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廣德縣

元封五年移治梧槽廣信縣是在元封前初置州時即稱交

州也屬交州三字與志原又各郡俱有正為漢稱交州之確

證奈何全氏不考乃謂非班氏所稱為後人竄改也班志自

南海郡至日南郡六處俱有屬交州三字

中宿有延福宮

蓋氏姑校本經改作延福宮疑為永寧白龍水南山延福宮

為桂水之一語也壽昌案此亦知南郡漢書之類宋洪氏

春書陸宇宋姚天麟或漢書要宋王玉為漢宮內俱引此

作宮無半關者足知宋本漢書是延福宮即水經細注弗疑

證及延福宮之誤者似未可輕改也

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至置桂林郡本書武帝紀元鼎六年

定越地為鬱林郡章昭曰桂林今鬱林也

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脈水東至閩會

壽昌案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郎縣又東至鬱林鬱林縣為鬱

水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東北入于鬱注鬱水即夜

郎脈水也趙氏一清湖案漢志牂柯郡夜郎縣脈水東至廣

鬱然則鬱水非即脈水矣趙賦謂其甚斷甚脈與鬱離何疑

一水而在夜郎為脈至廣鬱為鬱水隨地異縣趙氏為本志

所以詳斯受也脈水後書西夷傳作鬱水當據注引漢書

地理志亦作鬱水今志實作脈與水經注同則古今本傳寫

之異也

中留

續志作中留

定周水首受毋絞東入潭

壽昌案水經注周水首受牂柯水東逕丹欽縣為毋絞水又

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此水上無周
字緣承上定周故脫去也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有離水關

水經注作離水

荔浦有荔平關

壽昌案水經離水注云瀨水又東南流入於荔浦縣注於瀨
瀨又注於離水離水之上有關是蓋與郡治俱有關俱爲離
水所過在郡則名之瀨水在荔浦則名之荔平也

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壽昌案水經葉榆水注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趾
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于是乃置交趾刺
史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時又建朔方明已始
開北垂遂辟交趾於南爲子孫基趾也案吳陔之說趙氏一
清已辨其誤謂其裏應劭漢官儀之文予謂鄭注此條誤證
甚多有游在各條下

咸陵

水經注引交州外域記曰縣本定交趾郡治也

句扁

師古曰扁與扁同水經注作句扁廣韻作苟扁

麋冷都尉治

玉篇作麋水經注作麋冷亦作壽冷水經葉榆水注麋冷縣
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又云交趾郡及州本治於此也

州名爲交州壽昌案鄭氏此注多自歧視前於扁縣下已引
交州記云爲郡治何復云郡治於此前三獨不稱州此何云
名爲交州且一縣之中都尉治之太守治之刺史又治之必
無此理案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臨縣元封五年移治
蒼梧廣信縣是刺史無治龍谷之說也至續志則稱移治龍
編寰宇記云漢交趾郡守治龍巖後漢周敞爲交趾太守乃
移治龍巖亦未及蒼冷也問氏潛邱記有云齊孝王孫澤
謀發兵臨瀛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此是青州刺史適在臨瀛
非必治所胡氏三省注通鑑乃云臨瀛青州刺史治不知西
漢刺史稱侍車居無常治不比東漢乎然祿王氏交廣春秋
之言則交州刺史在武帝時已有治所且爲之移治矣又案
續郡國志備載十三州刺史治所後漢承前漢之制雖小有
變動斷不至全改祖宗之法度其青州刺史之治後漢尙在
臨瀛則胡氏之言不爲無據也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合浦

壽昌案水經溫水注牟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武帝
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亭案此鄭
氏誤以東漢縣治繫於元鼎六年下也續志可證閩氏取水
經注之說遂謂西漢治合浦誤矣

臨允

續志作臨允

朱虛

續志作朱崖本紀作珠厓壽昌案武帝本紀元鼎六年遂定
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
而水志後序云自徐聞南入海得大洲方千里元封元年略
以爲儋耳珠厓郡是兩郡後開故遲元鼎一年紀則統而書
之也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厓郡今
儋州卽儋耳郡地崖州卽珠厓郡地也不志之朱虛卽廢珠
厓郡所置是此一縣當先時一郡地也

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志應云屬交州此無之是傳寫脫也

咸豐

續志作咸豐唐韻作駁確

無切

續志作無功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

案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置象郡漢武元鼎六年開更名

曰日南郡昭帝元鳳五年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壽昌案

武帝初平南越置交州九郡並無象郡之名謂日南卽象郡

更名則日南郡並未罷也案高帝紀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

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時象郡以下尙爲尉佗所據

芮未能有其地也武帝立郡旣無象郡名自以其地分屬各

郡何以至昭帝始罷象郡分屬也前此未分屬時九郡外象

郡不儋然存乎志闕不載亦班氏之疏也案臣瓚引茂陵書
象郡治臨慶今臨慶爲鬱林屬縣是亦分屬鬱林之一證
西捲

續志作西卷水經溫水注日南治西捲縣此亦班氏誤以東
漢郡治繫於元鼎置郡時也閻氏取其說誤亦同前

泉林
續志注補象林今之林邑國晉書地道記日南郡去盧容浦
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壽昌案臣瓚引茂陵書象

郡治臨慶水經溫水注云卽究水所積下潭爲湖謂之郎湖
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域猶存所謂非復行路之逕岷信凶荒

之異域此在六朝猶復云爾追溯秦代遐邇安穩雖郡縣名
存而疆界漸濶卽地道記較茂陵書郡治邕閻氏潛邱劉

記遞執一說斷云秦時象郡治象林縣漢更名日南便治而
捲泥古而不博稽固宜時有此失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五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慈感授校

番禺陶福祿再覆校

地理志第八下

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為趙國景帝三年復為邯鄲郡五年復故秦曰桓亭屬冀州

案史記秦始皇紀十九年置邯鄲郡異姓諸侯王表漢高祖三年十一月立張耳為趙王六年子敖嗣八年敖廢為侯九年立子如意為趙王惠帝元年為呂后所殺復徙淮陽王友

為趙王高后七年自殺孝文元年友子遂紹封孝景三年以反誅四年景帝子廣川王彭祖徙封趙王壽昌案據此三年同廢四年即封未得復為郡也此云三年復為邯鄲郡五年復故與表不合

魏國故魏國西山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滎又有滎水馮水皆東至朝平入滎

錢氏大昕曰說文馮水出趙國魏國之西山東北入滎則渠為馮之譌又說文馮水出趙國魏國東入滎今錢氏姑校本經改渠水作馮水馮水作澆水矣壽昌案水隨地易名時復

遷變據上文邯鄲者山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安知此渠水非白渠所出乎且渠水在水經亦是大川趙校水經列為巨目又案河南郡滎陽有馮池亦巨澤水經注以為東北流則馮水亦未可謂無其派也說文之馮水澆水請作班志之

考公則可若經改原文總樣專輒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平千國宣帝五鳳三年復故

水經注秦鉅鹿郡景帝中元年為廣平郡諸侯王表武帝征和二年置平千國宣帝五鳳二年復為郡哀帝建平二年以

廣德夷王弟漢紹封為廣平王壽昌案志文廣平國下當云秦鉅鹿郡景帝析置為廣平郡庶宣帝二年復故之語有因

末當云哀帝三年復為廣平國庶與志稱國語相應此疑有脫誤又案國廢為郡凡五十餘年秦鉅鹿郡甚廣故置廣平國而鉅鹿郡尚存也

廣平

案功臣表高帝六年封薛歐為廣平侯是廣平秦舊縣屬鉅鹿道景帝析鉅鹿為廣平國即以縣名之也

張

功臣表高帝十二年六月封毛繹之為張侯亦秦舊縣屬鉅鹿孝景中六年繹之孫舜有罪免侯遂屬廣平郡王子侯表

孝宣地節三年封趙頃王子高為張侯則當屬平千國而表注常山豈改平千國時縣地為析屬常山耶

南和列陵水東入滎

全氏祖望謂水經注略說水不敘賴說文尚存其迹壽昌案此亦足明馮水之所受不但說文也

斥章

水經滎水注作斥章

曲周武帝建元四年置

功臣表高帝六年封酈商爲曲周侯水經注引應劭武帝建元四年置縣語因謂高帝封商是知舊縣非始孝武也全氏祖望謂或其鄉邑先有曲周之名至是置縣耳錢氏大昕謂景帝之世酈寄以罪免國除爲郟至孝武復置爲縣也書昌黎全說無徵錢說非與大約曲周本舊縣何時廢省武帝復置此亦如平原厭次木富平爲後漢明帝更名而高帝功臣表已有厭次侯爰類東方朔傳已稱厭次人蓋世移地大置廢無常史佚雜詳傳寫有誤也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

案諸侯王表元鼎三年以常山憲王舜子平紹封徙真定

與定故東垣高帝十一年更名

案史記陳稀傳十一年冬漢兵擊陳稀上白擊東垣降之更名東垣爲真定師古曰真定本趙國東垣縣也書昌黎案此知

真定係分趙國所置

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爲國

案景帝本紀三年六月立皇子勝爲中山王至宣帝五鳳三年無後國除復故元帝初元五年徙其弟清河王竟爲中山

王復爲岡谷曰常山時故有常山郡也莽改名曰井闕焉昌

案國除爲郡凡八年

曲逆音曰順平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

何氏焯曰孔氏雜說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文選注曲逆句反

逆音遇漢書曹參傳頗注曲音邱羽反逆音顛文選遂音曲

爲區句反諫誦爲遷郟國志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當讀如本字審矣書昌黎案蒲陰之改原以醜其名之故後世既復曲逆之名則思改音以避之卽王莽之改稱順平近世之名曰方順皆爲醜其名音注本無別義也案高帝紀攻秦將楊熊戰曲逆東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於曲逆續志河南尹下中牟有曲逆聚注卽曹參破楊熊處中山國下蒲陰本曲逆章帝更名是明爲兩地矣師古此處無音早審其宜讀本音也

信都國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二年復故

壽昌案水經涼水注信都郡都高祖六年置續志云故高帝置

景帝紀二年三月立皇子彭祖爲廣川王四年徙封趙中二

年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宣帝本始四年嗣王去以罪廢地節

四年以戴王文紹封甘露四年嗣王汝陽以罪廢元帝建昭

二年六月立皇子典爲信都王成帝陽朔二年徙中山哀帝

建平二年以定陶王景徙封信都復爲國案信都始爲郡景

帝封國改名廣川至元帝始名爲信都其間國廢爲郡四次

凡三十三年

脩

注音條通典作脩本書周亞夫傳作條侯卽此脩縣也宋書

作脩魏書作脩而各傳中多作勃海脩人大抵六朝以來脩

脩隨書脩條通用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子劉脩水經注引作

劉條亦一證也

河間國故趙文帝二年別爲國

河間與真定信都廣平常山中山皆故趙地雖有爲郡者仍屬趙也高祖分置河間郡功巨表東陽侯張相如高祖六年

以河間守擊陳稀須昌侯趙衍於漢初年爲河間守是也文帝二年立趙幽王子辟疆爲河間王立十五年嗣王無後景

帝二年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間王元帝建昭元年嗣王以罪廢國除成帝建始元年以惠王良紹封復爲河間國○壽昌

案國除爲郡兩次凡十六年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

案秦二世元年九月韓廣爲趙略地至薊自立爲燕王漢元年項羽立臧荼爲燕王都薊時韓廣徙王遼東都無終七月

荼擊殺廣遼東亦屬燕四年荼以反漢誅五年高帝更立盧卅十三年帝降匈奴國除十二年立子建爲燕王高后七年

建死國除孝文元年以琅邪王劉澤徙王燕孝武元朔元年嗣王以罪死國除元狩六年四月立子且爲燕王孝昭元鳳

元年且以罪誅國除孝宣本始元年立刺王且子建爲廣陽王是爲廣陽國壽昌案其間國廢爲郡者二前後凡十四年

志謂燕國除改爲廣陽郡武帝時初無廣陽名也案徐樂傳燕郡無終人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

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且爲燕王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載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王念孫校韻說云案景帝時木及文選別賦注引此并作燕無終人也尋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無無字願據

察本漢書作燕郡謂仲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類

亦也王又誤傳云元光元年無西人聞見衛將軍衛將軍家言上上不着實用之留久諸侯質客名之乃上書謂是

時徐樂即安亦與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是

之上書即安亦與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是

元朔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尙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志再案王父從前死後職上書不能同時王

先誰考志載燕不錄燕王氏謂魏氏用俗本漢書燕郡之本正文本不校而陰本明德燕郡安知王所據景福本非宋之

俗本耶至於文選注或有別前治要得抄類書尤不足據且本書於各地名年隨其時如說河已改天水而李廣傳

衛侯或紀人以廣時或紀時如說河已改天水而李廣傳

公侯宗傳都並川梓人以安時之許尙屬並川也燕後樂當

爲廣陽國而徐樂時正爲燕郡故稱燕郡無終人也

武帝時則爲燕郡應在元朔後元狩前數年志未能詳本書

燕郡僅此一見地志則終無其名也

勸放燕國召公所封

史記正義勸燕一國俱武王所封薊國因薊邱爲名召公始

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勸微燕盛乃并勸徙之說

文周封黃帝之後十鄉从邑契聲讀若勸上谷有鄉縣段玉

裁謂今志上谷無鄉縣壽昌案當許氏時廣陽爲光武省并

上谷西漢則屬廣陽也

菑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後并北海

案王子侯表孝文十六年以齊悼惠王肥子賢立爲菑川王

孝景四年以濟北王志徙菑川案續志建武十三年省菑川

國入北海劉徵漢書刊誤曾據此駁之錢氏姑謂後并北海

句不似本文疑亦以後入語併入壽昌案班志常用後漢制

闕入予已於卷首論引之取後證前班有此例未必定舛入

後人詳也

劇縣山澗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

壽昌案水經巨洋水注引地理志曰澗水自劇東北至壽光入海據此應作東北此奪一重字也錢氏大昕曰北海郡亦有劇縣志稱菑川後并北海則一劇疑卽一地然北海之劇

本是侯國卽菑川懿王子錯所封益析劇縣之鄉爲侯國別屬北海而劇縣之緣菑川如故非重出也徐氏松案一統志

以在昌樂西者爲菑川之劇在壽光南者爲北海之劇顧氏

炎武肇域記云今之壽光縣在漢爲劇壽光二縣地重民眾

壽昌歷攷左傳紀人伐夷杜注水經注括地志昌樂壽光相距非遠錢先生二劇一地之說爲確後漢之并菑川入北海

郡亦因地連而并省易也又案平津侯傳稱齊菑川薛縣人

錢氏大昕謂漢初菑川與魯俱有薛縣其後併省班志據元

成以後版籍故菑川無薛壽昌案菑川始立國恐不止領縣

三傳稱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乃割臨菑園悼惠王冢

園邑蓋以子菑川薛初屬楚故爲薛郡不止一縣地實臨菑

東境也宣帝五鳳中思王終古有罪詔削四縣若止領縣三

何足當制此恐詳先爲所屬削後移屬之魯班志則準元始

之版籍以爲斷也

膠東國故齊高帝元年別爲國五月復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復

爲國

案高帝元年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郢卽墨五月田榮擊破

市復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四月封齊悼惠王子熊渠爲膠東

王景帝三年以反誅四年立武帝七年武帝立爲太子國除

中二年立皇子奇復爲國○壽昌案景帝七年中元年國廢

爲郡者兩年

壯武

武蓋避明帝諱也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之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

密國

案高密故屬秦琅邪郡楚漢之際屬齊國分置膠西郡高祖

四年齊王田廣兵敗東走高密十一月漢虜廣高壽人漢仍

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四月封齊悼惠王子卬景帝三年反誅

立子端武帝元封三年死無後國除爲郡宣帝本始元年十

月立廣陵厲王子安更爲高密國○壽昌案武帝元封三年

至宣帝本始元年國除爲郡者凡三十六年

城陽國故齊文帝二年別爲國

案城陽秦琅邪郡楚漢之際屬齊國分置高帝四年十一月

韓信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卽此入漢仍屬齊國

惠帝元年齊王肥獻城陽郡以尊魯元公主爲王太后遂屬

魯文帝元年復屬齊國二年封悼惠王子章爲城陽王四年

子共王喜嗣八年徙淮南四年復還成帝鴻嘉二年嗣子無

後國除平帝元始元年雲弟理紹封復爲城陽國○壽昌案

國除爲郡者四年成哀兩朝爲郡者又二十年

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

案淮陽故屬楚漢初置郡文帝紀元年從高帝淮陽守申屠嘉等十八食邑五百戶是也高帝十一年三月立子友爲淮陽王孝惠元年徙王趙國除爲郡高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彊彊死立武帝立武誅國除爲郡文帝五年以子代王武徙淮陽十年徙梁國除爲郡景帝二年立皇子餘二年徙魯國又除爲郡宣帝元康三年立豐子欽爲淮陽王更爲淮陽國○壽昌案淮陽初立國後國除爲郡兩次凡十三年後歷景武昭宣四朝國除爲郡又九十四年班氏地志以元始之版籍爲據謂之沿革徒廢未能條析分明亦有文法脫編者則傳寫之失也

固始

注師古曰水名壽邱楚合尹孫叔敖所封也壽昌案汝南郡壽邱注引應邵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壽邱是也世祖更名固始續志固始侯國故城也光武中興更名水經汝水注汝水別流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故壽也壽邱在南故壽邱以名縣矣城北又有孫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募孫叔敖邑武帝嘉之更名固始茲淮陽國下已有固始志文亦無縣故壽也四字且本紀固始縣舊注即固始是知稱縣不自光武矣蓋縣境實與汝南之壽接壤光武并固始入於陽夏而以汝南之壽爲固始故東漢但有固始無壽縣

致各家俱有光武更名之說也

固

壽昌案王莽傳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茂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注蘇林曰陳留國縣莽改曰益茂今志無莽曰益茂四字相屬淮陽不屬陳留莽時或移屬陳留旋復屬置無定制也

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爲梁國

案水經注秦始皇二十二年以爲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爲碭郡長異姓諸侯王袁漢高帝四年九月置梁國五年王彭越都定陶十年越反誅然六年尙以碭郡封楚王交是漢初仍稱碭郡且分屬楚也十一年立子恢高后七年徙王趙文帝二年立十指十年立子淮陽王武元始三年嗣王以罪死五年以孝王元孫之阿孫音紹封是爲梁國○壽昌案梁國除爲郡者前後凡三年水經汝水水碭水三篇俱稱爲梁郡本書王莽傳棟定故梁郡殆莽時國廢爲郡也高帝紀十一年立子恢爲梁王罷梁郡願益梁國孝王傳梁爲大國四十餘城多大縣孝景帝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賈嗣梁太子明王濟川濟川即陳留郡水經注引應劭曰今陳留濟陽縣是必初爲濟川國武帝建元三年國除始改陳留郡也彭離王濟東武帝元年王以罪廢國除爲大河郡即東平國也定王由陽不識王濟陰皆以亡子國除爲郡也云分梁爲五郡也君國初建不止沛八縣造孝王係平王襄以罪削去

五縣又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之屬陳留者傳云梁餘尚有八城卽此志所書領縣八也

睢陽

閻氏若珠曰梁國先書碭縣不爲治治於睢陽以梁孝王傳知之蓋吳楚七國反梁王城守睢陽後唐睢陽城七十里王國以內史治其民而梁內史韓安國從王于睢陽非以睢陽爲治而何全氏祖望曰地志之首縣于郡爲治于國爲郡是定例也然亦偶有不同者碭郡始治碭改而爲梁國則都睢陽孟堅或仍秦地之舊未及釐正耳志烏案閻說梁郡睢陽是也當彭越始王時實都定陶孝王徙封梁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知前此睢陽城尙狹非王都也睢陽與陳留接壤七國反時先擊梁棘壁在陳留置邑之東南王都睢陽故城守於此至說梁國卽治睢陽則未確案百官公卿表云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故所都不必卽所治也且如文帝封代郡晉陽爲太原郡治至徒都中都則屬燕代王喜都馬邑則亦雁門屬縣也他若衛山王吳芮之都邪則江夏郡屬麻濟北王勃之都盧則泰山郡屬縣也內史治民本爲王官王有急務自宜趨赴七國反時突國將兵助王城守不必治所卽在睢陽平時左右王若例有太傅國相也郡國志序云凡縣台先書者郡所治也此兩漢之定制閻氏以爲東漢制而非西漢全氏則曰墾于國爲都一語轉謂班氏仍奉舊郡未及釐正似皆涉偏宕未爲定

論也壽昌又案碭縣一縣實高祖龍興之地况其始本爲縣觀高紀六年封楚王尙以碭郡列諸首則梁西之運必以碭爲治可知案韓安國傳云卽以碭郡小縣鹽騮中所未小縣卽指睢陽鄧展注曰鄧邊鄙之邑也師古曰鄧小縣音外鄙之小縣也曰邊鄙曰外鄙其非國都之治所益可知又魏書地形志睢陽二漢晉屬郡治壽昌案此說二漢全誤本志旣以碭爲郡治後漢則以下邑爲郡治續志可證何弗之考也

東平國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

案東平漢初屬梁景帝中六年分梁爲五國封其王子彭離爲濟東王此卽其一也武帝元鼎初罪廢國除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立子宇爲東平王哀帝建平二年嗣王罪廢國除平帝元始元年王開明紹封更爲東平國壽昌案自濟東國廢爲大河郡六十五年東平國廢爲郡四年案夏侯勝傳初魯共王分魯西甯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徐氏松謂此則東平國舊魯西甯鄉地壽昌案徐說非也西甯鄉地雖始在魯後別屬大河並置東平國遂改屬東平非謂西甯鄉一隅便可概東平國也勝之爲東平人蓋因西甯鄉未置縣故隸於東平也以案王子侯表魯共王子止有監陽節侯恬無封西甯鄉者蓋陽爲秦出郡屬縣魯東平及魯接壤或後由鄉侯徙封縣侯史闕未詳無

從取證耳

九父

顧氏震翁曰邑係以父魯人語音如察父音父單父亢父是也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注屬任城郡水經黃水注同壽昌案任城章帝分東平為國非郡也顧注作郡誤

魯國故秦郡高后元年為魯國

水經濟水注薛郡始皇二十四年置高帝紀沛公如樊與項梁共立孫心為楚懷王即其地六年以薛郡并陽郡郡立弟交為楚王高帝時以薛之魯縣為公王食邑是為魯元公主高后元年立張儂為魯王景帝四年以子淮陽王餘往王魯是為魯國○全氏祖望地理志稽疑成帝陽朔三年為郡哀帝建平三年復為國壽昌案諸侯王表陽朔二年魯共王元孫文王陵嗣十九年薨亡後當建平二年次子郡鄉侯閉以頃王子紹封魯王未得為郡也

騶故郡國

說文作鄒元和志今兗州鄒縣本漢騶故郡國魯之附庸魯穆公改稱為鄒因鄒山之為名也蓋騶鄒古今字或作鄒或作鄒異者語音緩急之殊也

薛

左傳隱十一年杜注薛魯國縣續志薛六國時曰徐州左傳哀十四年陳桓執公于徐州史記作徐州壽昌案此非禹貢之徐州史記魯世家楚伐我取徐州注徐廣曰徐州今薛

縣說文舒作鄒邾之下邑在魯東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鄒并音舒也近志因名徐州徐不作徐引人彭城尤誤不知此徐字亦作徐讀作舒也至秦時立薛郡屬東海漢國之始改縣

楚國高帝置宣帝地節元年更為彭城郡黃龍元年復故

史記楚世家秦始皇二十五年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通鑑因之故注謂三十六郡無楚郡蓋滅楚時所置置後分為九江郡自稱三郡史記集注引孫檢云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郡案始皇紀三十三年虜王翳使擊荆正義云秦號楚為荆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也據此置楚郡之楚字當是衍文或則三字之誤耳異姓諸侯王表五年即皇帝位徙齊王韓信為楚王諸侯王表高帝六年立弟元王交孝景三年嗣王戊誅復立元王子禮宣帝地節元年禮元孫延壽續以反誅國除為彭城郡黃龍元年以子定陶王壽徙封更為楚國○壽昌案國除為郡凡十一年後氏姑校本云王韓信信死立弟元王交案楚元王傳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信後徙封淮陰侯其誅死在十一年此云信死誤也

彭城

壽昌案楚元王傳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是彭城本舊郡名故宣帝時國除為郡即仍其名因以郡名名其縣也

案左傳襄元年杜注留縣今屬彭城史記留侯世家漢六年封功臣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水經濟水篇又東南過留縣北注云張良委身漢祖始自此矣西征記云留城中有張良廟張良封留卽此今錢氏新校本徐氏松云留城卽留侯之所封也其城有留侯祠見宋寶鏡樓湖遺老集壽昌案留爲張良封地史記地理志俱各詳載似無庸取宋人文集作孤證也

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

水經注秦始皇二十四年置東海郡泗水其所屬高祖更名沛郡以屬楚封弟元王交景帝二年削楚地入于漢復爲郡武帝元鼎二年常山憲王辟少子思王商爲泗水王更爲泗水國○壽昌案國除爲郡凡四十一年又案高帝紀秦二年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注文顯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爲水其竇一也是泗水一名泗川

史記陳涉世家陳人秦嘉自立爲大司馬假卽凌古通用也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符三年更名廣陵

案高帝紀六年以東陽郡都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廣陵卽東陽郡故屬荊或國字誤作州也史記十一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卽荊國景帝三年反誅四年以子汝南王非徙王江都治故吳國武帝元符二年嗣王建以反誅國廢

爲廣陵郡六年立子胥爲廣陵王宣帝五鳳四年坐罪死國除爲郡元帝初元二年以孝王霸紹封成帝鴻嘉四年嗣王無後國除爲郡元延二年立靖王守紹封復爲廣陵國○壽昌案國除爲郡者三次計前後爲郡凡十九年志云屬荊州州字當是國字誤兼衍也觀會稽郡志云爲荊國可證錢氏大略以高帝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荊州案廣陵本不屬荊州班必不得誤屬也武帝元符三年更名廣陵是名廣陵郡江蓋易王傳可證六年始爲廣陵國蓋先名郡而後名國也

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廣王胥皆郡此并得郡郡而不得吳壽昌案吳王濞傳削吳會稽郡郡史記注徐廣之刑在劉賈都吳吳王濞移廣陵續志劉昭注云廣陵溲所都是都廣陵原自溲始也吳卽會稽郡郡卽丹陽郡當溲初封時實兼有東陽吳郡三郡如劉賈故封後始削去二郡至非與胥則僅兼東陽與郡而會稽郡已入於漢不得兼也然案郡郡更名丹陽郡爲武帝元封二年已在江都嗣封廣陵受封之時時丹陽尙屬廣陵郡又案王子侯表江都易王子蒙之肝胎侯定國淮陵侯結臨淮郡屬縣廣陵王胥傳相勝之奏奪王射陵草田張晏曰射水之阪在射陽縣射陽亦屬臨淮疑臨淮初屬廣陵國晉志漢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是元符六年廣析泗水廣陵兩國地置臨淮郡道在廣陵封國之時觀吳王濞傳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道伍破傳稱吳王四郡

之眾地方數千里知臨淮在漢初亦屬吳也

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別爲衛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衛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

案異姓諸侯王表高祖元年番君吳芮爲衛山王都幫英布

爲九江王都六初項羽立芮爲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五

年封布爲淮南王仍都六九江廬江衛山豫章郡皆屬焉十

一年布以反誅遂以其地屬淮南屬王長時豫章郡已分屬

長沙吳王芮孝文六年長以罪廢死國除爲郡十六年以屬

王子勃羅封爲衛山王武帝元狩元年以罪死三年立膠東

康王子少子慶爲六安王更爲六安國○壽昌案左傳文五年

杜注六國今廬江六縣史記項羽紀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又

周殷以舒屠六注蘇林曰六今爲六安是六安之名自沈始

立也秦時屬九江郡故楚地今屬廬州當廬江近淮南王

安分封後葬死國除爲九江郡廬江王勝徙封衛山即廬江

亦廢爲郡六安自屬於衛山國第以地望潮之衛山處江之

上游在西南六安在下游連東且與衛山相隔越九江江夏

南郡而上游始通不知當日何以繫之衛山也又據高帝紀

封布爲淮南王九江廬江衛山豫章郡皆屬焉云云則當漢

初時衛山亦已置郡或在吳芮徙封長沙之後也

六如谿水首受此東北至壽春入芍隄

壽昌案水經註水篇云東北過六縣東注云潁水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潁水屬云北潁水潁水合注云潁水

自濡溪逕安豐縣北流注于潁亦謂之濡須口案三國魏吳志俱作濡須若濡溪潁須卽如潁音近而傳寫異也潁卽此古今字

夢

壽昌案水經泚水注云潁水東北逕安豐縣故城西而北注泚

水故地理志曰泚水北至夢入淮潁水亦至夢入泚據此夢

下應有此兩語今安豐縣無之而轉在廬江郡雲夢下泚水經

云泚水出廬江雲夢縣南大別山注云晉書地理記云在安

豐縣之東南卽其界也故地理志曰泚水出雲夢今雲夢下

亦無此之或兩處傳寫錯互也

安風莽曰安風亭

吳氏卓信謂莽改六安國曰安風改安風縣曰安風亭則西

京六安國治安風也水經注以爲治六非矣壽昌案此吳氏

謬說六安之都六自英布時已如此不但水經注爲然若以

莽改名爲證則莽國莽改曰和樂所屬之武原改曰和樂亭

何不云治武原而仍治彭城也

長沙國秦郡高帝五年爲國

案高帝紀五年二月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內

爲長沙王孝文後七年嗣王亡子國除爲郡景帝二年立子

定王發更爲長沙國○壽昌案國除爲郡僅一年當芮封國

時實得長沙豫章兩郡地零陵亦屬之故武帝元鼎六年始置零陵郡也至景帝以下時爲尉佗所據定文帝顯帝已封

南粵王芮皆不能有之然芮時既墟虛封非零陵不能通粵也洎定王封長沙則深章郡已別入漢止得長沙一郡而高帝二年又先分郡地置桂陽郡故應劭云景帝後二年定王入朝有剛小地狹不足回旋之語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元和志益以武陵桂陽二郡是也時零陵仍秦舊屬長沙尚未得別爲郡又案漢以秦郡名同者惟長沙故班志書秦郡二字止此一處惟秦置長沙厥名自古或舉軫旁小阜一名長沙實應其地恐天官家言述自後來雜證前古乃通典云其地有萬里長沙故名長沙元和志案東方朔記南部有萬里沙祠自湘川至東萊地可萬里故曰長沙壽昌案長沙在漢爲卑溼貧國唐宋以來始益繁昌幅隕所限不足萬里山峻水清何有沙磧壽昌土風幼習記里能詳覽斯繆論往賢莞爾愈知雜家之叢說無足采徵信史也

壽

水經承水注云至湘東臨承縣北又云臨承卽故壽縣也壽昌據此壽縣故名臨承矣

承陽

續志作丞陽

茶陵

注師古曰茶音弋音反又音丈加反而王子侯表茶陵師侯

新注茶音塗壽昌案茶蒨之茶與茶苦之茶古皆讀若徒本

一字無兩音也案以下始有丈加反一音唐以下始減一畫

爲茶字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記云茶之始其字爲茶春秋齊茶漢志壽昌陵陸類諸人雖已轉入麻韻未敢輒易字也若爾雅若本草猶从廿从余而徐鼎臣訓茶猶曰卽今之茶也惟自陸羽茶經盧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則易茶爲茶無有命茶爲茶者矣頤炎武觀泰山唐碑大曆十四年刻茶葉字貞元十四年刻茶晏字皆作茶又李邕峯巖碑徐浩不空和尚碑吳通微楚金禪師碑茶毗字崔琪靈運禪師碑茶椀字亦作茶時字體尚未變至會昌元年柳公權書元祕塔碑銘大中九年裴休書圭峰禪師碑茶毗字俱減此一畫則此字變於中唐以下也壽昌世籍長沙今若書茶陵作茶陵或以徒音呼之其不駭俗而驚聽也淺希

安成茶曰思成

水經續水注作用成

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一百四十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云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綜此計之適符其數而以每郡國所領縣計之止有一千五百七十八本注侯國一百九十三尙有四十八未注則皆傳寫脫漏之失也

至元孫氏爲莊公

顏注云氏與是同古通用字壽昌案氏爲莊公氏卽證也亦爵名也水經注於某水或稱縣受名壽或云以氏縣此常例

也古人台謚通用尤多如幽厲說也而孟子名之曰幽厲稱
無物名也而王褒賦云謚為洞鑄可馬相如告巴蜀檄有身
死無名謚為至愚之語顏注以氏是古通必訓氏為是拘矣

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

壽昌案此言讀書兼讀法令也說文尉律學僅十七以上始
試諷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徐鍇曰尉律篇名法令益此等
書也

南得涿郡之易谷城范陽北新城

壽昌案地理志無北新城後漢時置也見郡國志涿郡下

織作冰紋綺繡純麗之物

壽昌案冰紋言秋之輕潔如冰也臣瓚謂其堅如冰固非師

古謂冰為布帛之細紋為素分作兩物尤謬本書可馬相如

上林賦垂綵綬顏注謂輕靡如霧即類是也不能謂霧一物

穀又一物也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七

長沙周壽昌撰

溝洫志第九

禹堰洪水

史記作禹柳洪水壽昌案書言鯀堰洪水非禹也此堰字有

誤宜從史記

乘舟

史記乘作載乘義史記乘作蹈則楊史記作即橋

至于大伾注

史記作作邳孔安國云山再成曰邳案在衛州黎陽縣南七

里

遷隴二渠以引其河

睡史記作斷集解云斷案漢書音義曰斷分也索隱云斷漢

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案章昭云流波為灑字音疏畦

反又云二渠其一則潁川其二王莽時遷空也壽昌案據表

說則漢書亦作斷據小司馬說則漢書作灑知古漢書各本

不同也二渠說亦與此注異

樂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曰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

於楚

劉奉世曰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之間又濟自從

千乘入海安得會於楚也齊？南曰案鴻溝即汴渠也地理

志河南郡黎陽縣有浪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六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修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行七百八十里又陳留郡陳留縣魯水受狼湯渠東至陽
夏入渦渠又汝義縣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
四行千三百六十里又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沛東北至都閭
入羊里水地都三行六百三十里又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
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此宋鄭陳蔡曹衛水
道之明證也汴梁首受滎澤卽是濟水何必遠求於千乘注
海之濟口乎劉奉世疑於所不必疑何也壽昌案劉說固誤
齊說亦舛考王氏困學紀聞引朱子云如溝洫志於楚字本
文屬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壽
昌因檢史記洶渠書讀之更了了志卽本史記原文何劉齊
兩先生全未一考也此書本從滎陽至會字斷句下云於楚
西方則通何處東方則通何處於吳則通何處於齊則通何
處於蜀則蜀守云云文義明晰節節皆通無煩費辭轉生詭
昧也壽昌又案文類注漢書時已誤讀會於楚見高帝本紀
洪溝注厥後程大昌論禹貢亦引史記河渠書作會於楚是
誤讀者不止一劉仲馮也

則蜀守李冰鑿離韋避沫水之害

注音灼曰古堆字也韋岸也史記作離離注音灼曰古堆字
也是韋與堆原一字確或假借也壽昌案風俗通曰秦昭王
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華陽國志云周滅後
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壅江作壩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
過郡下以行舟船又云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

號爲陸海又云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決行地中會江
安觸山脅涸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航歷代患之次發卒鑿平
涸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
神鬪迄今蒙福水經江水注引李冰事卽本風俗通沫水篇
注亦云鑿平涸崖開處卽冰所穿也是涸崖卽所謂離筆者
耶

民歌之日鄰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島齒兮
生稻梁

壽昌案呂氏春秋樂成篇云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
鄴旁終古斤齒生之稻梁與此微異

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

邸抵也卽下言抵蜀從故道之抵也後凡言抵數處俱作抵
獨此作邸顏注邸至也下注抵至也明邸抵是一字

自微引水至商頤下

注師古曰微卽今澄城商頤商山之類也顏者聲人之顏頤
也劉奉世曰洛水南入渭商山乃在渭水之南甚遠何由穿
渠至其下蓋自別一山名顏說失之壽昌案史記集解殷度

曰顏音崖觀服音注則顏字解亦明師古後說亦失矣

吾山平今鉅野溢

壽昌案初學記八引漢書此語並引注云吾山卽魚山也今
無此注必傳寫脫去也郭延生述征記曰魚山一名吾山鉅
子歌所謂也又西征記曰魚山臨河魏陳思王曹植嘗登此

山有終焉之志遂葬其西亦其所封國也魚山在東阿縣東北晉志屬濟北十道志漁山一名吾山漢武帝過漁山作瓠子歌是吾山一作魚一作漁皆一音所通也鉅野地志屬山陽郡爾雅疏云鉅即大也魯有大野數史記河渠書河決鉅子東南注大野通於淮泗即此

今內史稻田租掣重不與郡同注師古曰租掣收田租之約令也掣音苦計反

壽昌案此即今之田契也詩邶風死生契闊大雅爰契我龜釋文俱云契亦作掣爾雅釋天寔爲掣貳釋文云掣或作契本書張湯傳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掣令注在板掣也是以板書之與契同也又案說文梁浪掣令織臣鉉等曰掣令蓋律令之書也足證掣爲書契也若周禮司會書契版圖則徑能契矣

齊人延年注師古曰史不得其姓

案後有乘馬延年然年代稍隔恐未必即此人壽昌又案百官公卿表太初三年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廣先未見表中未著何姓疑漢固有延姓也

博士許商

壽昌案許商字長伯長安人事光祿勳周堪治尚書由博士

遷至九卿

大司農注河水下云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屬壽登一石

大夫尹忠坐河決自殺在孝成建始三年時調尚在事計任大司農十三年追河平三年表云廷尉何壽爲大司農則非調已任十五年可謂久於其職矣顏注云名非調是尙意其有姓也案表直稱非調疑是非姓調名玉篇有非姓引風俗通云有非子伯益之後

發河南已東傳船五百艘注師古曰一船爲一艘其字從木

壽昌案說文船總名从木容聲徐鉉曰俗作舩非然案玉篇集韻俱有艘字俱云船總名自魏王粲從軍詩連舩踰萬艘晉左思蜀都賦擘萬艘而既同枹杓子助學卷必因艘楫之器後世承用者遂皆作艘不作舩

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

壽昌案河隄使者漢因事置無常員故不見百官表後許商又爲河隄都尉不稱使者茲又詔稱校尉延世不稱河隄案漢置八校尉皆無與治河事王延世故官校尉特使治河隄有河隄使者之稱觀下云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者平當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與王延世以校尉領河隄一也又案李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馮野王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皆以他官出使河隄無專官也

來春桃李華水盛

衆水經注河水下云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屬壽登一石

水一石

水一石

則判決以其墮不洩也蔡民勿復引河御覽引無漢字清澄字鏡引之引作決則河決無河字蔡上有可字案挑華水盛若今言挑花汎也說見治河書

大司馬史長安張戎

衆水經注引漢大司馬張仲議作大司馬無史字作張仲非張戎今校水經注云部一人引阮古云字仲功此脫史字功字未知是否

亦可以專諸浮食無產業民注師古曰事諸役使也

壽昌參周禮開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又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蓋恆言之自上謂之使自下謂之事而語有可通訓者水書高帝紀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注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史記傅靳黈成傳坐事國人過律注索隱事役使也與此事字義同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七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校底覆校

番禺陽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八

長沙周壽昌撰

叙文志第十

聖上喟然而稱曰

壽昌案聖上稱孝武也玩語氣似當時講稿疑漢求遺書始自武帝當時必有記錄班固其言入文中耶

太史令尹咸校數術

本書劉歆傳作丞相史能治左氏諫大夫尹更始之子官至大司農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隋書經籍志序引作太醫監

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奏車都尉欽卒父業

隋書經籍志序哀帝使其子欽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

天祿閣上

服氏二篇

顏注引劉向別錄齊人號服光壽昌案光一字當是名古名號字通稱也

蔡公二篇

近許歷城爲國榷五函山房讀佚書有蔡氏易說一卷題云

漢蔡景君謨景君當是蔡氏之字名儒未詳虞翻所說蔡

景君說翻牛漢季及引述之則蔡氏漢人在翻前考漢書

文志有蔡公二篇注蔡公衛人事周王孫意景君即蔡公始

衛人而官彭城戚氏稱其官號如南郡之稱馬融長沙之稱賈誼歎傳志不載曹佚已久壽昌案馬氏所輯一卷亦止引李鼎祚集解一節朱震漢上易叢說兩條亦未得爲此書具體也

韓氏二篇

馬國翰云其書久佚惟蓋寬饒傳引一節他無所見考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則子夏傳爲嬰之所脩與中經傳錄謂子夏傳丁寬所作同

古五子十八篇

劉向別錄云所校讐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舊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舊三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

淮南道訓二篇

劉向別錄云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舊十三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案志不言有章句阮孝緒七錄有京房章句十卷隋唐志並云十卷陸德明釋文序錄云十二卷今佚不傳

京氏段嘉十二篇

顏注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壽昌案傳云房校東海般嘉是般非段或以字近而譌而云房授嘉則是房弟子非房所從受易者也顏注誤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

易著龜家有周易三十八卷或專言卜筮不關易義故別列於彼亦無說經者姓名也壽昌案據下注各家創應書圖一卷

或脫去無咎悔亡

壽昌案無咎之無應作无易經中未有無字也又案易无咎悔亡最多脫去則闕文不少若恒九二悔亡解初六无咎脫去則爲脫去全文矣此中祕書之校正必不可少也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案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今馬氏輒佚說爲尚書大小夏侯章句各一卷然中多一說兩引而究莫別孰爲大小不足據也

求得二十九篇

案孔穎達書疏有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太誓年月不與序在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太誓同馬鄭王諸儒皆疑之壽昌案伏書二十九篇本有太誓如郊祀志刑法志平當傳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定律及白魚赤鳥等

事皆是顏注所云今泰誓文也此外如史記周本紀尚書大傳白虎通等所傳太誓逸文尙多皆非今世傳之僞太誓也

出孔子壁中

師古注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意藏尚書孝經

語於善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未知孰是
壽昌案孔子世家無孔鮒其人惟有孔鮒鮒弟子襄嘗爲孝
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傅或鮒即襄後易名子襄而鮒之
舊名遂不著則子襄或鮒即鮒之鮒亦與敏傳合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

壽昌案魯共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而樂遊
當武帝元朔元年時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
且共王傳云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則好音是其壞孔子宅以
廣其宮當在王魯之初爲景帝時非武帝時也王充論衡正
說篇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
於牆壁中云云其以爲景帝時似與傳相合

誠奏四十一篇

注宣帝時石渠論章昭曰闕名也於此論書壽昌案此論未
袁詔毛詩經筵講義之類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壽昌案班自注入劉向籍疑一篇書目無其名蓋卽所云劉
向五行傳記也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說二十八卷

案隋唐志皆不著錄其書亦以西晉永嘉之亂而亡宋王應
麟藏三家佚說爲詩考魯詩僅十四條

齊后氏故二十卷

案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文獻通考云董道藏書目

有齊詩六卷疑後人依託爲之今其書亦不傳王應麟詩考
輯十六篇遂及翼奉蕭望之匡衡及伏理子湛之說班氏世
傳齊學班氏受詩學於故地理志引用齊詩

韓內傳四卷

今書佚無傳馬氏韓佚說爲一卷舊江西王氏漢魏遺書內
亦錄爲一卷馬氏益由其書加雜者也錄登孫云高郵宋臨
初有韓詩內傳微邵晉漢亦有內傳說僅存其名耳

韓外傳六卷

案此書隋唐以來俱著錄今世所行本皆作十卷錄登孫云
外傳世行本十卷然尚有佚文趙懷玉何輯之附本書後

韓說四十一卷

班氏無撰者姓名或謂卽漢薛漢撰案後漢書儒林有漢傳
云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建武初爲博
士則已在後漢時惟漢父方字子容附見本書總宣傳又唐
書宰相世系表云薛方字夫子廣德曾孫又云傳韓詩以授
子漢隋書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詩氏章
句未審卽韓說抑別有章句也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案故訓傳見詩譜及初學記蓋卽今所傳毛詩傳也考上云
毛詩二十九卷者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
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
序別爲一卷故稱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禮爲

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也壽昌案釋文序錄云毛詩故訓傳二十卷樂文總目同皆較此少十卷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壽昌案六家音魯齊韓后氏孫氏毛詩也然案后氏故與傳孫氏故與傳仍說齊詩也實止四家與不得以魯最爲近之

顏注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也壽昌案此猶言無以也與知也言知不得已而用詩則魯詩訓爲近是

曲臺后倉九篇注如氏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木學於此行禮也

壽昌案曲臺爲大射之地如氏與漢官此說自有徵者晉灼謂西京無木學殊不然就木書證之武帝本紀贊興木學能林傳序成帝時或言太學弟子少於是增置弟子員鮑宣傳樂婦太學下王褒傳何武歎太學下木太學必非虛語又案三輔黃圖明言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是太學實有其地矣安得云無

中庸說二篇

顏注今禮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壽昌案今中庸原在禮記中自宋仁宗以是篇賜新及第王堯臣高宗復御書中庸遂以專書頒行學官程朱大儒詳加注訂至今學者選之然考不自宋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劉宋敬祐帝

侍戴聖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說一卷禮記制旨中庸義一卷顏文帝有鄭賈中庸講疏故曰天經地義之宗出也入孝之道立立教之闢德行之指歸亦其證也中庸之稱爲子思作者實出孔叢子前孔叢也亦志不若錄以孔叢書出最晚故志不列篇家亦不附論語家後以中庸內論郊社之禮宗廟之禮甚詳故列禮家也今一卷此二卷者機次各異也

周官傳四篇

書久佚今羅氏輯周官一卷則宋馬融佚說而成非班志原書不足據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壽昌案書目內議奏三十八篇注石渠通志藝文略有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宣即講奏即

魯高堂生傳七禮十七篇

壽昌案此即儀禮十七篇也儀禮不盡士禮因首篇冠昏皆禮俱係士禮故漢儒以士禮目之從其勳也史記儒林傳云秦焚書獨行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即此

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存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壽昌案王史氏爲七十子後學者刻向云六國時八卷魯孔氏家法讀古禮書故得知朝廷制度於石渠書士禮上推於公卿至天子以意爲之也自是而後禮書之漢儀禮

習禮其六恒詳本傳漢書宛蘇傳漢書召南曰漢叔孫通增
損禮制頗襲秦賈公彥周禮疏乃謂通作漢禮制取法於周
不知何據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漢製贊不註致
享無爵王公同雙鴻臚奏賀禮記孔疏云高祖時皇太子納
妃叔孫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似其書尙有傳晉書曹安
傳云章和元年正月召安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
漢儀十二篇又王充論衡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
通考載叔孫通朝儀一書皆僅存其目更無論王孫氏之所
記矣

雅歌詩四篇

隋書音樂志作樂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

隋書音樂志作趙氏雅琴七篇案七略別錄云君子因雅琴
之造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闕邪悲愁靡作者名其曲曰操
言遇災書不失其操也後漢書曹褒傳 雅琴之意事皆出於
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嘗渤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為
聞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溫室使
琴時開燕為放操多為之涕泣者藝文類聚卷四十四太
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
雅琴師氏八篇注云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隋氏音樂志作師氏雅琴八篇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七略
別錄云師氏雅琴者名忠東海下邳人言師曠後至今邳俗
猶多好琴也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

注名德梁人隋志沈約奏云龍氏雅琴百六篇文選五十九
李善注亦引作九十九篇則唐人本與今本合沈氏或別有
所據也後書儒林傳注引劉向別錄云雅琴之意事皆出記
德諸琴雜事中然則雜事乃龍氏雅琴中之一篇也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

齊昌案班自注云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蓋以止頌琴而
無與於樂故出之也

公羊傳十一卷

案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唐志五卷嚴
彭祖述此書久佚

穀梁傳十一卷注師古曰名喜

齊昌案桓譚新論左氏傳世遭戰國疲賦後百餘年魯穀梁
亦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是穀梁名亦應劭風俗通蔡邕正
交論並同王充論衡案書篇云穀梁實既孝緒七錄云名微
字元始楊士勳穀梁疏引作淑則微字之誤然皆與師古名
喜之說異又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子為子夏門人楊士勳謂
受經於子夏據新論戰國云云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
或云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為門人穀梁之於子
夏猶孟子之於子思理或然也又應劭信注穀梁以為秦孝
公同時益可證穀梁與子夏之相遠王應麟曰今案傳載口
子之語戶役與商鞅同時故以為秦孝公時人

王吉傳作騶氏孝經序注作十二卷

魏氏微三篇

太史公曰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取成敗卒四十卷為鐸氏微似不止於三篇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劉甲中授吳越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成卿是左氏之學以鐸氏為嫡派也

虞氏微傳二篇

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以授荀卿是虞氏亦專為左

氏學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本書儒林傳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顏學始傳洽豐任公繼傳第路冥都鄒康成曰安樂弟子有洽豐劉安王彥及徐彥曰何休序謂說者傍經任意反傳違戾案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任意也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為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又曰顏氏以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伐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一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壽昌案顏氏記十一篇久

佚隋唐志皆無之今徐氏所引尚有此三條故備錄之以存

片羽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七錄作春秋斷獄隋志作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漢唐書作董仲舒春秋決獄董氏正移入法家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書久佚應劭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遺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於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又為子隱應劭所謂二百三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朱彞尊曰案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鹿一事是尚存四事也

戰國策三十三篇

隋經籍志戰國策三十一卷劉向錄

奏事二十篇

本注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壽昌案史記立始自本紀所載崑崙山會稽諸刻石碑文當本於此

楚漢春秋九篇

隋經籍志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與此合全書久佚今雜見

各書所引

漢書記百九十卷

顏注若今之起居并何焯曰後漢皇紀明德皇后自城

宗起居注劉毅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既有注記此著字疑作注壽昌案本書律麻志言葛記者十四五行志亦言凡漢著記谷永傳有曰八世著記久不毀除注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悉除也是著記名書已久不能改替爲注

鄒氏無師

王吉傳云能爲鄒氏春秋壽昌案據此當時應有師受或因未立學官失其傳耳

氏未有書

案志稱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是夾氏書在漢時已亡壽昌案既云有錄其初必有書也宋史藝文志載有春秋夾氏三十卷必後人擬作也今書亦無存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

壽昌案鄒氏傳無師夾氏傳無書而存之者存此兩家也注云省太史公四篇不知所省何篇無考

齊二十二篇注多問王知道

案隋唐志不著錄佚已入馬國翰云考漢書王吉傳用論語二事貢禹傳引一事此齊學之底本又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齊論語齊人所傳董仲舒廣川人地屬齊漢書本傳對策及所著春秋繁露多引論語與魯古不同而與王吉所引有合確爲齊論語又釋文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陸氏載鄭從亡者十餘條他引鄭本不言所從鄭以

齊古注魯其與古不同者爲魯而與魯不同者魯齊同於古也又說文初學記等書引逸論語詩言玉事王應麟謂問王疑即問玉朱氏經義考定爲問玉篇是唯知道篇全佚耳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顏注曰非今所有家語壽昌案隋志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壽昌考其書實王肅偽撰屬入甚多先儒皆有詳辨至自隋唐來已無其本故顏氏云然也

孔子三朝七篇注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七略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案蜀志秦必傳裴松之注藝文類聚卷五十五並引作孔子三見哀公傳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壽昌案據七略所言並以今大戴禮合之則得七篇之數則師古僅有一篇之說殆未嘗也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時御史大夫馮異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常山都尉樊豐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

壽昌案共傳十二家而書之傳者惟魯夏侯說二十一篇即

夏侯勝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即張禹魯王駿說二十篇即王吉子吉子子陽故稱王陽第何以名家而吉無書其子子陽轉有書也且何以傳魯論者有傳書傳齊論者無專家並無

博書耶後世但知習藝論議而不知有齊論語或亦因此耶
案傳論者原文論下疑脫一語字
然下作善論語者可見衍論語附錄

長孫氏說一篇

長孫名字爵里俱無考隋唐志不著錄惟隋志云長孫有蘭
明一章孔安國古文孝經載二十二字黃震日鈔亦載入云
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為一章

凡孝經十一家

壽昌案共十三家並五經雜議爾雅小爾雅弟子聯計之多
兩家若出之則又不足十一家豈出爾雅小爾雅兩家耶不
解孝經家七略初何以入此兩書

孝經者孔子為弟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民之行也舉大者

而言曰孝經

歟際恆古今偽書故袁朱子孝經刊謬之說夷孝經於偽書
且駁班志此言云此曲說也安有取天之經經字配孝字以
名書而遺去地之義諸句之字者乎書名取章首之字或有
之況此為第七章中語耶壽昌案姚氏未細經志語也志云
舉大者言謂道莫大於孝故曰經經如易詩書之右經非必
取義於天之經也此志截引孝經語玩文義自明不能摘一
字以詆班也姚氏謂孝經是後儒撮取為名班以此言成之
者考昭帝紀通孝經論語尚書宣帝紀師受論語孝經平帝
紀序庠置孝經師一人王式傳博士江公著孝經說後書荀
爽傳漢制使天下誦孝經繩林傳明帝時自期門羽林之士

悉令通孝經章句許沖進說文解字上書有云慎又學孝經
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
議郎衛宏所校是孝經名書已久皆在班氏前試問當日不
名為孝經豈單為孝乎姚氏又謂書名取章首字或有之
壽昌謂此後世作詩製題法若經則無此例易詩書經章首
有易詩書等字平以責班氏多見其不知量也續志補注引
明堂月令說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呂
氏春秋先識覽察微篇引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濶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
而和其民人是魏文侯且為孝經作傳呂覽復引之孝經早
行於周秦間不始自漢矣何休引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孝經之稱白出夫子姚際恆之論不獨非孝無親亦不
老古之甚矣 謹案王倫七志以孝
經為首初無詳附論

史籀十五篇

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壽昌案據
注言則在東漢初已亡三分之一有餘計所存不足六千字
唐元度曰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 即史籀 得全王莽亂此篇亡
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餘說所不通者十有二
三考王育不見范史而說文解字引王育說則許取籀文或
本於此後儒敘說文者謂許不妄作其說文九千三百五十
三字即史籀九千字不知籀文本無字數張懷瓘取志所云
學童諷書九千字以定籀文並辨敘之為史書皆不可據也

惟育在章帝時籀文已亡過半許在安帝時又取諸育安能得其全耶

凡將一篇

隋志有一卷以爲亡唐志復以一卷晉錄久佚

訓纂一篇

隋志三蒼三卷下題云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唐志有張揖三蒼訓詁三卷皆無單行本今併佚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隋志云梁有蒼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唐志復有杜林

若頡訓詁二卷今佚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

壽昌案書目內八體六枝是八篇以篇數核之自合

史書令史

注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臣瓚曰史書令之太史書劉

奉世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壽昌案後書百官志

尚書屬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注引古今注曰永平三年七月

增尚書令史員又班固傳殺皆爲蘭臺令史見本傳韋昭說

是也若書令史兩漢皆無此秩劉氏之所謂今是宋時何可

以釋漢制

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至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

史矣夫

顏注謂文有疑則當闕而不說壽昌案論語包注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志又云蓋傷其濶不正是謂史即史猶大篆諸書文卽字也不正卽上所謂云字或不正則舉劾也許慎說文解字敘有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又云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橋高夫既其所習蔽所希聞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循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是與班志引經同指蓋漢以前說論語古義也

晏子八篇本注云名嬰諡平仲

壽昌案平仲爲諡史記列傳未書明世故疑爲字也然平字

固是諡法隋經籍志晏子春秋七卷

子思二十三篇

隋志儒家子思子七卷宋汪暉編子思子一卷則雜采佚說

而成

曾子十八篇

隋經籍志曾子二卷注目一卷魯國曾參撰今存大戴禮記

立事至天圓凡十篇

漆雕子十二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啟後

壽昌案漢因景帝諱啟爲開故史記作漆雕開字子開近人

丁杰謂啟斯之未能信句今作吾張禹本避景帝諱改弟子

於師不稱吾此注作啟恐因避諱傳寫倒訛也弟子列傳內

倘有漆雕哆漆雕徒父而家語好生傳篇有漆雕感說苑作

懷雅馬人

李克七篇注子夏弟子為魏文相侯

壽昌案釋文一云子夏傳詩於國申申傳魏人李克則克子

夏四人弟弟子也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

隋經籍志公孫尼子一卷注尼似孔子弟子朱彝尊曰沈約

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勰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顏氏

定為孔子門人馬總意林標目作公孫文子

孟子十一篇

後兵陰陽家有孟子一篇較此少十篇俱與今七篇之數不

合案趙氏題辭曰昔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風俗通亦云作

書中外十一篇蓋合外書而言也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

齊卿孟軻撰趙岐注壽昌案注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

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素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二引聖

證論云學者不知孟軻字案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即

是軻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案傳元曰子子與史記

正義同今孔叢子亦作子車廣韻則引作子居

孫卿子三十三篇

隋經籍志孫卿子一卷楚蘭陵令荀况撰

辛子十八篇注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羊音強

壽昌案史記作阿之吁子焉索隱阿齊之東阿也吁有羊別

齊恐誤公談也壽昌案說文羊本字作辛其音強荀慈姓又
羊鳴羊說文本作吁羊集韻或作羊音吁故羊子亦作吁子
也

謂言十一篇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

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馬國翰云案家語後序云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

二篇名曰謂言集韻去聲二十九換謂謂諫三字並列注云

詆譏誣言相殺也或从聞从東然則謂與謂通加艸者隸古

之別也書名既同並稱儒家且以孔叢子所載子高之言觀

之其咎信陵君所勝之禮對魏王人主所以為患及古之善

為國至於無訟之問又與齊君論車裂之刑所言皆人君法

度事則謂言審為穿者矣班固云不知作者蓋對向校定七

略時孔叢子晦而未顯漢志本諸七略無從取證東漢季孔

叢子顯出故王肅注家語據以為說魏晉儒者遂據說為

解漢志在當日實有考見不知顏監何以斷其非也茲即從

孔叢子錄出凡三篇壽昌案馬說甚辨而所錄則未敢據原

云非孔穿所造者亦以王肅偽造之家語未足信也

王孫子一篇

隋經籍志云梁有王孫子一卷亡馬總意林卷二標目在甲

子之上而書或誤以莊子雜篇繫其下 四庫全書校本

刪正之只留題目穆荃孫云意林卷二王孫子兩條宋本有

之刻八別下齊辭補隅錄

管子一編

隋經籍志管子一編國意無心核隋唐志並以一卷傳目

宋志不載佚已久明陳第世善堂藏書自有之近復佚

魯仲連子十四篇

隋經籍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魯連齊人不仕稱為先生志

志一卷今佚

虞氏春秋十五篇注虞卿也

史記本傳云為趙上卿故號虞卿又云不得意乃著書上采

春秋下觀近世曰雖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

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史記正義云藝文志云十五篇與

此合隋志皆不著錄佚已久

太常藝侯孔臧十篇

隋經籍志注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壽昌案臧為高祖

功臣參夷侯孔聚史記所稱為孔將軍者之子也臧以功臣

子襲侯爵官太常而名重儒家有書十篇載入七略又於臧

家入賦二十篇亦漢初儒術中才學之並茂者而出自功臣

子尤可異也宋晁公武讀書雜志有云漢孔臧以所著賦與

壽謂之連義附於孔叢子之後壽昌考孔叢子漢初未出至

東漢末始有其書則臧書之名連叢疑後人偽託也然其書

名已載入宋中興館閣書目及宋人耶鄆書目通考玉海俱

引之 賈誼五十八篇

隋經籍志儒家子十卷注錄一卷別集注梁有賈誼集四

卷亡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隋經籍志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

吾邱壽王六篇

隋經籍志注梁有煥光祿大夫吾邱壽王集二卷亡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隋經籍志鹽鐵論十卷漢臨江府丞桓寬撰今案毛氏誤在
開本附桓寬注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隋經籍志新序三十卷注錄一卷說苑二十卷壽昌案新序

此云所序或曰所新字近而誤又或下有揚雄所序因轉寫

亦為所也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隋經籍志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又揚子太元經九卷本

傳蕭該音義引對同七略別錄云雄太元有首銜錯澗澗紆

望數文規告十一篇壽昌案後注知為班所入七略本無之

也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於道最為高

壽昌案本志自此以下道家至農家凡八家俱用此其所長

也五家稱之下便作抑辭獨此以於道最為高五字極力推

重所以別儒於諸家也

此辟儒之患

預注辟說曰假壽昌案爾雅邪音疏引此作僻儒之患也即

此辟字

伊尹五十一篇

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數此少二十四篇多一說字注

云語淺薄似依託也案史記殷本紀集解引七略別錄云伊

尹五十一篇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九主者有

法君專君後君勞君等君奇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

圖畫其形其書隋唐志俱不著錄佚已久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詩大雅大明正義引七略別錄云師之父之尚之故曰師尚

父

管子二十二篇

隋經籍志云管子一卷周文王師鬻熊撰壽昌案本注云名

能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楚後以能為氏氏以君名也漢

書無餘為南陽王孫之族猶是也

管子八十六篇

隋經籍志管子十九卷案史記管晏列傳注引七略別錄云

管子十八篇在法

管子九篇

隋經籍志管子十二卷梁十卷亡案史記孟荀列傳案隱引

七略別錄墨子書有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

老萊十六篇

隋唐志不著錄久佚文選孫綽天台賦注引七略別錄云老

萊子古之壽者

黔婁子四篇

廣韻去聲十九候婁字注引漢志作蕪婁子其書隋唐以來

久佚

力牧二十二篇

兵陰陽家有力牧十五篇較此少七篇亦注云依託也

孫子十六篇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引七略別錄云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

縹絲繩又云孫青者吳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

凡作簡者皆於火王家乾之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

壽昌案道家取老子為重入老子經傳說四家自漢已然因

無足怪而書目以伊尹為首太公次之後又入黃帝四家力

牧一家極無倫次蓋漢治法黃老實太后好黃帝老子言至

不許置武鸞儒且恐亂其家法所謂大君南面之術即此也

公壽生終始十四篇注傳鄭夷始終書

後有鄒爽子十二篇此稿所傳常有異故書名篇數各不同

也本終始注云始終或傳鈔誤倒數

劉向七略別錄引方士傳言鄒衍生燕自谷地美而樂之生
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至冬名黍谷秋文類聚卷
九太平御覽卷五十四引並同鄒子書有主運篇見史記孟
荀列傳索隱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壽昌案史記封禪書本書郊祀志俱引作騶子戰國齊威宣
時人其書論著五德終始之運如氏注今其書有五德終始
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
德云云是此書故名五德終始也

鄒奭子十二篇

七略別錄云鄒奭者頌采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辨文具難勝
齊人美之頌曰談天衍靡龍奭炙轂輶冕太平御覽卷四百
六十四引至談天衍作鄒下缺據史記孟荀列傳集解補云
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衍
奭脩衍之文若離鑲龍文故曰離龍炙轂輶冕者車之盛膏
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蓋言于冕智不盡如炙輶也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舍人事而任鬼神

壽昌案禮表記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幾於任鬼神矣而先
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則仍未能舍人事也

商君二十九篇

兵機謀家言合略論二十七篇此少二篇
八兩書而兩名正以見書之不同也隋經籍志云商君書在卷
申子六篇

隋經籍志云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唐志復以三
卷著曰今佚馬總意林引六節七略別錄云申子學說曰刑

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
又見其

傳案 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太平御覽卷 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
史

老莊申韓 殺孫孫云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申子二卷今不
列傳集解 傳羣書治要所錄大體篇尙完善餘僅見意林御覽所引而
已

韞錯三十一篇

案本傳云三十篇壽昌案隋志注云梁有朝氏集三卷漢御
史大夫韞錯撰亡唐志復有晁氏新書十卷今佚鄒樵通志
作三卷馬總意林三卷而通考無之亡久矣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顏注薄厚者變厚而薄壽昌案顏解未晰此即大學所云於
所厚者薄之意蓋專指秦商鞅漢韞錯以為說

尹文子一篇

隋經籍志尹文子二卷

公孫龍子十四卷

初學記卷七引七略別錄云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黃公四篇

本注云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壽昌案為博士必在始皇時惜馴織車鄰後秦詩無傳顧此四篇七略不入歌詩家而以入名家必是別有文注特指其一端也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尹佚二篇

尹佚說死作尹逸亦作史佚佚逸音義俱同隋唐志皆不著錄

田休子三篇

隋經籍志注梁有田休子一卷亡休即休字近而譌也唐志不著錄久佚

隨巢子六篇

隋經籍志隨巢子一卷注似墨翟弟子唐志亦一卷久佚

胡非子三篇

隋經籍志胡非子一卷注似墨翟弟子唐志亦一卷久佚馬總意林僅甚目一卷案隋志與隨巢子注於墨翟弟子上加

一似字與班志原注微異

墨子七十一篇

隋經籍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壽昌案左傳桓二年臧哀伯曰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菜食不整昭其儉也杜注清廟肅然清靜之極志益以墨之儉出於此也

宗祀威父是以右鬼

注如氏曰右鬼謂信鬼神若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之何焯曰如注謬甚壽昌案墨子有明鬼三篇其第三篇言鬼神報應即首引杜伯射宣王事如氏以墨子注墨子似不能謂之謬也顏注作明鬼神校今本多一神字或古本如此

闕子一卷

後漢書孝獻帝紀章懷太子注引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閭堂童子之後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即此隋經籍志云梁有闕闕子十卷湘東馮烈十卷並元帝撰亡唐志載梁元帝補闕子十卷文選注太平御覽或引作闕子

蒯子五篇

案通書書名雋永凡八十一首通傳有之而藝文志不載蒯子五篇而傳又未及之

右縱橫十二家百七篇

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壽昌案志云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則此語似為鄙奇諸人而發

五子胥八篇

兵技巧家又有五子胥十篇較此多兩篇

後之兵形勢家又有尉繚三十一篇無子字較此多三篇

戶子二十篇姓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執死佼逃入蜀

史記孟雋列傳集解引劉向七略別錄云史記楚有戶子疑

謂其在蜀今案戶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商鞅客也衛鞅商

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後規也商君破刑投恐並

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壽昌案此與注合晉與魯字近傳寫謄也

東方朔二十篇

本書朔傳注引劉向七略別錄云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

時事者皆曰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善為庸人誦說故今後

世多傳聞者又引劉向所錄云朔之文辭客難非有先生論

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禪屏風

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宏借車凡朔

書具是矣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

注云入兵家壽昌案即子晚子尉繚子之類未注明

及盟者為之

壽昌案盟即薄也見正韻本書丙吉傳皇孫救盟注放也即

遊蕩猶遊放也論語今之狂也蕩孔注曰蕩無所據也下云

則漫羨而無所歸心即無所據意

尹都尉十四篇

注不知何世其大類取引劉向別錄有尹都尉種書種藝
篇隋經籍志闕唐志尹都尉書三卷鄭氏通志同是宋尚存
其書而馬氏通考無之則宋末久佚矣

汜勝之十八篇

隋唐志並二卷今無傳本案晉書食貨志晉漢道輕車使者

汜勝之營三輔種麥而闕中遂積文選注引王隱晉書云汜

勝之敦睦九族廣韻二十九凡汜字注又姓出煇煌濟北二

望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焉漢有汜

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輒為煇煌太守因家焉鄭樵通志

氏族略漢有范勝之為黃門侍郎魏文略農家有汜勝之書

二卷范即汜也而馬端臨通考無其書則宋中葉尚存宋末

亦亡矣近時洪頤煇經義集林中輯汜勝之書一卷

蔡葵一卷

馬國翰云考賈思勰齊民要術引崔寔政論有趙過教民耕

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云云而太平御覽引宣帝使蔡葵教

民耕事文正同蓋葵書述趙過法而崔氏引之也壽昌案漢

世重農士兼耕讀故汜勝之蔡葵皆以教民耕至大官外此

如趙過及平都令光皆載入食貨志以傳至孝武元封六年

濟南崔不意官酒泉郡之魚澤障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

追後分置敦煌郡因立其地為縣特名效穀以旌其勞蓋不

獨置力田等官為勸農常政也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孔子曰所重民食

顏注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壽昌案論語此

章年代明有次第此自周有大賚三節下為此語與予小子

履節相隔絕疑是周武王事故晉出武成篇采入之疑不能

屈之湯也詳案顏注多引古文與此此節不引武成篇而引作湯伐桀疑別有據衍餘謹附識

青史子五十七篇

賈執姓氏英賢錄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

焉壽昌案隋經籍志注云梁有青史子一卷亡蓋佚已久

帥曠六篇

後之兵陰陽家有帥曠八篇較此多兩篇彼注云晉平公臣

此云見春秋未詳是何春秋也

厥初附說九百四十三篇

注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隴黃車使者壽昌案張衡西

京賦李善注引此云河南人也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

黃衣號黃車使者此脫乘馬衣黃衣五字號字又誤作隴也

殿本已正作號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

顏注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壽昌案今論語作子夏語蓋漢時

有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三家此或是古論語也東平思王

傳云小道不通致遠恐泥顏注亦云引孔子之言後書蔡邕

上封事有云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

隋書經籍志亦引此語作孔子不作子夏皆與今論語異

屈原賦二十五篇

隋經籍志楚辭十二卷並目錄後漢校書郎王逸注史記屈

原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云章甫薦屨今漸不可久因以自

喻自恨也壽昌案此二語見賈誼懷湘賦因以自喻亦賈偉

中語別錄偏引之

宋玉賦十六篇

隋經籍志楚大夫宋玉集二卷唐志二卷通志一卷通考一

卷云自文選及古文苑中錄出非原本

枚乘賦九篇

壽昌案隋經籍志注梁有漢安農郡尉枚乘集二卷唐志復

著錄通志載二卷馬氏通考云今本一卷乃於漢書及文選

諸書鈔出者蓋久佚其全矣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隋經籍志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隋經籍志漢淮南王集一卷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五太平

御覽卷七百十二引劉向別錄云淮南王有驅龍賦

上所自造賦二篇顏注曰武帝也

上為武帝非顏注幾不明師節古當日何由知為武帝而注

之必有所受借其說不傳或謂因武帝悼李夫人賦知之然

何由知此賦定在一篇內也隋經籍志漢武帝集一卷注

劉向賦三十三篇

此向之子歆所入也隋經籍志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又云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壽昌案志無歆作蓋歆於七略未入已作班亦未入之也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引劉向別錄云向有芳松枕賦又案通志作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通考作劉中壘集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前四卷封事並見漢書九歌見楚辭未請雨華山賦見古文苑是亦非原書也

王褒賦十六篇

隋經籍志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通志同而通考無之是宋末已亡也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壽昌案以武帝賦列入二十家並雜入漢臣中此劉歆編大失體而班亦不加改正何也後歌詩家以高祖歌詩三篇冠首較為得之

嚴助賦三十五篇

壽昌案本志儒家者流作莊助四篇此作嚴助一人而忽莊忽嚴皆傳寫參錯非班原文也

司馬遷賦八篇

隋經籍志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通志作二卷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注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壽昌案有能各而不入班更傳疑亦時之所謂能吏而已班詳注字籍官閭亦以無傳之故

待詔馮商賦九篇

藝文類聚卷八十引劉向別錄云待詔馮商作燈賦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顏注曰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劉歆又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時年二十餘壽昌案參同向校書必與歆友故七略入之別錄詳其年籍官閭參雖早卒其得傳亦幸也

車郎張豐賦三篇注張子倫子

壽昌案光祿大夫張子倫賦三篇以善錄於前其復錄其子豐之作是與枚乘及子皋同列賦家父子繼業皆西漢盛事也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壽昌案前賦二十家應是莊雅之作以屈原相如武帝知之此二十一家疑有類俳倡漫戲者以枚皋知之又注云入揚雄八篇殆即逐貧賦解嘲解難之類凡規諷設辭皆入其中宋玉亦多託諷之辭而入之前者或以附其師屈原後也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壽昌案此既名曰頌以入賦家或亦偶語諧諷如賦體也班固竇車騎北征頌東巡頌南巡頌馬融廣成頌崔駰四巡頌可證李思傳亦未注其本末

右賦二十五家三十六篇

隱書十八篇

壽昌案採劉向別錄言則近於度辭絕非賦體乃與成相雜辭同入雜賦家何也

右雜賦十二家一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壽昌案此應即鴻鶴大風歌兩首也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于三百一十八篇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

壽昌案此稱孫卿為大儒與屈子並重而不列入屈原賦家

一門置在第三類之首未詳其義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

隋經籍志孫子兵法二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外尚有孫子兵書四種蓋即一書而或注或鈔者也唐志載四種通志載十六種通考八種皆注孫子各家

齊孫子八十九篇

顏注孫臏案史記孫武列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甄之間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

吳起四十八篇

隋經籍志吳起兵法一卷唐志通志同通考吳子三卷

龐統二篇

壽昌案龐統趙人趙懷襄王三年懷將兵攻燕論其將制辛

鵬冠子世賢篇載悼襄王問君人之道於龐統統以伊尹醫

般太公醫周百里論秦管仲醫齊等語對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九十九篇

壽昌案應補圖十三卷四字

尉繚三十一篇

隋經籍志尉繚子一卷通志尉繚子五卷云梁惠王時人通

考同陳振孫云六國時人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壽昌案注圖二十一卷此云十八恐注有脫漏也

風后十三篇

史記龜策傳集解引劉欽七略云風后孤虛二十卷北堂書

鈔卷一百五十七引七略云礬山鑽石則見地痛又云人民

眾重風多則地瘠

右兵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

案圖十卷作小字注傳刻誤也宜改正

五子百十篇

案鄭樵通志有伍子胥兵法一卷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

案宜補圖三卷三字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壽昌案圖共四十七卷數少四卷缺祀也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顏注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壽昌案文之上德篇云老子學于常從見舌而知柔仰視屋樹還而自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賢若積薪煖後者處上老子述常從言如此從即從也

秦階六符一卷

壽昌案東方朔傳注引應劭曰黃帝秦階六符經云云是此書原名有經字而亦託之於黃帝也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詩商算術

壽昌案許商漢元時博士治尚書言為算能度功用商詩自五行論麻何不蓋錄豈能在算術書中耶

右麻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壽昌案錄中黃帝五家麻譜律麻志所云黃帝顓頊夏殷周五家也若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本書間引之借書久佚北堂書鈔引蔡邕議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麻

漢四式法二十卷

壽昌案史記曰者列傳旋式正基注式卽賦也虛轉也賦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潮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史記認策傳龜平乃按式而起王莽傳天文郎案賦於前此之式法大約猶此唐六典太卜三式曰黃公太一六壬其局以輻水為天壘心為地志又有漢明式二十卷通志有式經

一四書凡二十二部

行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明無不至

壽昌案本志陰陽家有鄒子終始一書卽此古帝三以三德運傳三正選用自五德終始之說由秦始皇信之曰水德建亥為正幾成四正已後世造言惑世之妖民俱借此以誑亂皆歸得此法之流既班氏所謂無所不至也五行家見史記曰黃帝極深微行其法通志有五行一類書三十種凡一十一十四部

任良易賦七十一卷

壽昌案任良卽京房弟子任良也官中郎時房精出任良試考功不行後任良亦無傳其所為易庶者全術數之學其與易經正異也

右易凡十五家四百一卷

壽昌案史記認策列傳褚先生所補傳中辨宋著法靈龜八神內有褚先生詳此錄中有靈書五種善書一種褚先生高備見其書也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壽昌案錄中如黃帝甘肅占夢雨種殆卽周禮春官占夢所云占六夢之吉凶也通志有京房從元周宣占夢書三種志未錄殆後來僞託也請雨止雨二十六卷後無傳書者東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五有請雨篇第七十六有止雨篇豈卽

此書即藝文類聚卷一百有神異求雨法路史餘論卷二同
又考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許官止雨求絕反常壯擊
致攻之是止雨雖有成書至成帝始行之也

山海經十三篇

清經籍志山海經二十三卷山海經圖說一卷今本山海經
十八卷圖說一卷各家編次不同耳然隋志列入地理類唐
志同似較此入刑法家為得體

右形法六家百一十二卷

壽昌案錄中有國朝七卷是何謂但以國朝立名疑是志地
理以序在宮室地形書前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史官之職久矣

壽昌案史是史之史官則太卜詹尹之官本書律曆志太
史令張壽王太史丞鄒平本志太史令尹咸皆是非載筆執
簡記之史官也故於數術家舉之

黃帝內經十八卷

唐藝文志黃帝內經明堂十三卷隋志無之而唐志多明堂
二字且卷數不合外此如黃帝素則本志無之而隋唐志皆
有疑秦漢間人偽託東漢時傳布也

右內經七百零二卷一百一十六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壽昌案內經師傳公孫疏引此云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疑

即經內志神農本草之所由託也其與經內志同為經籍
志有老子業食經隋唐志均有神仙服食

右總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或同氣感之
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死矣其宜
著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得失也故諺
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壽昌案周禮醫疏全引此文改易數字致不可通如云寒溫

省本草石之寒溫 疾病之淺深 辨五苦六辛致水
火之齊以通閉解結 乃失其宜者乃易
以熱益熱以寒益寒 積氣內傷 是以獨失

類亦本此志以立論而引作通滯解結較為得之

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壽昌案房中各書雖鮮傳錄玩志所闡述大約皆成玉女之
術而偽託於黃帝堯舜九為謬妄至於養陽有子諸方辭不
靡馴指神先生所不道而欲收入七略何也蓋欲往當孝成
時成帝溺色荒祠水召孽故校書其間特為編摩乙乙等
淫淫欲幸使成帝頌命珍副款之罪不可道矣班氏肆以制
樂禁情極作理語未能剷除此門徒使藝文得玷亦一恨事
隋唐志存房中一門而不錄書目差為有識然不如徑刪去
此門尤佳